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5nB174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

明 道盛說　大成・大奇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序
  -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目錄
  - 上堂
  - 小參
  - 晚參
  - 示眾
  - 普說
  - 問答機緣
  - 法語
    - 洞宗標正
    - 洞曹君臣正偏及功勳父子主賓五位參同宗旨
    - 示諸學人及眾居士
    - 示熊仁者
    - 示粹如上座
    - 示胡調仲居士
    - 示諸喫齋及戒殺放生者
    - 示笑峰諸禪人
    - 示室中諸子
    - 示某居士
    - 示韓叔夜居士
    - 示潘臺平諸居士
    - 示知白關主
    - 示潤白禪人
    - 羯磨後示大眾
    - 示本空禪人
    - 示陳玉尺居士
    - 示石潮寧西堂
  - 頌古
    - 洞山邈師真
    - 德山不荅話
    - 臨濟思蒿枝
    - 興化擯維那

- 三聖透網鱗
- 洞山初喫棒
- 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
- 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陵曰珊瑚枝枝撐著月
- 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陵曰銀碗裏盛雪
- 僧問香林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曰三人證龜成鱉
- 臨濟喫棒
- 首山荅僧問佛話
- 問南泉路
- 經首
- 報恩明和尚問座主經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從上有多少大悟者天台山嶷然如何不消殞主無對師代曰和尚更須買草鞋行腳
- 良遂參麻谷
- 僧問那吒太子析骨析肉還父母然後現本身為父母說法如何是那吒本身師撫掌三下又曰天花吹不盡處處鳥啣飛
- 僧問臨濟和尚道有一人淪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個合受人天供養師曰者小廝兒更要乞蒿枝在且放過一著
- 僧問南泉師歸丈室將何指示泉曰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
- 太陽托浮山接投子公案
- 南院示啐啄同時至僧再來舉似風穴曰者漢會也
- 興化到大覺至言下薦得臨濟於黃檗喫棒的道理
- 西院因天平漪下四錯至漪住後自曰發足行腳時早是錯了
- 長沙因秀才問千佛名經
- 明招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招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招招曰你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秖是個弄泥團漢
- 洞山五位
- 世尊
- 達磨
- 六祖
- 馬祖
- 石頭
- 溈山
- 臨濟
- 洞山

- 雲門
- 法眼

- 偈
  - 壽昌師翁七旬猶自躬耕呈之
  - 僊亭上東苑和尚
  - 董巖上博山和尚
  - 侍東苑和尚觀梅
  - 酬和李太宰(三)
  - 示石象雲憲副
  - 寄懷廬山觀一老宿
  - 送達虛上座歸圓通
  - 送惟心上座主清涼事
  - 倚杖羹湖精舍示元蒼上座
  - 示王以介太史
  - 榷部蘭陽陶菴陳公過訪
  - 登金山示韓居士
  - 挽寬居禪人
  - 寄蕭伯玉居士
  - 示朱葵石居士
  - 荅埽菴諸公過訪(二)
  - 偕余繼泉諸友觀雪
  - 榕城有懷
  - 初住玄沙
  - 寄榕城曹能始觀察
  - 答浦城曾心蕊大史
  - 丙寅小華山除夜
  - 題李白青山墓
  - 寄祖心上座
  - 寄古雪哲侍者
  - 示曹雲上座
  - 示嶸石禪人
  - 示大印羅繡銘居士
  - 示余周生參戎
  - 示夢持禪人
  - 示曙之禪人
  - 示彬雅沖禪人
  - 示張坤含居士
  - 示方睿作居士

- 示潘中懿居士
- 示法音禪人
- 登廩山禮蘊空祖塔
- 登峨峰
- 鎮衣潭
- 示辛卿居士
- 示梅惠連居士
- 示瑞巒鷲禪人
- 示朱遂初大行
- 示朱南美宗侯
- 示鄧信之居士
- 示王玄發居士
- 示王子展居士
- 寄衡陽漚和法師
- 示白花菴夢衡禪人
- 示劉受斯明府
- 示聞生
- 示胡蘭石
- 示宋山眉居士
- 寄出泥尹洞庭
- 寄石溪上座
- 送奚籟禪人歸西江
- 送薛更翁往吳門
- 薛更生居士頌予莊子天下篇喜而和之(二)
- 過中都臨水寺觀聖跡
- 中秋看月(二)
- 示滴投曾青藜
- 和愚菴和尚游蘭亭
- 贈西遯祁居士
- 贈魯青海居士
- 壽湛持如公
- 慰張興公悼內
- 常山早發
- 吊桂轂大師
- 答三宜和尚
- 和譚梁生居士(二)
- 挽慧持上座
- 寄金陵焦太史

- 與梅長公中丞(二)
- 與客譚易漫成(二)
- 題留侯詩示吳大煥冠軍
- 贈豫章熊銓部
- 九江黃闇齊兵憲過訪
- 寄薛更生居士
- 示郭天門居士
- 鄱湖秋夜放舟偶追憶心鏡雪生二子恨不得與同觀此景(二)
- 示陳彬吾居士
- 送研窮上座歸徑山
- 靜虛老僧從無為州三步一拜至太平覲杖人因示之
- 讀黃元公決命辭之作
- 示大輔徐居士能孝以淨業
- 示左子忠居士
- 示左子厚居士
- 示密印禪人
- 示梵文禪人
- 示天然禪人
- 臨濟喫棒頌示雙炯瞳子
- 辛卯冬祭黃元公居士靈柩(二)
- 示思予聞子
- 與奇侍者看雨舉古示之
- 示密傳健禪人
- 示蓮勺璜公歸武林
- 示奇侍者栽石
- 示王子京兵憲
- 示我文禪人
- 示興珠子參
- 因僧問二六時中如何參究曰鑿壁偷光僧曰不會曰傷心題柱乃以偈示之(二)
- 示石谿
- 送麗中法姪歸省嵩乳和尚
- 送千丈英子還閩省親
- 壽石照禪師
- 壽好木禪師
- 壽南山天愚禪師
- 示禪人(二)
- 付松山補子

- 付梅逢忍子
- 示松山孝禪人
- 示廉謹可師
- 原人
- 原才
- 示侍者
- 示靜者
- 示續宗法師
- 壽春方孩未侍御招住真歇了禪師道場次韻

- 贊
  - 釋迦牟尼佛
  - 接引彌陀佛
  - 三大士
  - 觀音大士(三)
  - 文殊大士
  - 尊者閱經
  - 洗象圖
  - 飲象圖
  - 東土祖師
    - 第一代菩提達磨大師(東土十代祖師)
    - 第二代大祖慧可大師
    - 第三代鑑智僧璨大師
    - 第四代大醫道信大師
    - 第五代大滿弘忍大師
    - 第六代大鑒慧能大師
    - 第七代江西青原行思禪師
    - 第八代南岳石頭希遷禪師
    - 第九代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 第十代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 洞宗祖師
    - 第一代筠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洞宗)
    - 第二代洪州雲居道膺禪師
    - 第三代洪州鳳棲同安丕禪師
    - 第四代洪州鳳棲同安志禪師
    - 第五代朗州緣觀禪師
    - 第六代郢州太陽警玄禪師
    - 第七代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 第八代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

    - 第九代鄧州丹霞子淳禪師
    - 第十代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
    - 第十一代明州天童大休宗珏禪師
    - 第十二代明州雪竇足菴智鑑禪師
    - 第十三代明州天童長翁如淨禪師
    - 第十四代襄州鹿門覺禪師
    - 第十五代青州普照一辨禪師
    - 第十六代磁州大明寶禪師
    - 第十七代太原王山體禪師
    - 第十八代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
    - 第十九代燕京報恩萬松行秀禪師
    - 第二十代西京少室雪庭福裕禪師
    - 第二十一代少室靈隱文泰禪師
    - 第二十二代西京還源寶應福遇禪師
    - 第二十三代鄧州香嚴淳拙文才禪師
    - 第二十四代萬安南陽松庭子嚴禪師
    - 第二十五代少室凝然了改禪師
    - 第二十六代少室俱空契斌禪師
    - 第二十七代西京定國無方可從禪師
    - 第二十八代少室月舟文載禪師
    - 第二十九代北京宗鏡大章宗書禪師
    - 第三十代建昌廩山蘊空常忠禪師
    - 第三十一代江西建武壽昌無明慧經禪師(三)
    - 第三十二代建州武夷東苑晦臺元鏡禪師(二)
- 杭州崇先真歇清了禪師(留供皋亭)
- 雲棲蓮池宏和尚
- 紫柏達觀大師
- 北京遍融大師
- 曹溪憨山大師
- 華山三昧大師偕香雪見月二公同軸
- 雲門散木澄禪師
- 天童密雲悟禪師
- 聞谷大師
- 顓愚大師
- 三世真(有引)
- 博山無異來禪師
- 鼓山永覺賢禪師
- 見如大師塔院像

        - 天童山翁忞禪師
        - 愚菴三誼孟禪師(二)
        - 佛日石雨方禪師
        - 靈巖夫山儲禪師
        - 龍塘遠門柱禪師
        - 策杖嵩山圖
        - 行素享公壽圖
        - 黃海岸儀部真
        - 周湛源大將軍真
        - 陳大乾居士小像
        - 曾波臣居士小像
        - 姚愚谷居士真
        - 自題(三十一)
    - 佛事
    - 雜著
        - 安禪警語
        - 武夷山東苑晦臺鏡老和尚行狀
        - 武夷石屏巖塔地記
        - 自敘年紀略
    - 附塔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序

余下根鈍器，衰老失學，每見世間文字及諸方語錄堆床積案，便眼昏頭運不能開卷；每拈懶贊語「那有閒工夫，替俗人拭鼻涕邪？」然每於燈殘月落夢回寂醒，先佛古師一二染神剋骨語句影略逗漏，時時落齒牙喉吻中，如小兒弄語時婆婆和和。有人詰之，茫然不能置荅，有掩口一笑耳！

與覺浪和尚相聞十餘年始得把臂，不交一語頓覺心腑清涼，輒伸筆為文以贈。頃，又見其《天界初會語》，是四十年前與焦弱侯諸先生聚首提唱者，迄今藏去篋笥，未有人著語。而公之上首鶴谿，猥以見屬，每欲下筆輒作婆婆和和然，是又可一笑也。常聞長者言：「本朝禪門自琦楚石、泐季潭後一燈迢然，而憨山大師盛稱壽昌無明以為法眼圓明振起末俗。」今浪師實壽昌的骨子孫，建大法幢獅絃繼響。讀斯語者，有以洞見其提挈綱要照用縱奪之機，無以斯世顢頇儱侗冬瓜瓠子之禪同類而舉揚之，庶不為延津刻舟之人所竊笑也。

昔吾憨師贊壽昌之像曰：「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博山見之，以為知壽昌之深無如憨師也。今吾幸於暮年得見浪師，相與敲空作響，無舌而談。善財童子登妙峰頂不見德雲比丘，及見德雲乃在別峰之上，蓋余與浪師所謂千里遙相見者如此，鶴谿以為然否？

歲在戊戌夏五望日海印弟子虞山錢謙益和南書於杭城之報恩院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目錄

卷第一
　上堂
卷第二
　上堂
卷第三
　上堂
卷第四
　上堂
卷第五
　小參
卷第六
　小參
　晚參

卷第七
示眾
卷第八
普說
機緣
卷第九
法語
卷第十
頌古
偈
卷第十一
贊
卷第十二
佛事
雜著
塔銘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一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師於萬曆己未，住福州蓮山國懽寺，受林宗伯請開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諸佛頂[寧*頁]上透出，正眼法藏中拈來，祝延今上皇帝，一人有慶，天下太平；此一瓣香，同胞共乳灶裏生蓮，一氣連枝各自橫出，今特拈來供養堂上曹山本寂、國歡文矩二老祖，藉此穿過天下人鼻孔，撩出大地人眼睛；此一瓣香，烈如鴆毒、猛似靈丹，劫火光中奪得、黃龍頷下探來，供養中興洞宗壽昌先祖無明老和尚、東苑本師晦臺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
上首白椎竟，僧問：「少室二株分五派，逆流意旨事如何？」師云：「妙高峰上飛雲度，逗出鐘聲徹九天。」進云：「莫是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麼？」師云：「行人更在千峰外。」進云：「東苑獨出一枝，與少林分披五葉，還有同別也無？」師云：「解笑還他碧眼兒。」進云：「恁麼則心心相印，無差互也？」師云：「直須親透此消息始得。」問：「昔年灶裏，如何解生兩朵蓮花？」師云：「雷部主青山。」曰：「恁麼聲震古今也？」師云：「惱亂水火神。」進云：「曹山、文矩一母所生，皆證祖位，是何願力？」師云：「烏碗飛，白碟走。」進云：「莫是各顯神通麼？」師云：「山門無口，石磉咬人。」進云：「今日重主法席，則又徹見洞水

逆流也。」師云：「線穿紅葉奉雙親。」進云：「恁麼則千古兒孫皆得力也？」師云：「誰撫梧桐思鳳皇？」進云：「今日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師云：「闔國歡呼無量壽，普天樂唱太平年。」乃震聲唱云：「會麼千聖齊拜下風，未為分外；十方同時鼓舞，乃見希奇。到此還有領略承當處也無？」復笑云：「可惜許當年老達磨初遇梁武帝，不曾推上此高座子，看他將西來的的意作麼生舉似人？若只是『廓然無聖，對朕不識』，可謂面皮厚三尺，不被明眼人掀翻座子，亦當自打退鼓，折蘆渡江而去，那復出乖遺醜以累及後世哉？秖如今日蓮山新長老出世為人，莫是特為初祖雪屈麼？兒孫各有超群志，豈肯區區較是非？然則斬新條令特地乾坤，端為祝聖一句當作麼生？謳歌不識羲皇德，海闊天空日月高。」結椎下座。

海澄諸居士請上堂：今朝十月十五，手提貫珠慢數；高聲只念彌陀，不敢呵罵佛祖。活冤家恰值順風耳聾，生魔障剛遭千里眼瞽，決定今日蓮山又是呵罵佛祖；翻身急報閻羅，忿氣衝冠大怒，撞幽冥鐘、擊陰司鼓，會同十殿閻君，要使刑罰。得所商量，重鑄油鍋，計較新栽劍圃，必須活捉蓮山，親身受此極苦。牛頭阿旁奉命而來，爭奈先聲奪其氣主；近前卻要近前，觸忤不敢觸忤。苦啞苦！蓮山見之不覺大笑一聲，直得十方法界與地獄天堂一時化為水乳。正當恁麼時如何？天涯何處覓靈雲，桃花亂落如紅雨。

羅山碧天請上堂：羅山拈頭不便，蓮嶼捉尾誰能？三人證龜成鱉，木蛇笑倒枯藤；曹家女切莫作怪，蜘蛛絲咬殺蜻蜓。石倉居士且披禪衣，作李夫人叫救的夢；碧天長老好提數珠，敲葉相國底棋枰，歸去來兮！聊寄三十拄杖，莫教我擯出首座。只因差一著，賺卻古傳燈。

佛誕日上堂。問：「纔出生時已自指天指地，如何又到雪山六年，然後乃觀星悟道，還是真實，還是方便？」師云：「燒羹易喫，冷債難還。」進云：「畢竟如何？」師云：「嚼破舌頭不是肉。」乃云：「拄杖子忍饑耐渴不過，坐地喫了須彌山曾不見謝土；吸了大海水亦不見酬源，夜來創出箇奇論，謂：『世尊生時原不曾指天指地，後來亦不曾悟道觀星。此皆是捏怪，所以雲門欲一棒打殺。』又諸祖皆呵為打失眼睛，今特來告訴和尚：『明日上堂舉出此意，便見斬新公案也。』蓮山大喝曰：『這妖怪便乃拗折拋在大火聚中燒去了。』今乃拈得這條新拄杖子，頭正尾正不敢妄生節目。若有問：『世尊初生意旨如何？』但打云：『恭喜你！好彩頭。』又有問：『雪夜觀星時如何？』但打云：『恭喜你！好結款。』更有問：『中間與出世為人事作麼生？』但打云：『恭喜你！千古春風常在手，但教隨處有生涯。』」喝一喝！下座。

小年，諸莊夫請上堂。問：「南泉不出方丈，到莊上喫油餈，是何作用？」師云：「邪言不入正人耳。」進云：「秖如莊主親到方丈謝和尚降重，是如何？」師云：「何似時衰鬼弄人？」進云：「和尚尊重不受請，今日諸莊送供養時如何？」師云：「好好與他一痛棒。」進云：「還有過也無？」師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進云：「恁麼則感恩不淺？」師云：「打鼓為三軍。」乃云：「風俗作小年，灶神送上天；天帝有何說？更不與人傳。果是箇泥瓦合成，靈從何起？昔曾驀地卻生出兩朵蓮，只今誰能向我杖頭討箇歷年錢？」

除日上堂：南泉提起貓兒，刀前誰能救得？洞山收卻果桌，句下孰能轉身？子湖捉住賊僧，如何承當不下？大隨隨劫火去，直下無能知歸？汝等這裏一一道得箇出身句，我與你分歲尚且大有事在，若不透過銀山鐵壁，如何得倒嶽傾湫？不見洞山老祖云：「三途地獄未是苦，衲衣下不明此事最是苦。」諸兄弟！好言語抖擻眉毛已是墮坑落塹，誰能平日不急得急整理手腳？如獅子游行哮吼返擲而去，虎狼野干聞之遺尿失魂，誰敢當前與之作敵哉？奇男子須是如此氣概始可與佛祖撐門拄戶，受天人供養、消世間凶危；不然暫時失念瞥起偷心，打在那軟洋海子底掙命不起來，他時後日莫怪蓮山不曾痛為汝等道破。珍重。

乙亥秋住麻城龍湖寺，李太宰請于寶筏開堂。拈香祝聖白椎竟，乃畫一〇云：「見麼？大鏡中天，物物自照，若更待揚眉瞬目，已是增金之黃、添玉之白也。雖然今日山僧陞此寶華王座，還有向上全提也無？其中有得此先聲者，正好對眾酬唱，庶不負本分風光。有麼，有麼？人人頂上有金輪，萬古威靈光聖代。」

邑宰請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本分風光須自領悟。山僧恁麼下座，還有親切為人處也無？大眾便恁麼禮拜而退，還有不相孤負處也無？雖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正好錦上添花、水中擇乳。石女夜拋梭，文彩煥然滿目；木人朝唱曲，音聲杳爾難聞。其中還有正偏兼帶不落是非者，出來唱和看？如無，山僧倒騎露地白牛，游戲十方剎土去也。」以如意畫〇云：「見麼？自古輪王全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大雄庵上堂。擊香臺云：「聞麼？」良久朗聲云：「巍巍獨坐大雄峰，一喝曾教三日聾；今日當陽明舉似，西江吸盡有龐公。大眾！山僧今日為太宰公一門親屬陞座，秖如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斆？」一僧出眾云：「閣靜不須重借月，三更自有夜明簾。」師顧視云：「乾闥婆王親托出，摩尼光影照三千，更有於光影門頭出身者？」太宰出云：「近日有提婆達多一頌呈上大師，頌云：『 平地孤堆最誤人，枉將法座賺冤親；瞿曇自有金針度，認影迷頭又隔

津。』」師云：「何不道：『 提婆別有金針度瞽？』」太宰撫手云：「此又是老婆勘破有來繇也。」師震威一喝，便下座。

六安齊頭山水晶寺上堂。脩竹彬公禮拜請云：「今日某甲母難之辰，伏乞和尚法施，使先親速獲超往，并示某甲末後大事。」師良久云：「會麼？午夜日頭紅，石女臨盆急；囚地叫一聲，生箇鐵棘栗。性猛利，情奇崛，假龍舒陳氏裔苗，託齊頭獅子躅躑。吒吒呀呀翻破巢敵，五十年來虎蹤狼跡，不覺逗遛至今。且道承誰恩力？」乃畫一圓相云：「若於此薦得，不惟頓破生死牢關，至於彼此冤親，總向這裏七花八裂。還會麼？五色彩霞籠玉像，分明一點座中圓。」

丙子冬住新城壽昌寺，受鄧太史、涂冢宰、黃司理請上堂。拈香祝聖畢，白椎竟。問：「法窟當年獅子吼，今朝據座又嘲呻，一聲震動乾坤句，請師分明舉示人。」師云：「纔望剎竿影，擺手出章江。」進云：「初機未會玄微意，請向從前話一周？」師云：「兩手分付與阿誰？」進云：「擎出滿盤皆具足，當機領略事如何？」師云：「退身三步。」乃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明，時候無私序；帝王無私德，臣民無私功；聖賢無私心，善惡無私報。所以靈山拈無私之花，少林面無私之壁；二祖安無私之心，曹溪傳無私之法；青原、南嶽開無私之二宗，馬祖、石頭列無私之五派；百丈撥無私之火，溈山直下知歸；黃蘗揮無私之棒，臨濟頓徹婆心；雲巖示無私之鏡，洞山錦縫重開；雪峰陞無私之堂，雲門當機獨領；地藏豎無私之指，法眼妙契天然，乃至千七百沒巴鼻漢一味無私，心心相印法法相傳。至我壽昌先師翁，觸發大好無私之山，重興曹洞之旨；洎我東苑先和尚，勘破臺山無私之路，透過趙州之關；迄我道盛偶入東父無私之室，勒回鞭影之駒，親承壽祖無私之宗，振起簫韶之鳳，是故二十年來縱橫方外，無私任運到處稱尊。今日歸家，幸逢法屬推上法王無私之座，重揚先祖無私之風，何異削雪為銀火不銷，白戰未曾持寸銕？雖然如是，今日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高提祖印當空照，一道無私謝太平。」結椎下座。

寶方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且道如何是密付的意旨？昔青原老祖命石頭遷禪師往南嶽通個書信，大似撥開一條衝天大路，自非足下生雲的，也不容易進這一步。你看他石頭，如獅子游行一蹴便到那南嶽，見讓和尚即問：『 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公眼似電光舌如利劍，何曾放過天下一人？即道：『 子問太高生。』頭云：『 寧可永劫墮沉淪，不向諸聖求解脫。』即拂袖便行，不啻鯤鵬奮怒，水激三千扶搖九萬。自此石頭一宗傳至雲巖、曹洞，至我寶方，燈燈相傳而不絕，全因此青原一足之真風

也。後世人徒知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殊不知青原垂足，石頭萬劫心死。秖如山僧今日紹登我祖法座，既為承嗣子孫，畢竟密傳個甚麼？玉璽不離天子手，金箱那許外臣知。」

師誕日上堂：特特陞堂為證據，要人透我秘密句。一句父母未生前；一句纔生便囙地；一句四十五年的。若人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為師，切忌靜沉死水；二句中薦得，堪作人天之主，切忌動落今時；三句中薦得，堪與隨流入妙，切忌自救不了。若能三句一齊薦得，方能情見不偏，始終超脫不縱不橫，如摩醯天眼相似，此猶是門庭施設邊事。須知向上一路，尊貴自別；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結制上堂：木人採空花，持歸誇石婆；盈盈插高髻，風流果更多。阿呵呵！會也麼？參得透，莫昧滅我正法眼藏；參不透，莫孤負我金襴袈裟。諸禪哥！自家消息自家摩；況此生涯隨分足，莫嫌伎倆不如他。

上堂：十道不通風，啞子來傳信；夜半漆崑崙，皎然雪萬仞。若向這裏會得，可與洞山老祖把手並行；其或未然，壽昌為汝說破。

噫！鋸[金*解]秤錘易，決擇生死難；石上栽花易，安立性命難。難不難，心上看！黑豆未生芽去處，善財童子未曾參；易不易，境上覷！阿難欲速成寶王，五濁惡世誓先入。如何入？無位真人乾屎橛。釋迦調達暗承當，賺殺文殊與彌勒。

黃司理海岸居士請上堂。師陞座，士拈香云：「這一炷香特為新壽昌拈出。」師震聲云：「速道！」士便喝，師云：「且莫詐明頭。」士云：「卻是和尚顢頇。」乃禮拜歸位。白椎竟，師喝一喝云：「大眾見麼？黃海岸居士穿一雙沒鼻草鞋，向南方諸知識肚皮裏踏過一遭，今日特歸壽昌，且作麼生為他證據覆？」良久云：「請君吸盡西江水，看取馬駒踏殺人。」士云：「半滴不留。」師云：「已蹉過也。」士從西過東立，師豎起如意，士云：「張牙露爪即不無，和尚且無轉身句？」師云：「你且向腳跟下透出著。」士從東過西立，師云：「東走西走即不無，本分底事尚未在。」士云：「且道居士立在那裏？」師云：「脫卻草鞋著。」士云：「如何是途路中事？」師云：「莫向三千覓大千。」士云：「如何是入門句？」師云：「泥牛踞地笑呵呵！」士云：「如何是出門句？」師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士云：「如何是不出不入句？」師云：「露柱向你道。」士遂禮拜云：「須是這老漢始得。」白椎將下座，士復問云：「朗月當空時如何？」師作女人拜云：「深深拜到月兒高。」進云：「月落時如何？」師云：「相隨來也。」

廣照上堂：「覺城東際會同參，古佛堂前孰指南？薦得文殊垂手處，百城煙水逼人寒。大眾還見文殊垂手處麼？」良久云：「彈指頓開彌勒閣，慈門何處不皈依？」

東湖上堂：孤峰迥秀，不掛煙蘿；丹鳳沖霄，略舒風彩。這裏薦得，始知壽昌拄杖子未離廣照已到東湖。白雲鎖斷去來機，紅日印開高下意。雖然如是，更須知有金針未露、玉線不彰底事，始透向上玄關。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報恩寺上堂：一家有事百家忙，杓柄誰能較短長？壁上葫蘆偷眼覷，塔頭鈴子舌根長。且道鈴子吐舌作個甚麼？莫謂鯤鯨無羽翼，紛紛金翅海中飛。

淨居寺上堂。師以如意畫〇云：「會麼？寶鏡三昧，明暗交參；洞上宗風，正偏妙協。如何大通智勝佛，佛法不現前？正以根根塵塵周遍法界，本是如來藏心，若是一法不現前，則不名為佛法也。所以外紹十八界梵王、帝釋乘光而來請轉法輪，佛雖默許只能開人之天；至于內紹十六王子親承血脈請轉法輪，佛乃許可為說三轉十二行微妙大法，於是佛法乃得現前。諸法王子與諸聞法，個個分散十方立地成佛，始是開天之天。且道如何是全提向上底主中主聾？」良久云：「自古輪王全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藻林菴上堂：「城中多佛法，爛賤沒人要；我今輕舉時，卻恐大家笑。且道有甚麼佛法沒人要聾？只是未深參，所以不得妙。不見古人問：『如何是小乘錢貫？如何是大乘井索？如何是有漏芿籬？如何是無漏木杓？如何是教外別傳的事？』分付典座：『咄！切莫動著磕著。』咦！若不動著磕著，千年故紙爭堪合藥。」

上堂。司理黃公問：「萬佛臨筵時如何？」師云：「鬧藍且喜得抽頭。」進云：「阿誰作主？」師云：「五鳳樓前籠彩氣。」進云：「爭奈傍觀者哂？」師云：「對管好凝眸。」公禮拜。乃云：「滔滔起別峰，誰是釣龍翁？前頭風浪惡，淹沒幾船蓬。若向其中作得主，何如一鏃便遼空？會得底，三關透出親相見；不會底，當央迷殺主人翁。眾中還有劈開胸襟相見者麼？」僧纔出，師震聲喝云：「敗將不斬。」復以如意打一〇云：「大眾還透得這箇麼？一二三四八九十，無限奇兒數不及。數不及！兩眼星星黑如漆。金烏戴雪夜間飛，玉兔披星天曉出。」

福山上堂，乃畫〇云：「常啼菩薩賣心肝求般若；壽昌杖人賣般若求心肝。看看！雙林佛殿，騎簫曲峰，入諸人鼻孔去也。紹隆大師合掌云：『唵　嘛呢叭[口*迷]吽！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會麼？欲將我語同他語，須是他心似我心。」

丁丑住新城福山寺上堂。司理黃公問：「紹隆出世七佛證盟，和尚出世甚麼人證盟？」師云：「星池重建幢幡影。」進云：「瓊樓寶殿甚麼人居住？」師云：「簫曲猶聞鸞鳳音。」進云：「滿堂龍象，師還辨別得也無？」師云：「空王嚼碎赤波斯。」乃喝云：「覆船和尚無生可度，撒手太孤危；紹隆大師面目多端，惑亂人不

少；西竺老子靈龜曳尾，狼藉幾叢林。更有許多藏頭露尾老古錐，仔細簡點將來，不免一齊斷案。且道今日新福山出世為人當作麼生酆？」良久云：「寶杖指開千聖眼，普天之下共傳心。」

臘月八日上堂：山僧昨夜正熟睡，五更鐘響方瞥地；醒來猶自眼眯[矌-黃+林]，拈得口時失卻鼻。低頭吃粥乃思量，不勝令人太慚愧。愧個甚麼？愧彼雪山徹骨寒，半夜星兒獨自覷。獨自覷，叫蒼天！說向人前不值錢。

師誕日上堂。擊如意云：「去年四十五，大擂壽昌鼓；今年四十六，重撾福山毒。福山壽山相對高，紅日光生白玉毫；迦葉頭陀不忍俊，橫披倒舞金襴袍。且道迦葉意作麼生？也是家富小兒嬌。」

除日上堂：崑崙奴著鐵褲，打一棒行一步；打發根本無明，撞翻從上佛祖。逗到臘月三十日來折合不下，依舊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

祈嗣上堂，良久云：「佛未出世，曹山不如，金烏抱子歸青漢；佛已出世，不如曹山，玉兔懷胎入紫薇。正當出未出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一句作麼生道？」黃公出云：「雲從龍，風從虎。」師云：「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公云：「且喜曹山猶在。」師云：「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公云：「威音王千佛為子，轉輪王千子成佛。且道還有同別也無？」師云：「金冠頂上玉麒麟。」公云：「露柱生兒也。」師云：「看取五花今復開。」公云：「三千諸佛只有一子，且道認那個作父親？」師豎一指，公云：「作家作家！」師遂下座。

豎造上堂：「實際理地，不捨一塵；應化門中，不取一法。若向這裏薦得，始知福山入林不動草，梵剎已成；入水不驚波，覆船重泛。雖然如是，秖如世尊指地，帝釋插標，又作麼生？」擊如意云：「夜半金烏生海底，日中玉兔照天門。」

解制上堂：「福山於四月十五日，也無生擒活捉底手段，與諸子結生死冤家；正當九十日，也無烹凡煆聖底爐鎚，與諸子敲骨打髓；如今七月十五日，也無殺人活人底刀劍，與諸子作性命開交。所以結制也，燈籠攙露柱懷胎；解制也，木人倩石女原夢。無端陷殺平民，不妨笑倒作者。雖然如是，汝等諸子於三個月中，特地喫了福山底金蚕蠱毒，他時後日毒藥發作，卻大有事在。」便下座。

戊寅住匡山圓通寺上堂。拈香祝聖白椎畢，乃云：「靈山花發，親示別傳；少室雪寒，全提正令。坐斷十方，無間石筍橫空；洞明一道，無殊泥牛出海。所以八萬四千非鳳毛，獨許三十三人入虎穴，繇來此事奇特非常，數百年來紹續不易。今日壽昌杖人特登匡嶽，入圓通禪院已全身披露，與十方塵剎諸沒巴鼻老古錐，及一切黧奴

白牯覿面相見了也。且道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天開瑞色光河嶽，萬國謳歌賀太平。」
上堂：牛頭北，馬頭南！三腳驢兒上剎竿；囚地一聲驚石耳，森羅萬象作同參。露柱笑，燈籠歡！善財腳瘦草鞋寬；回首百城煙水渺，觀音仍在洛伽山。
黃元公主監院上堂：「道濟塔紅，已應再來之記；圓機碑白，方符同日之刊。折半破三，海岸道人今承斯讖；拈一開五，壽昌杖者正主其盟。信是天緣有在，神理自交；啄啐逢時，芥針協妙。所以心空及第，選官選佛即圓通；學契無為，監世監家真自在。秖如頂門具眼，肘後懸符，寶印當空，全提向上，一句作麼生道？」居士禮拜云：「專為流通。」師乃授拄杖云：「恁麼則圓通新拄杖分付居士去也。」士云：「謝大眾證盟。」師云：「大好山中枯木秀，少林室內祖燈新。」士禮拜，師下座。
黃元公設合山齋請上堂：「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去西天；震旦更無別路，兒孫腳下親傳。既然如是，匡山諸祖法席列剎可以相望，如何數百年來卻成土曠人稀相逢者少覩？今日新圓通特提得壽昌一把沒柄鑊頭，湧向匡山峰頂著力一掘，直得十方國土六種震動，歷代祖師靈塔舍利各各踴躍放光，猶如出窟獅子一箇箇翻身返躑，使大地山河草木叢林皆作獅子返躑，圍遶寶華王座作大哮吼去也。」師召海岸居士云：「前日分付底拄杖子，今在何處？」士豎一指，師云：「信手拈來無別物，頭頭用得始全真。」便下座，歸方丈。士問：「歸宗以鑊頭斬毒蛇，圓通用鑊頭斬甚麼？」師舉手云：「撚土定千鈞。」士云：「親見歸宗了也？」師云：「為山成九仞。」
元旦荊國主請上堂。師陞座，拈香竟，乃云：「元正啟祚，泰運維新，恭遇荊藩國主聞圓通之風，特使進香匡嶽，命臣僧陞座，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壽，此正國主真能，與普天之下萬國臣民，同奉主中之主、共尊天中之天也。所以瑯琊云掃除狂寇，蕩滌攙搶，此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此是法身邊事。臣謂功勳邊事，撥亂反正少不得；法身邊事，居安思危放不過。至於功位雙超，猶須橫按莫邪傳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始得。雖然如是，向上尊貴一路又作麼生？」乃畫〇云：「欲識誕生王子父，九重深處御飛龍。」
到龍湖新建法堂。上堂，卓拄杖云：「會麼？三世諸佛於此安身立命；歷代祖師於此返魂奪魄；一切魔外於此換骨脫胎；六道有情於此出生入死。秖如山僧拄杖子，縱橫顛倒時又作麼生？」復卓一卓云：「盡大地是一棋盤，有能於黑白未分已前，占得敵手全勝一著，我許你著著有眼自能結成一大局面；盡大地是一戲場，有能於

開臺時，唱得超絕古今一齣，我許你齣齣自能演出一大傳奇。是事且劃斷，秖如此一坐具地，當年周柳塘於此釣魚臺清損漁父；李卓吾於此芝佛院刻削化身；黃檗念於此龍潭湖浸殺瓜茄，這三老雖則同床打眠，未免各自作夢。今日浪杖人將從前事一齊據款結案，至於杖人本分受用一句又作麼生？坐斷十方傳正令，點開大地看飛龍。」

師歸圓通上堂。拈如意云：「異類分披作戲場，縱橫殺活絕鋒芒；仰山久不見臨濟，瘦卻法身三寸長。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直須倒吊虛空考出本來面目。你不見大鵬奮翅絕侶孤風；擘開千聖綱羅光，啄出頂門真舍利。」擊如意，下座。

上堂：偶向江頭採白蘋，閒隨女伴賽江神；眾中不敢分明說，暗擲金錢卜遠人。既對眾不敢明說，則是心上底人；既是心上底人，即鬼神有所不知，何更向外卜度乎？噫！無限相思空自委，尋常觸著最難禁。

結制上堂：「烏入一，白開三，丫角姝兒解玉環；且喜且疑猶且恨，俄然撲落破愁顏。驚起文殊仗劍、迦葉作舞、空生流涕；傅大士東山水上行；十字街頭廖髯子，騎牛背面著靴衫。」復云：「放過即不可。」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師陞座，良久云：「風冷雪寒，特特向這三片板上坐，有甚麼意趣？」便下座。

師過歸宗寺，履雲上座請上堂：「靈光不昧，迥脫古今；妙用無私，超絕凡聖。所以馬駒踏殺天下人，獨有歸宗較些子，且道歸宗有甚麼長處？」擊如意云：「當場放出斬蛇手，千聖從教立下風。」黃公便問：「歸宗斬蛇，蛇在甚麼處？」師云：「居士謾出頭。」

艾千子居士請上堂：「大地是沙門眼，大地是法王身，且道趙州寄一把鍬子與雪峰，當安在何處？」良久云：「是事且置，山僧作得《匡山誌略》一冊，欲請諸公作一序文，今將真本呈似諸公，幸一言弁之。」乃展兩手云：「便請。」黃公出云：「臨川一筆，光照山河，大師還拈得起麼？」師云：「則文不加點也。」進云：「右軍墨本還曾臨得也無？」師云：「僧繇別有丹青筆，一點龍睛破壁飛。」

庚辰住書林一枝山上堂。擊如意云：「會麼？空王殿上未捲珠簾；僊苑林中已騰瑞氣。紫微轉處玉輪輝，彩鳳歸來金闕啟。還鄉一曲，韻出丹霄；特地知音，同人拍掌。秖如不涉正偏一句又作麼生？夢回夜月依稀曉，丹桂香飄天下秋。」

魏玉台薦妻請上堂：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煙島；良哉觀世音！無端落荒草。荒草忙忙何處尋？此有心，彼有心！山不高兮水不深；金針閒把鴛鴦繡，不犯鋒芒用得親；倒刺橫拈都泄盡，何嘗不肯度諸人？

九日上堂。問：「桂花已發菊方開，請師指示不遷義。」師云：「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行。」進云：「古人一言說盡山河界，如何是一言？」師云：「舌頭拖地。」進云：「恁麼則一枝獨出東籬外，不許時人著眼看也？」師云：「須是時人眼始得。」乃云：「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玄要親；昔日汾州曾指出，今朝得意許誰人？知有者，特地登高閒笑傲；不知有者，風吹帽落惹塵埃。秖如今日圓通與建山諸公作麼生舉唱？」良久云：「忽見南山秋色好，風光豈獨讓陶君。」

祈嗣上堂：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是法王子。如何是得佛法分聲？卯生日，戌生月，芙蓉點燈來，投子喜不徹。喜不徹！若樸劉公太奇崛；春色秋光兩袖生，丹桂枝枝撐著月。

上堂：碧落淨無雲，秋空明有月；許多閨閣中，商量作話說。何如透出海藏人，兩手呈來光洞徹？不見大智文殊，密移一步看飛龍；可笑小慧鶖子，睜著雙眸如跛鱉。

葉爾亮慶母誕請上堂：昨夜夢吾親父母，恨無一物奉尊堂；醒來始覺身心幻，獨有靈衷不可忘。不可忘！男兒莫昧此恩光；不見葉君能具慶，椿萱舉案喜雙雙。斑衣可舞，菽水堪將；清機妙密，空劫全彰。滿庭玉樹臨風皎，繞砌金蘭凝露香。秖如山僧作麼生慶讚，翡翠簾前還合伴，兩眉珍重白毫長。

甌寧黃巖上堂。拈拄杖云：「燈心刺著石人腳，驚得拄杖鳴剝剝。大索天下，了無形蹤；直得大海翻波，須彌倒卓。法身化作燈籠，輝今耀古而文彩不彰；古佛變作露柱，撐天拄地而針芥不著。忽然有個芭蕉老大叫曰：『你有拄杖，我與你拄杖；你無拄杖，我奪你拄杖。』又作麼生？」復卓拄杖云：「歷劫鳥棲無影樹，少林花發不萌枝。」

上堂：「拈一放一，未是作家；拿三道三，亦非好手。機緣合處，針芥密投；大法現前，天機自協。所以有忌諱無巴鼻，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嘴處。無忌諱有巴鼻，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拔劍攪龍門，風雷天上起。諸仁者！還知今日時節機緣麼？楊道熙求授金剛寶戒，為世出世法故。」

辛巳春住福州鼓山湧泉寺上堂。拈香竟，乃擊如意云：「一擊響玲瓏，轟喧宇宙通；丹山飛彩鳳，碧海起神龍。若向這裏薦得，更須知劣崩峰前有古今不墜之意，且如何是不墜之意聲？鼓山一枝聖箭

子，射入九重城裏去；超然有路自通霄，所以稱尊於處處。直饒倔強太原孚，莫能把斷於中路；心折歸來捋虎鬚，雪峰牙爪猶可怖。興聖風高天下驚，共詫不跨石門句；從斯法語如湧泉，獅吼象迴迨武步。至我博山父與兄，先覺後覺相承續；杖人於此笑軒渠，東土西天齊露布；無非打鼓弄琵琶，莫若會歸於一處。且道會歸在那一處？」復以如意畫圓相云：「一花五葉此中開，奕奕傳芳照天地。」

南禪碧池初度請上堂：蚌含明月兔懷胎，一點光生莫浪猜；殃崛漫勞傳佛語，聖賢不向殺中來。諸仁者！今日是甚麼時節？南禪碧池公初度，特於鼓山請杖人喧此石鼓舉揚第一義，以報母難之恩。且第一義作麼生舉？有條攀條，有例攀例。

上堂。師拈起如意云：「文殊仗劍逼佛，為甚麼靈山五百比丘一時悟無生忍？涅槃會上廣額屠兒，為甚擲下屠刀便道：『 我是千佛一數。』且道他提起底是？放下底是？直饒這裏透得過，猶在圓通門外，若要入圓通門。」乃揮如意作那吒展八臂勢云：「也須恁麼恁麼始得。」

上堂：六陰剝盡一陽旋，夜半泥牛耕石田；天曉細看何所似？新婦騎驢阿家牽。阿家牽，不肯前！手舉珊瑚鞭，笑看鬧喧天；善財龍女齊打鼓，觀音大士打鞦韆。且道是甚麼時節？天長地久獨斯先。

東苑老行者請上堂。喝一喝云：「這箇白拈，凡宗門舉唱，道箇甚麼？一句須具三玄，張三有錢不會使；一玄須具三要，李四會使又無錢。有權有實，瞞人瞞不識；有照有用，欺人欺到底。」復喝云：「且道圓通恁麼判斷，臨濟大士還有出身路也無？臨濟不是小廝兒，浪公豈是閒和尚？」

地藏院上堂。師擊如意云：「這一鎚會得，大千法界百雜碎。」又擊云：「這一鎚會得，大千法界圓陀陀。且道會與不會意作麼生？看看！地藏菩薩來也。手持金錫掌明珠，惜死憐生入水泥；何事忍心幽暗坐？不令地獄即空虛。咄！是何言與？不見一切眾生於無住法起諸生死，而生死本無；一切菩薩於無住法立諸誓願，而誓願如幻？所謂：『 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夙債。』秖如誓願與業障如何得如明珠透悟去耶？」復擊如意云：「罔象過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一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二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癸未住金陵靈谷寺上堂。拈香祝聖畢，白椎竟，監院問：「蔣山虛席已多年，今日吾師重布宣；豎拂拈鎚即不問，太平一曲若為傳？」師云：「紫金山上撞金鐘。」進云：「恁麼則寒松一色千年別，野老拈花萬國春。」師云：「合掌山門禮至尊。」進云：「木馬嘶風雲布彩，泥牛吼月水波生。」師云：「偏是詐明人弄影。」維那禮拜起便喝。師云：「紅爐飛片雪。」進云：「大地起波濤。」師云：「闍黎在何處安身立命？」進云：「和尚還見學人也未？」師云：「你須仔細。」進云：「翻身擊碎黃金鎖，露出山河一片春。」乃以如意畫一圓相云：「會麼？千聖頂[寧*頁]上建法幢立宗旨，方能振佛祖不傳之真機；威音王那邊旋天關轉地軸，始可提聖凡無犯之正令。至於入廛垂手、臨難救人，卻如大醫王治脈調元，唯扶血氣而延年壽；又如大將軍伐謀制勝，不動干戈而見太平。是故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何有世出世間生殺定亂，而不繇於神妙之先著哉？且道承誰恩力乃能恁麼擘？萬代金輪全妙密，不彰寶印定乾坤。」結椎，下座。

天界寺三方丈禪堂暨諸法侶請上堂。師擊如意云：「一真印現，大法門開；超日月之光華，透乾坤之秘密。萬化不能逃其性，群機無所遁其情。蓋善逝世間之有主，則妙盡身心性命之無虧也。故先皇統百王之至治，集三教之大成，以如來萬德十號而敕建天界禪寺為善世法門，特欲會盡千聖之真宗，以致天下之太平也。議者以佛之戒律足以弼世，為不治不亂；佛之禪定足以正身，為不言而信；佛之智慧足以正心，為不化自化。所以三即一、一即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蓋我震旦孔子稱贊吾佛西方大聖人之意也。秖如吾祖宗門下鸞鳳沖霄，其誰能睹光彩？如羚羊挂角，何處得覓蹤繇？正當覿面全提，即三世諸佛不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卻渠眼；歷代祖師不敢赤體承當，承當則殃及兒孫。直得海底塵生、山頭浪起，木人拍掌、石女謳歌，庶幾通得箇太平消息。豈不見宗泐禪師初參天竺廣智和尚。智問：『 國師三呼，侍者三應，意作麼生？』泐云：『 何得好肉剉瘡？』智云：『 將謂你有甚奇特，元來無所得也。』泐便喝，智擬棒，泐拂袖而出。於是頓見秘密法門，而後大闡宗風以助無為之化，此非千古之大奇特哉？如今善世諸法侶，英材拔萃不讓當仁，拶入此宗其誰能敵？且作麼生相為？撥轉上頭關捩子，大千法界現全機。」

結制上堂：「諸佛不出世，亦無法與人；泥裏洗土塊，何如金博金？良以事無一向，故能振法大機。昔日達磨大師初到金陵見梁武帝。」「早已漏逗了也。」「帝問：『 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佛心帝主，天然有在。」「磨云：『 廓然無聖。』」師云：「撥開白霧，透出紅輪。」「帝云：『 對朕者誰？』」師云：「聖執未忘，可惜蹉過。」「磨云：『 不識。』」師云：「灼然！」「帝不契。」師云：「也怪不得。」「磨乃渡江過少林面壁。」師云：「這個沒孔鐵鎚。」復云：「諸仁者！你看他！一個如臨寶鏡，胡漢自彰；一箇如拂吹毛，聖凡絕跡。達磨過後又有一箇寶誌公忍俊不禁，問帝云：『 陛下還識此人麼？』」師云：「這老漢惑亂人不少。」「帝云：『 不識。』」師云：「較卻些子。」「誌云：『 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師云：「借紅羅扇遮面。」「帝乃驚覺，即欲遣人去追。」師云：「鷂子過新羅。」「誌云：『 莫道陛下遣人追，即闔國人亦追不及。』」師云：「誌公齒不關風，自呈敗闕。」召云：「諸仁者！這便是我初祖西來第一則公案也。雖因舉古驗今，實乃錐劄向上，箇箇須是頂[寧*頁]喫痛始得，不然特地受人欺瞞去也。更以一偈：『 向上全提聖莫知，電光石火較猶遲；當機點得龍睛活，破壁風雷天下飛。』」
劉水部蘇明府王孝廉請上堂：威音王如來於空劫已前，得一箇沒孔鐵鎚以為鎮藏之寶，命無知、無識二臣子守之，於是端拱無為得大受用。嘗能出生諸佛，而諸佛不能授傳；嘗能降伏諸魔，而諸魔不能窺測。所以一切眾生雖沉沒生死，而不為生死磨滅，至有賢聖能超出治亂，而又於治亂游戲者，是皆承此沒孔鐵鎚之力也。昨夜三更紅日現時，二臣子偶生奇特希有之想，欲誇耀於人，忽被無明業種大王一時將此鎚攝去。及乎天曉，威音王摸索不著，乃忿胸大怒，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驚起釋迦、彌勒揭古掀今；文殊、普賢追凡窮聖，竟不能得，及至求告於毘 婆尸佛。正當無可奈何之際，值我金陵大護法、宰官、居士暨諸法侶，入靈谷山請杖人舉揚向上事，以明治亂之機。杖人方陞座，如意子驀然[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高聲大叫曰：「諸佛子，莫癡迷！其誰曾失沒孔鎚？從來天下元無事，秖為奇怪人亂之。莫攪亂！無明自化為光煥；依然半夜日頭紅，鐵鎚是甚乾屎彈？」
師誕日上堂。乃舉如意示云：「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若向這裏薦得，則世出世法皆從此透去也。且作麼生透？父母生我身，生前誰是我？知我未生前，親恩可報也。國土立我身，誰為立土者？能了此立人，君恩可報也。師友出我身，此身如何出？真得出身路，師恩可報也。佛法明我心，何以明心法？能明此法心，佛恩可報也。眾生及魔外，能成我道果；度盡能度人，無恩不報也。雖然

如是，可中還有次第同別也無？若是個人，直須一一透過始得。若乃拈一放一，不是作家；拿三道三，豈是好手？直饒就裏能抽骨、明中不展眸，須知更有一人不肯在。畢竟如何透得鄴？虛空不假鉗鎚煉，日月常旋天地機。」

元旦上堂：看！紫金山中炤耀，日日無私；大寶殿上光明，時時不昧。天地不能掩其質，劫數莫能移其精；佛性之妙義昭然，時節之機緣自至。今當木宿揮鞭、泥牛運步，踏出故鄉田地，放開格外春風。所以帝登寶座，發政施仁；朝野協和，神人欣悟。各證性命之嘗，共樂無為之化；萬國仰呼嵩嶽聳，聖明仁壽與天齊。

陳光祿請上堂：「向上機關一撥便轉；十方慧命一點即通。我今將此如意子攪動四大海，使一切蛟龍、魚鱉、妖怪等皆知以水為命。諸仁者！魚龍是有情，海水是無情，如何有情卻以無情為命？秖如能知之心與所知之命是同是別？」乃擊如意云：「看看！山門騎佛殿，向汝諸人鼻孔裏去也。阿剌阿剌！若向這裏打得個大噴嚏，管取你見百草頭上不動干戈定太平，鐵壁崖前迸出華嚴真法界。」

上堂：過去心不可得，萬里山河憑點墨；未來心不可得，千古老鴉一樣黑；現在心不可得，天上有星皆拱北。取不得，捨不得！相逢誰是知音客？雖然向下文長，須看一則兩則。世尊乞食歸，空生特地歎希有；德山托缽出，巖頭皮裏作陽秋。一箇感悟流涕，空谷生春；一箇撫掌呵呵，吹毛露刃。雖則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爭奈車不橫推、理無曲斷，還有向這裏作得主麼？兔馬有角，牛羊無角。上堂。師拈如意示云：「會麼？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穿過諸人鼻孔去也。饒你能衝流度刃、疾燄過風，到這裏不論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不見清涼法眼禪師初開堂日，僧問：『大眾雲集，請師舉唱。』眼曰：『大眾既盡在這裏，山僧不可無言，舉一則古人現成公案去也。』乃云：『珍重。』便下座。這老漢大似臨嫁醫癭，轉見醜處敗露。雲門大師上堂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原是箇饅頭。』這老漢卻似大虫戴紙帽，好笑又驚人。且道此二老如此舉揚，還有出身路也無？逢人須說十分話，莫負平生一片心。」

大司禮請上堂：天地有真性，知性方能立命；古今有大機，知機始解通時。知性而不知機，靜沉寂滅；知機而不知性，動落支離。性機不失其嘗，正偏妙協；動靜不違其旨，時命雙超。所以有時寒則普天寒，貧者、賤者思向紅爐火邊攢；有時熱則遍地熱，富者、貴者長向清涼亭上歇；有時天也不寒，地也不熱，忽然撞箇師姑是婦人，踏著秤錘是生鐵。這裏也有文章經濟、也有道德功業、也有性命宗旨、也有生死秘訣。黃面老人四十九年費盡分疏，碧眼胡兒十萬里來難為辨別。更若如何若何，轉見傷龜恕鱉；若能一切現成，

自然合他古轍。雖然如是，也須知箇時節。且道是甚麼時節？寶鈴迴出空中響，震攝閻浮同異心。
千秋節上堂。師以如意畫〇相云：「會麼？迴日輪而協夢，夜半正明；乘象駕以投機，曉來不露。天然貴胤纔生，即指顧稱尊；正位青宮初立，便紹承大統。優曇示現，長春之花萼方新；寶祚隆膺，億代之本支遠茂。繼天地祖宗之慧命，啟朝廷社稷之光輝。今當皇太子睿誕之辰，特陞座舉揚慶讚：永祝千秋同日月，嘗瞻萬壽等乾坤。」
甲申祖堂結制上堂：如天普覆，如地普擎；如日月照耀，如時序運行。魔外無因而得執計，佛祖無因而得證盟。既然如是，這裏又特地結制作麼？從來海嶽歸王化，也要人民見太平。
上堂。問：「法王登座，龍象交參，三墮明宗，請師指示。如何是類墮？」師云：「狗藪掊走陡。」進云：「如何是隨墮？」師云：「賊側勒則革。」進云：「如何是尊貴墮？」師云：「珍申鄰陳嚚。」進云：「未審學人如何用心，即透此三墮？」師云：「打鼓鼕鼕震大唐。」乃云：「虎跑泉畔，煙鎖幽林；佛字巖前，月窺古洞。千載風光不昧，特地開眼其誰？昔牛頭第七世徑山道欽禪師，因馬祖令人送書到，師發緘見一圓相，乃於相中著一點卻封回。忠國師聞之曰：『欽師猶被馬師惑。』諸仁者！何處是被他惑處？若向此中透得，便見三老。如摩醯首眼，豎亞縱橫；炤徹乾坤，一道平等。會麼？驢駝馬載無人識，踏上崑崙最上頭。」
上堂：「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事故無一向，何妨垂隻手？諸仁者！不可作尋嘗茶飯看，須知有古今一段迴出嘗流公案以作法施。昔臨濟大師云：『第一句薦得，可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可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還有薦得此三句意旨麼？山僧卻有四句，前三句不敢舉似。何故？第一句能令人七顛八倒，不敢舉，恐汝等皆七顛八倒去，我亦禁制你不得，又誰奈你何？第二句能令人昏天黑地，不敢舉，恐汝等皆昏天黑地去，悶殺了你，教阿誰償命？第三句能令人大徹大悟，不敢舉，恐汝等皆大徹大悟，打筋斗去了，叫那箇守這禪堂？若恁麼則第四句可以舉，似乎且緩著，此時天氣炎熱人命無嘗，得坐且坐、得行且行。五月二十九，昨日已過了，臘月三十日，大盡尚遠，未必閻羅大王即叫你們還飯錢，但自耐煩切莫性燥，燥則打破汝頭。畢竟第四句作麼生？」大喝一聲云：「剖心不用刀。」
上堂：「大道原來絕異同，無功勳處立奇功；魔宮虎穴能穿過，掉臂歸來笑自濃。」復舉：「甘贊行者一日到南泉設齋，黃檗為首座。甘曰：『請施財。』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若恁麼，爭消得某甲嘲？』便將下去。頃又復來曰：『請施

財。』檗曰：『 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嚫。」師云：「你看南泉門風，壁立萬仞；黃檗作略，坐斷聖凡；甘贄機鋒，善能殺活。雖然如是，不免各自把定要關，未有天然尊貴事在。何如我圓通高坐，湛公為之支撐，高道特地設供，不分大小親疏平等一例行嚫，可中更無一人敢居功恃德以己方人，且道還有為人處麼？不因今日事，爭識古人心。」

鳳林上堂：二十七年中，兩度曾到此，今還特地來，誰是舊知己？莫是吹布毛底古鳥窠麼？須是會通侍者始得；莫是問佛法底白侍郎麼？須是八十老翁始得；莫是重陽九日菊花新麼？須是汾陽老漢始得；莫是牛頭一枝今當重于鳳林橫出麼？須向杖人良久處透得不觸不背始得。雖然今日得到鳳林，全是姚愚谷前年於廬山先與諸公通一消息相挽始得，從金陵一路來此以酬勝願，其鴛鴦繡出，妙在金針；不落文彩，更須著眼。秖如杖人既已親到，與諸公親見了也，就中還有親切提持事也無？明聖湖中龍躍起，越王臺上鳳飛來。

師到龍門，石雨大師請上堂。石雨大師問：「君臣未定，賓主先分，賓主協和，如何開示？」師云：「彩霞籠玉像，個裏自分明。」進云：「秖如低處低平、高處高平又作麼生？」師云：「顧鑒本無私，天然成照用。」雨顧眾云：「畢竟是這老漢。」師云：「也須法兄證明。」僧問：「佛祖近傍不得的人，未審和尚如何與他相見？」師云：「腦後著雙眉。」進云：「莫這便是相見處麼？」師云：「蹉過了也。」進云：「此邦不入、彼邦不居，且道他居何國土？」師云：「頂門突出。」進云：「杲日當空又作麼生？」師云：「誰敢妄自瞻仰？」乃卓拄杖云：「為訪同人度遠峰，龍門聳峻賴孤笻；相逢不更傾心膽，共看浮雲弄太空。諸仁者！正當浮雲弄太空時作麼生？到這裏縱是明眼作家誠難話會在。今日徑山特訪龍門，承堂頭法兄及諸禪侶，深用激揚宗旨命登此座，不免客聽主裁，相席打令去也。還見龍門風景殊特麼？蓋主人立處高巍，會同雲月谿山之同異；可中嚴密，妙盡君臣偏正之尊卑。孰有門庭施設、堂奧深微能過於是？以故門下英才濟濟克紹芳規，大法振興正未艾也，又何有浮雲之弄太空哉？雖然如是，古人云：『 萬里無雲，青天亦須喫棒。』今此浮雲弄空，我與法兄當何處分？使彼為霖為雨去，好知淵默有真龍。」

甲申冬住杭州徑山寺上堂。拈香祝聖畢，白椎竟，師以如意畫圓相云：「會麼？大圓照內，凡聖交參；雙徑峰頭，人天圍繞。到這裏文不加點，新長老秖好證盟。雖然如是，也須是頂門具眼、肘後懸符底人始承當得。昔唐朝本寺開山法欽禪師，道風聞于京師，代宗皇帝遣中使詔至闕延咨詢法要，同弟子之禮。一日師見帝，乃起身。帝曰：『 禪師如何起身？』師曰：『 大檀越何得以四威儀見貧

道？』帝大悅，謂南陽忠國師曰：『 朕欲賜欽禪師一號。』國師欣然奉詔，賜『 國一』焉！師辭歸山，帝曰：『 彼地眾生當得度，與此地眾生何殊？』師曰：『 實無有一法可度眾生者。』帝益深重之。諸仁者！你看他一個佛心天子、一個法眼宗師，一唱一酬如兩鏡相照，是法平等妙密圓明。然山僧既膺法席，正當於黃金殿上揭開日月之光華，白玉毫中指出古今之主宰。一人有慶，千載同風；世出世法，了無彼此。且開堂祝聖共致太平一句作麼生道？金輪迴出中天照，萬世謳歌頌聖明。」結椎，下座。

結制上堂，舉：「妙喜禪師云：『 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裏坐。』趙州和尚吐心吐膽，恁麼告報，也還有知恩報恩者麼？」師云：「大小妙喜，不識好惡，盡大地人被趙州老漢刳了眼睛鼻孔，將箇無位真人推下萬丈深坑，至今求出頭不得。徑山別出隻手救拔他去，且作麼生救拔？金佛須度爐，木佛須度火，泥佛須度水。真佛不許他在黑山下作鬼家活計，直教他劍刃上行、火焰裏走，入生死流、闢聖凡路，顯全機大用，向如意子頭上續佛慧命去。會麼？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手眼更須參。」

除日上堂，舉：「趙州一日到僧堂後，見一僧曰：『 大眾總在甚麼處去？』僧云：『 普請去。』州於袖中取出利刀遞與曰：『 老僧住持事繁，請上座為我折倒。』便引頸向前，其僧驚走。」師云：「趙州老漢生平血性為人，末後要尋個英烈底作個結果，不期遇這跂死禪和，反成一場敗闕。這僧秖圖一時躲根，那知撞著冤家路窄即欲逃去，其如天網恢恢。當時若能將計就計，便拶住云：『 學人亦怕常住事繁，正求這條路不得，幸和尚有此快刀，先將學人倒斷，然後待學人倒斷和尚。』這僧果能如此秖應，趙老無下手處，亦特地欺人不得。汝等且道，此僧性命既斷，如何又能斷趙老性命？若向這裏透得，則知臘月三十日於生死結交處自有出身活路；其或未然，北斗藏身人不見，翻然踏破也還難。」

觀音殿上堂：古佛堂開不二宗，杖頭指處盡圓通；新年佛法如何道？萬壽峰前祝聖躬。且道祝頌意旨作麼生？龍圖統御三千界，鳳曆弘光萬世隆。

蘇司禮初度請上堂：東海曉雞鳴，南海紅日湧；雙徑頂門開，一輪天上迴。秖如光明普照與光未發時還有同別也無？若向這裏會得，始知吾人已生後與未生前曾無變異。所以傅大士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祇這不凋的人阿誰不有？直須深參實究，一朝打破羅網，始得定國安邦。畢竟如何為公助發噩？寶杖振開空劫夢，超然頓惺主人公。

湖州陳公薦室請上堂：「諸佛與眾生說了生出死之法，細刮龜毛付與人；眾生向諸佛求安身立命之方，擊碎太虛重砌起。只此迷悟兩

重關，誰見空花生碓嘴？」復舉：「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問曰：『 屍在此處，此人何在？』一女云：『 作麼，作麼？』 眾女皆悟無生。」師高聲云：「諸仁者！若向這裏薦得，不但知自己性命落處，則世出世間、情與無情，鱗介羽毛蜎飛蠕動皆了元因。雖然，點即不到、到即不點，天上人間惟自知，覿面全提知電閃。」
結制上堂：「盤山云：『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云：『 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妙喜云：『 向上一路，熱碗鳴聲。』徑山又則不然：向上一路，天下太平。既如此，又結箇甚麼制？也須到這裏囫地一回始得。」
杭州妙香諸善女請上堂。卓拄杖云：「看看！徑山拄杖子，放白毫相光，吞卻東方萬八千世界了也。若凡若聖、若依若正，如黑漆桶裏相似，直得彌勒騰疑、文殊決義，到這裏一些分疏不下。獨有八識藏海龍女，一念瞥然頓破妄執，透出妙性明珠，便乃立地轉女成男，向南方虛明境界作大佛事。若向這裏薦得，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說甚麼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不得透脫？還會麼？雪滿千峰白，天晴路不迷；姨姨娘姊妹，嫂嫂阿哥妻。」卓拄杖，下座。
乙酉春住杭州淨慈寺，受方相國張撫臺請開堂。陞座白椎竟，良久云：「會麼？威音提密印，法界盡稱尊；兩輪交互照，永啟大明門。諸公到這裏直須剔起向上眉毛、立定向下腳跟，於自己歷歷孤光不可昧滅處薦取，始知永明體露、宗鏡心開，洞徹古今、輝舍剎海，魔外無能逃其跡，死生不足亂其神，為佛祖之鑑衡、作人天之眼目。更須知！別有天然貴特之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拈拄杖云：「揭開日月為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
佛誕日方相國請上堂。師拱手云：「會麼？恭喜諸公人人頭頂天、腳踏地，眼放光、鼻出氣。從古以至如今，未曾絲毫變異，道個本來是佛，自己糊塗；更若向外馳求，轉成鈍置。當年悉達太子纔生下來，不守本分誇張尊貴，遭他傍觀不肯，卻成一場笑具。既然如此，今日淨慈為甚安禪結制舉揚宗旨？不見道：『 藥因病險製尤奇，劍為仇深磨更利。』」喝一喝，下座。
吳太史葉工部請上堂：鸞鳳沖霄，不留朕跡；蛟龍出海，別有威神。誰能到這裏窺其風彩、測其隱微？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世出世法有共有不共，果是透過向上大事底人，已無凡聖生死影像可得，故乃深入生死同其憂危之根，在彼實超超乎世出世間影象之外也。所以在天同天而非天、在人同人而非人，在異類同異類而非異類、在尊貴同尊貴而非尊貴，故能弘開不二法門，會歸性命宗旨，而致君堯舜之上，措民熙皞之間，全機大用，解脫自繇。還會麼？春歸華嶽千峰秀，風起滄溟萬派奇。

陳水部請上堂：覿面全提，不勞打筭；兩個五百，原是一貫；會得撩起便行，不會重添公案。那個是撩起便行底？昔宋時陳瑩中諫司，立朝骨鯁有古人風烈，嘗留心《雜華》有所詣，因質正靈源清公。清曰：「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始得。」公承示，久之開悟。有偈曰：「書堂兀坐萬機休，日煖風和草木幽；誰識二千年外事，如今只在眼睛頭。」諸仁者！還會得眼睛頭事麼？果若會得，則風柯月渚皆契玄機、煙島雲林咸提玅旨，又何心外別有法哉？今梅臣居士深究永明宗旨，竭力贊興淨慈，可謂前陳後陳千載一貫也。山僧作麼生相為公好，亦有偈曰：「百草欖槍戰未休，心隨境轉孰能幽？機前薦得太平意，日照山河在杖頭。」

丙戌住淮安檀度寺結制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金剛手裏八稜鎚，踏著稱錘硬似鐵；一朝風月，萬古長空，江淮波浪雖相似，熨斗烹茶銚不同。」喝一喝，下座。

王大來戶部、湯右君孝簾請上堂。乃云：「天地之心無私而化育萬物，聖人之法不二而保合太和。心是無私之心，範圍天地而不過；法是不二之法，參贊性命以無違。果能如是，扶顛危而復正，率殊異而同歸，又何難哉？」復舉：「陸亙大夫問南泉和尚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亦嘗坐亦嘗臥，今擬鐫作一尊佛，可得否？』泉曰：『得。』陸曰：『莫不得否？』泉曰：『不得。』」師云：「南泉一對眼爍破古今，三寸舌殺活天下，何故隨風倒柁，問得荅得，問不得荅不得？陸大夫於威音劫外拈出本地風光，以驗作家，就中一片頑石誰能覷破？還有知他二老落處麼？金鎞撥出娘生眼，玉笛吹開太古音；直下洞明尊貴事，共相贊助太平春。」

靜川上座請上堂：「見麼？石火與電光，結個同參友；驀地問空王，生死如何了？父母未生前還有安立否？教外別傳機作麼生得取？空王震威喝，石火顛倒走；亦復打一棒，電光全不有。驚得南泉貓咬殺趙州狗，庭前柏樹子藏身於北斗；拄杖趁不及，怒作獅子吼。寒山、拾得笑呵呵，豐干老子饒舌，不落瞿曇之後。簡點將來，卻是木扎羹、鐵釘飯，使那沒面目衲僧，與那胡張三、黑李四，一個個喫得飽[飢-几+朋][飢-几+烹]地，曰：『希有、希有！』」便下座。

正觀、如是二法師請上堂：「世法出世法，各有時與機，時機如湊巧，悟發自神奇。北溟有鯤，忽而化鵬，怒而飛，水激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水力耶？風力耶？造物之所使耶？畢竟承誰恩力而怒？其誰耶？昔長水法師問瑯琊和尚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琊憑陵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長水言下有省。這瑯琊老漢雖能以機奪機，爭奈只有殺人刀而無活人劍；長水雖則悟去，爭奈落在法身邊，未知有向上關捩子在。若

問我徑山：『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但呼云：『 座主！』待應諾，便向道：『 當時渭川叟八十遇文王後，持的釣竿子分付與誰？』渠若向這裏悟去，更不作開眼尿床漢便捋虎鬚，又何肯落他窠臼哉？雖然末法之際，求如恁麼人也難得，清淨本然一句話誰不能知？誰不解講？果能如彼于此語痛起疑情，終有開發日也。茲正觀法師前日謁山僧有感，特請舉揚宗旨。山僧昨問公：『 作甚麼來？』曰：『 曾參竹篦子話，未得親切。』山僧曰：『 如何太原孚上座纔得輟講，于聞鼓角聲處便道：「更不敢扭捏娘生鼻孔？」』公如是益疑，故今特拈長水公案以助發共向上之機。使公果于此宗如結冤讎痛奮不已，則自有囙地時節，如鯤怒鵬飛，不亦超然出凡聖之外哉？」乃擊如意云：「會麼？正令全提處，英雄好轉身。」

上堂：上不是天，下不是地，南北東西無定位，十字街頭石敢當，天涯走盡無碑記，忽然撞著露柱兒，拍掌呵呵說妙義。說甚麼玅義？教訓三世諸佛，不得弄精魂；指點歷代祖師，休得無諱忌。直得黧奴白牯跳上虛空，乃稱讚云：「善哉善哉！麻三斤、乾屎橛；十八女兒不繫裙，三腳驢兒弄蹄行。」會得直下成佛，不會領取下文。

上堂：一二三四五，禾山解打鼓；六七八九十，楊岐橫椰栗；哽殺須彌喉，嚼出虛空汁。既是虛空，為甚麼嚼得出汁？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雲石禪人請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舉起不會，紙裹麻纏。如何是生死事？上天無路。如何是本分事？利刀切豆腐。如何是向上事？努力殷勤空裏步。如何是道？拶碎紅塵鬧浩浩。如何是禪？痛將頑石著油煎。如何是自己作得主？若是跛貓兒，也解捉老鼠。如何是得自繇？投子提來的是油。果然會得，有意氣時添意氣；其或未然，趙州衫子是青州。

居士請上堂：至誠可以格天，真參必然妙悟，不見誦苕帚人，一旦心花發露。大聖有所不知，可與造端夫婦，天機只在目前，鳶魚各自有趣。所以肉案頭邊擲下屠刀，更無一塊不精；爭鬧市裏驀地一拳，打著沒面目漢。雖則觸事投機，要是肯心倒斷，有漏芃籬無漏木杓、大乘井索小乘錢貫，一副陳爛葛藤千古奇特公案，向這裏薦得，則心地清明，事理光煥；火裡蓮花朵朵開，不出塵勞登彼岸。

祇樹上座請上堂：突出神難辯，拈來鬼也愁；聊通消息子，接取斷途橋。且道如何是斷途橋？《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寒則思衣，饑則思食。于諸妄心，亦不息滅，順之則喜，逆之則嗔。于妄想境，不加了知，桃花見紅，李花見白。于無了知，不辨真實，大者是兄，小者是弟。」諸仁者！祇如山僧恁麼著語，還

與隨順覺性意旨有同別也無？禾山打鼓雪峰毬，俱胝逢人一指頭，若向此中能薦得，更嫌何處不風流？

解制上堂：今當解制之日，是誰通此消息？惟有兩堂聖僧，用盡娘生氣力，致得拄杖子起佛見法見，被山僧一捏碎為微塵，撒向十方剎土。其有見此塵、聞此塵者，皆得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其塵點落處皆成大菩提樹，而新悟入菩薩于此樹下成等正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汝等眾生應如是知、如是見。雖然，莫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二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三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丙戌冬住金陵天界寺上堂。拈香白椎畢，師良久，卓拄杖云：「會麼？過去諸佛吞盡鐵丸，心已爛退步一邊；未來諸佛欲上刀山，腳未登齊立下風；現在諸佛鑊湯滾處，正翻身聽令有分。秖如今日新杖人又作麼生？不行諸佛行，不受諸佛報；聊借此戲游，以闡解脫道。三世諸佛性命在杖人手裏，杖人性命諸佛摸索不著，所以放行也繇我，把住也繇我，不放不把也繇我。須知放行也，大地山河心眼露，白牯黧奴笑不休；把住也，鐵壁銀山風不通，黃頭碧眼吞聲氣；不把不放也，橫拈拄杖當軒坐，殺活古今人不知。雖然如是，也須有異方便，助發第一義。昔裴相國，一日捧一尊像跪於黃檗前曰：『 請和尚安名？』檗呼云：『 裴休。』公應：『 喏。』檗云：『 為汝安名竟。』」杖人曰：「這兩箇美泥團漢，互相鈍置不少。若是杖人見他請安名，但震聲一喝，使他兩手放下，翻騰而去也；若作裴公，見他云：『 為汝安名竟。』便好將像驀面一擲，使黃檗通身手眼無所施設。杖人如此也不是埋沒他，何如我天界諸公，人人鼻孔撩天，箇箇腳跟點地，又何待依草附木而弄精魂，以自昧其本分乎？會麼？五色彩霞籠玉像，超然一句報昇平。」

蔡司馬、顧農部、沈侍御請上堂：當央直指，未免淆訛；出格全提，卻成鈍置。何似春日融融，消落銀山之雪；春風拂拂，吹開鐵樹之花。木人得趣以高歌；石女知音而密和。此段天機太煞超絕，正當恁麼時，釋迦熱肝膽、達磨冷眼睛，與山僧閒拄杖，又如何分付？噫！到這裏也須是箇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底漢子，轉得身來，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方可與他通此消息。從來海嶽歸真化，未有乾坤陷吉人。

風雋薦蒼森禪人請上堂：盞子撲落地，碟子成八片；斬釘截鐵人，不肯通一線。昔巘上座住山，這漢太孤絕生。一日賊來索寶，撞著對頭也。巘云：「僧家之寶非君能用。」猶弄死蛇在。賊云：「你但將來，管我能用不能用？」迨得鯰魚上竹竿。巘震聲一喝。果然果然。賊大驚，揮刀便砍。痛快痛快！可惜這賊一場懨懶去也。蒼森禪人嘗參天童諸老，每於棒喝下不能頓斷命根；去年偶遭奇禍，直得一刀兩段。今日其弟與諸道友特請薦拔他。若要我薦拔，更須與一刀。何則？懸崖撒手自承當，絕後重甦欺不得。

諸薦紳請上堂：一不成，八不就；任穿鑿，不漏逗。勘得破，呵呵笑！且道笑箇甚麼？笑他跛腳老雲門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

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將山門來佛殿裏；拈佛殿向燈籠上。」這漢移星換斗即不無，若是此寶，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或有問山僧：「如何是此寶？」向他道：「天晴日頭出，落雨地下濕；啞子喫黃連，誰知甜如密？」

圓通社萬緣社西方殿請上堂：佛殿裏燒香，山門前禮拜，鐘樓上念讚，床腳下栽菜。若也會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賞你一箇沒孔鐵鎚；若也不會，八稜著地一竅通天，賜你一掛寬皮腰帶。常啼菩薩賣心肝，無厭足王好捏怪；觀音騎得三腳驢，撞倒街頭憨布袋。憨布袋，笑呵呵！一毫不了萬般差；薦得西方日出卯，便能火裏種蓮華。

無為州懶子請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秖如無為作麼生學？心作麼生空？心空之後又作麼生？一人曰：「夜來有一大變事，十字街頭一口井，不知被誰偷去了？」一人曰：「怪道我早起開大門，只見街頭上濕。」一人曰：「不必忙，我遣虛空去追捕他，怕他走向草裏去不成？」一人曰：「莫道虛空去捕他，直饒遣萬象森羅去，敢保你尋他落處不著。」一人曰：「你這一隊大妄語漢，一箇箇好與痛棒三十。」一人曰：「你這不通漢的痛棒叫阿誰喫？」六人爭競不下，乃共告訴於沒蓋藏大王。大王呵呵大笑曰：「聽訟，我猶人也，安得必也使無訟乎？我今為汝判斷，汝等當自悟之。」斷曰：「脫殼靈龜上酒樓，從來醉不解真愁；忽聞妓女一聲曲，你若無心我也休。我若休！與你腰纏十萬貫，大家跨鶴上揚州。」

解制上堂：刻期取證，何如畫水成文？解制忘機，孰能懸崖撒手？到這裏須知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不見古人此處經冬彼處度夏，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好與三十棒。直饒一箇箇卸卻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做箇洒洒落落衲僧，也須透過向上關捩子始得。如何是向上關捩子？倒得門前剎竿去，不風流處也風流。

丁亥住金陵大報恩寺，受陳侍御、蔡司馬諸護法請上堂。拈香白椎竟，師召云：「還知你各各自己徹底無私最尊最親的正法眼藏麼？雖然，爭奈黃面老人於百萬人天眾中付囑迦葉一人，皆好與三十棒，何得以常住公法私相授受？山僧不敢蹈他故轍。」乃打圓相云：「這個便是最親切的正法眼藏。且道又作麼生相付？金輪迴出中天照，大地同成玅法親。」

上堂：有時相逢不相見，有時相見不相逢；東山起雲西山雨，南山燒炭北山紅。無位真人，面門出入；沒縫塔子，透徹玲瓏。現成公案，好與痛棒三十；禮拜了退，一任齊立下風。咄咄！太平日月無人識，大坐當軒笑浪公。

上堂：「杖者笑呵呵！諸人還會麼？眉毛纔剔起，鷂子過新羅。既已過，莫吟哦！且喫雲門餅，再飲趙州茶；打起關南鼓，唱出德山歌。阿呵呵！會也麼？墻角一株梅，生得兩個叉；未結黃金子，先開白玉花。」卓杖下座。

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日頭東畔出；炤見十方諸如來，個個眼前黑似漆。因甚個個眼前黑似漆？秖為覿面相逢不相識。尋珠不必翻海，求玉何勞鑿石？知亦不可知，得亦不可得；木馬嘶開碧落天，泥牛踏破澄潭月。汝等畢竟如何？切忌眼橫鼻直。」遂拈拄杖，下座。

師誕日解制，陳侍御金沙諸大宰官請上堂：杖人今年五十六，自愧生平如轉轂；欲求天下知心人，使我此宗無斷續。痴人面前不待說夢，有智人前亦須慎獨，不輕以楔出楔，豈易以毒攻毒？此番解制如何？就中有飛有伏。罔象自獲神珠；卞和無勞泣玉。且喜牛在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中，東觸西觸。驀然觸著須彌燈王！呵呵大笑一聲，直得輝天炤地，遍界是曇花馥郁。諸公以此祝予，予亦以此自祝，願我大眾精勤，各自乘時納祐。

掃浮山遠祖塔上堂。卓拄杖云：「會麼？過去諸佛祖沒奈這個何，既已藏身退步；未來諸佛祖沒奈這個何，不敢冒 命出頭；現在諸佛祖沒奈這個何，直得浮逼逼地。且道這個是甚麼，得恁麼威力？」復卓一下云：「你知這個能出生三世諸佛祖，是三世諸佛祖沒有奈得他何者麼？設使有個不惜性命底出來，便好喫杖八痛棒。何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戊子住蕪湖吉祥寺上堂：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住」，這沒膽量漢，若是杖人偏要此中安住，如有古佛如來，卻教他與杖人提瓶挈履，指示他解脫法門。州又云「無佛處急走過」，這沒機用漢，若是杖人偏要此中從容，如有邪魔外道，卻教他與杖人酌水獻花，指示他秘密法門。何則？不見道：「舉頭天外望，誰是我般人？」也須知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始得，不然繫驢橛漢又與麼去也。何處有？恁麼事？

奉新嚴省齋請上堂。卓杖云：「橫拈拄杖笑呵呵，徹底風流奈若何？慚愧古人無伎倆，大家撞入葛藤窠。古人為甚麼撞入葛藤窠？秖為他妄與人通消息。何則？若棒能與人通消息，則盡大地當連架打去；若喝能與人通消息，則盡大地當雷轟霹靂去；若言語機鋒能與人通消息，則盡大地之乎者也夢想顛倒去。秖如西江嚴省齋居士到此，還與他通消息麼？好看旭日臨青嶂，喜對山河炤眼新。」卓拄杖，下座。

比丘尼請上堂：踏著秤錘渾是鐵，啞子得夢向誰說？驀地醒來眼忽開，珊瑚枝枝撐著月。昔歸宗和尚座下有僧大叫云：「悟也！悟

也！」宗上堂召僧云：「你悟箇甚麼？」僧云：「師姑原是婦人做。」宗呵呵大笑，歸方丈。這老漢通身手眼，若不見此僧真個透切，如何肯放過伊？今比丘尼偕祝夫人，請山僧指示教他轉女成男立地成佛，已是不著便也，更指示個甚麼？此僧自悟則已，如何說師姑是婦人？會麼？腳頭各有通霄路，肯向他人行處行。

上堂，師舉手云：「會麼？拈得虛空撒向人，撒向人前人不識；臨濟德山觸著之，直得東壁打西壁。打得來，避不及！有言時如寶劍拂揮；無言時如轟雷霹靂。沒蹤跡處莫藏身；藏身處卻沒蹤跡。所以古之今之無能通此消息，既無能通此消息，為甚麼無位真人在汝等面門出入？你若擬議，是甚乾屎橛？」下座。

住太平無相寺上堂：會麼？須彌山舞紫金襴，四大部洲齊合掌；笑殺靈山百萬人，迦葉儼然無伎倆。空王佛不惜眉毛，出來白椎曰：「法王之法，更無有上。」於是大千世界有情無情，及萬象森羅蜎飛蠕動，皆作獅子吼放大光明。汝諸人還得此消息麼？得則直下而去；不則庭前露柱笑呵呵，徒把機關說與他。

大音惲道生、大劍唐祖命，二中翰皈依請上堂：蔡五岳云：「三界是大戲場，究竟傀儡係何人提美？」杖人云：十方為空棋局，始終著子，繇自己主張。有能於此問荅透去，不妨縱橫自在，更須知有向上關捩在。不見陸亙大夫問南泉弟子：「少時養一鵝於瓶中，漸見長大，如何得不毀瓶而令鵝出？」南泉召大夫，陸應：「諾。」泉云：「出也。」這老漢只知欲使人出瓶，不知自己被語胍轉卻。若是杖人待彼應諾，但云：「瓶在那裏？」豈不令他超然神解。一任逢場作戲當局能提，又如古調發音、太阿出匣，則其全機大用無有不妙協也。一呼震醒威音夢，古劍揮來凡聖驚。

惲道生內翰薦嚴請上堂：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牡丹花下睡貓兒，向上之機須自悟。諸仁者！父母生子，於未生前父母不知；子生於父母，未生前子亦不知。父子不知故，以恩愛而成能生所生之因緣。父母既生子後，養育之恩大於天地；子既生父母後，親愛之至性與天成。有其身者，不敢遺其親；有其親者，不敢虧其身。不遺其親、不虧其身，而能全其生身之本，此真世間之奇男子也。惲道生孝友慷慨人所共推，嘗參三峰大師，於此必須知其源本。今是先嚴參軍生忌，特請杖人舉揚宗旨，此中生意貫通世出世法之妙。何則？乾為父兮坤為母，乾坤交而生六子；六子交而萬物生，萬物化生生不已；生不已，原始反終只此子！世尊心悟證無生，孔子朝聞夕可死；死而不死生不生，聖凡界外任縱橫。惲公能悟此生意，百尺竿頭進步行；一口吸盡西江水，聽取日午打三更。

陶自淑奉拄杖請上堂。師舉杖示云：「我有，能無法界之有；我無，能有法界之無；我放，能收法界之放；我收，能放法界之收。

使迷不能迷、使悟不能悟，在聲色而超聲色，在異類而超異類，在尊貴而超尊貴。雖然，別有一條根抵，也須向這裏斷卻始得。」
上堂：古佛空王傳正令，插草交蘆齊選聖；十字街頭石敢當，儼然入會求盟證。文殊問獲何圓通？昂首仰天渾不應；頓使枯木與寒灰，發燄生花明自性。明自性！如今四海清如鏡；一句靈然定太平，個個超凡還入聖。汝等諸人到這裏，也須辦個鐵石心腸，莫被他石敢當瞞定。
王季優請上堂：有事切於心，寤寐亦耿耿；就裏未分明，終須求大惺。忽然惺！卻笑罔明、文殊徒向空中掘井。君不見，王季優夫婦同驚生死事，求予指示誓同修。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火裏蓮花能結子，別有風光世不儔。
上堂：豁開戶牖，當軒者誰？青霄散彩，白日揚輝。丹霞燒木佛，卻向寒爐添炭；翠薇供羅漢，何似鬧市鼓吹？馬大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正是如蟲禦木，偶爾成文。薛異凡祈嗣，特向靈山飯十方賢聖，端有感應。會麼？為兒不識承渠力，養子方知父母恩。
庚寅住棲霞寺上堂。卓拄杖云：「三十年前在此，金陵撥著達磨腳跟；三十年後在此，攝山刺著法度鼻孔。直得千佛嶺拶破面門，舍利塔裂開眉睫。智者九旬談妙，不覺咬斷舌根；素菴半個秤錘，俄然迸出心血。今日杖人到來，與你諸人喝開向上一竅，振動十方剎塵，各各眼光爍破古今，聽我全提正令。」遂喝一喝，下座。
觀音殿上堂：「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餶飿子，三腳猢孫夜[竺-二+欺]錢。洞山老祖劈腹刳心，與天下人道破。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獨有三寸舌，錐殺三世祖師無出氣處。今日不肖兒孫為他別通一線，貴圖門風遠振，法乳長流。且道如何通一線去？」卓拄杖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英奇杖下行。」
結制上堂：「拄杖子與三世諸佛作個同參，至於向上句、末後句，未免匿怨而友其人，攝山與他作個明證，以全此結契。直得大唐打鼓，新羅作舞；南山起雲，北山下雨。無孔鐵鎚走向鑊湯爐炭裏藏身，將謂眾苦不能到。那知禾莖粟幹上，頭長三尺頸短二寸底漢，橫按莫邪，不令與聖凡躲跟，要他向荊棘林中轉身，夜明簾外移步，打破靈床底酒顛漢尚不放過。何故？今日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卓拄杖，下座。
上堂：歸宗斬活蛇，圓通賣死貓，徑山躍鯉魚，淨慈捉飛彪。各有全機大用，何妨隨處風流？自古祖庭多創於義學，即彼仙苑嘗插佛標，此山開闢已來，幾經教觀法席，時節機緣有待，金地仍以手

招。秖如今日建立我洞上宗旨又作麼生？睹影便能微笑去，拈花不落箭鋒機。
解制上堂：「鐵生銹自食其鐵；珠生光還自照珠。同是天地所住，何一物自生自滅、一物自生自全？有能辯得，許他具一隻眼。」僧纔出，師便打曰：「自生自滅漢。」僧云：「某甲未開口，如何便打？」師云：「你還知這一棒麼？」僧云：「謝和尚點省。」師又打曰：「賺殺一船人。」僧云：「過在何處？」師云：「不關汝事，且退三千里外。」師復顧眾云：「攝山今日失利。」乃擲拄杖云：「且救取這一半。」
壬辰再住金陵天界寺結制上堂。拈拄杖示云：「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驚起鐵崑崙，高聲叫奇絕。何奇絕？乾峰拄杖，畫斷十方路頭；雲門扇子，打翻法界門戶。直得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三十三天洪波浩渺，大鵬展翅直取龍吞。若向者裏奪得此拄杖子，則一任他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面八方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總不恁麼來時正好和盤翻卻。且道汝諸人向何處安身立命？」復喝一喝云：「莫怪儂家多意氣，要君踏轉上頭關。」卓拄杖，下座。
師居毘盧閣方丈，張綠雪、陳旻昭請上堂。以如意畫圓相云：「會麼？毘盧遮那如來，於此中不動真際與十方諸佛作一處，而塵塵剎剎天人群生所立，無不即此一真清淨圓滿莊嚴，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所以法界莫大於此中，十方無處覓虛空；聖凡莫尊於此主，法王有師佛有父；古今莫間於此時，感應全憑有大機。不見我洞山价祖於雲巖老祖處，悟得渠我一如，權開五位妙協全提；曹山寂祖於寶鏡三昧，悟得無變異去，去亦不變異，妙唱嘉猷，拔諸邪見；雲居膺祖於秖這是中，悟得門裏出身，身裏出門，乃知向上一路，尊貴各別。於是敲唱迴出當時，而立門庭堂奧，有正偏、君臣、父子、主賓、功位、王種臣種、內紹外紹、三綱宗、三滲漏、三墮、四禁、十玄門以辨魔揀異，全提千聖不傳之秘，玅協世出世間之宗。直至山僧久默斯要，嘗集佛祖宗教大成，會通法界聖凡，而歸於毘盧之性海也。今日機緣時至，將見六種成就，還有會得主中主麼？」擊如意云：「大千種滿菩提樹，處處春開五葉花。」
師誕日棲霞笑峰然首座請上堂。乃擊如意云：「花開千樹覺，夢斷兩眉清；試問威音事，怡然笑自盈。不見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又僧問雪竇，竇云：『千峰寒色，雨滴巖花。』又僧問圓悟，悟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秖如此三老古荅話，還有同別也無？設使問著德山、臨濟，不知作麼生秖對？他莫是當頭一棒麼？莫是驀面一喝麼？莫是用祖師巴鼻，宗門牙爪、敲唱雙行麼？噫！也須有個出身活路始得。設

使問著我杖人：『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秖云：『 逢人不得錯舉。』或更問：『 如何是天界出身處？』秖云：『 逢人但恁麼舉。』或更云：『 便恁麼去時如何？』秖云：『 三千里外摘楊花。』呵呵呵！會也麼？孔子不識丘乙己，所以溫故而知新；上大人以能可知禮，則亦可以為師矣！」復擊如意，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知有者其神乎？知幾者其神乎？知時者其神乎？」震聲喝一喝云：「突出毘盧印，放收諸佛機；正中誰玅協？今古有同時。孰同時？靈山尊者正狐疑，夜來忽睹明星現，賺卻眼中這點兒。噫！」

上元解制上堂。拈如意云：「如意子向這裏成最正覺，卻於十方法界一切處解結。汝等還會麼？這個如意子無門無毒，無門為選佛之門、無毒是心空之毒。不見文殊仗劍，能解五百比丘之結心；彌勒騰疑，善啟十六王子之紹位，更須知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獨有露柱石臺，不動聲色游遍百城煙水；黧奴白牯，不露爪牙捉敗五十三人。還有知此向上一竅者麼？慇勤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

癸巳住杭州虎跑大慈寺上堂。乃震聲喝云：「頂門好一椎，還見六種震動麼？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去西天；未曾分皮分髓，骨肉本自完全。熊耳峰前，一花常開五葉；嵩山壁上，面目誰敢鑽研？一自求心斷臂，便有密結恩冤，若非者個恩冤，如何見得教外別傳？有從這裏薦得，則能擒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秖這一句子，有時如斷碑橫古路，使他失後亡前；有時如忤逆聞雷，使他偷心立死；有時如馳書不到家，使他叫屈無分；有時如紅旗閃爍，使他驀地迷魂；有時如巡人犯夜，使他自投法網。且道這句子得恁麼利害？若不是恁麼利害，又何處見此大闡提漢子，於五無間中以毒攻毒，救正此佛祖心眼，續不傳慧命？還有知此落處者麼？識得個中親切句，虎跑泉湧少林泉。」

師誕日，天愚、石照、石公諸大師偕徐王諸居士請上堂：古怪老趙州，一百零八歲；當門一個齒，下下都咬著。不知咬著個甚麼？杖人今年六十二，當門亦一個齒，下下都咬破，且道咬破個甚麼？雖則年牙不同，卻也切齒不異。所以千古風流駒過隙，一身歷事如蝟集；卻憶西來碧眼胡，特地要討此毒喫。此毒喫！六遭不死還吐出，那知還著於本人，誰能出手為收拾？要收拾！直須是鐵石心肝、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底，乃能同杖人挈挈波波、東擊西擊，使我少林九鼎浪花新，千聖宗燈照奕奕。

師至顯聖，愚菴和尚請上堂：「九年別去甚相思，今喜重逢別是奇；不特同宗深法乳，秖緣一笑未曾施。諸昆仲！千古關切獨有笑悲，正以三千年前黃面老人未能發得一笑，至是杖人乃忍俊不禁，

特從三吳兩浙訪我愚菴法兄及諸護法，證據我金針雙鎖、挾路全該之宗旨，以昔日靈山會上有魔王指佛曰：『 瞿曇！我今沒奈何你，待你滅度後，於你法中為你弟子，披你之衣破你之法，你又奈我何哉？』世尊不覺痛為悲泣。杖人曰：大小世尊尚欠悟在。我若見此大發一笑，教這魔王伎倆俱盡無所逃遁。雖然，秖如世尊這一哭，還有負墮處也無？杖人這一笑，還有利害處也無？若於此簡點得出，則知我與法兄諸公明暗交互、敲唱雙行之密；如簡點不出，儘他魔佛同恩怨，愈見曹山三墮神。」喝一喝，下座。

能仁百愚禪師請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塵點。當年許玄度於此捨宅為寺，可謂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近代祁德公於此復古鼎新，可謂拈莖草而建梵剎、從火宅以現優曇。至於諸尊宿與今堂頭百愚斯公，於此全提正令大振洪規，開人天之眼目、揭佛祖之綱宗，又何待更推杖人敷揚家醜、取笑傍觀？正以法乳相關，見此魔氛蜂起，且喜芒索未搓，鬼子已先受縛；劍鋒不舉，賊身中自難藏。既如此，則我輩正好特地觀光，何用運籌決勝？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相將知己閒談笑，看此山高與水長。

雲門惟岑禪師請上堂：諸佛出身處，石上好栽花；打鼓普請看，大地舞婆娑。若能於此薦得，則知我西江東越重興洞上宗風，萬派逆流從斯奔出。故我與愚菴法兄來此雲門老和尚標宗濬源之地，門堂玅密法度森嚴，正值堂頭岑公親承祖父之印符，紹述尊貴之宗旨，自當有重見疊出之機用，又何必增黃金之色、琢白玉之文哉？

汪本和比部薦先嚴宮保大司農請上堂。問：「世出世法以孝為先，老雲門以一棒酬恩，汪居士藉大法報本。二公手眼，請師定當。」師云：「金雞啄破琉璃殼，海門別有一輪紅。」進云：「恁麼則恩酬罔極，法利冥升也？」師云：「天上玉樓春正好，人間秖見彩雲飛。」進云：「曹山孝滿，巴陵供高，不妨一賽兩彩。」師云：「又被拄杖子吞卻了也。」僧以坐具打圓相云：「大眾還有向這裏透得去麼？」師云：「也須解翻筋斗始得。」進云：「且喜大慈山上雲蒸飯；虎跑井底火燒天。」師云：「看汝著得手麼？」僧禮拜。乃喝一喝云：「擎乾蓋而無私。」卓拄杖云：「持坤輿而有力。這根源須端的。賢哉汪老大司農，玅有嗣君獨超軼；濟美既已振家風，克孝又能達唯識。遍謁諸方逞見知，不辭血戰渠營壁；曾來天界扣吾門，三擊犀牛眼赫赤。復到虎跑探虎穴，空中寫出飛禽跡；生身不敢昧恩親，山藤與決真消息。古鏡臺前，毒鼓誰撾？石頭路滑，看你返躑。」喝一喝，下座。

上堂：偶然垂足，曾非坐久成勞；驀地白椎，切忌喚鐘作甕。鈯斧子誰能拈去住山？鞭影兒未可掠來試馬。直下針鍼相似，何如大地火發？雖然！還知天界門下出身底消息麼？棒頭別有通霄路，看取

男兒腳下行。薦師請上堂：望僊橋上僊何在？白日紅塵看負戴；誰把虛空烹去渣？澆渠熱血還清快。阿呵呵，且喫茶！趙老風流知幾多？欲識上禪真歸處，一鉤煙月在松蘿。慕如禪人請上堂：鬧市滾花毬，擊著玅高頂；笑殺常不輕，箭穿紅日影。我不敢輕於汝等，東頭買貴西頭賣賤；汝等皆當作佛，本店交易分文不賒。棒下放收消息密，恩怨深處起龍蛇。

聞心、德彰二禪人請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即凡心而作佛。好個消息，太煞漏逗了也。大小老黃龍卻於百尺竿頭弄佛手驢腳，輥出一個花毬子，直得南斗七、北斗八，使各自生緣至今無著落處。權借金針，用通玉線；撒手到家人不識，笑看花鳥滿庭前。

趙居士請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打鼓普請看，漆桶不會。秖這些子，便是擒虎頭收虎尾，覿面機鋒如同電拂，如何又向平地上打喫交，使造物反常、人民陷溺，性命不知所歸、生死無從出息？到此須有個不被心境惑亂底手眼始得。從來有道歸明聖，獨有精誠感地天。

上堂：「南高峰，北高峰，與汝諸人眉毛厮結了也，為甚麼相逢不相識鄴？西子湖，蘇公堤，與汝諸人心眼照徹了也，為甚麼相見不相知鄴？更到大慈山中，還見寰中老漢苕帚柄東拋西擲麼？汝若不見，天界為汝點出。」乃卓杖云：「這裏透出虎驟龍驤。」

上堂：「天開日迥，照徹阿誰？透網金鱗激浪，追風良馬驚鞭。還別有為人處也無？」復舉：「大慈上堂云：『老僧不解荅話，只解識病。』有僧纔出，便歸方丈。」師云：「杖人只解荅話，不能識病。有僧纔出，劈脊便打。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相逢不必盡教知，別有風光動天地。」

上堂：古佛留心不得妙，拄杖拈來忽大笑；彌勒稽首問威音，擊鼓陞堂徵朕兆。撐向頂[寧*頁]上不前，拄向腳跟下不後；突然創出此宗，卓爾敲來別調。直指全提，傍穿曲逗；玉轉珠迴，龍驤虎驟。千聖不能傳，萬靈曾莫料；古今承此恩威，始終何以報效？噫！嘻嘻！我自與你同條共命，只覺快活不徹、頭頭巧湊，從此橫拈倒用，任法界交參，更勿輕易與人通此一竅。

癸巳秋到嘉禾梵受請上堂：「古帆飛影到鴛湖，坐我同人笑傲圖；何似雲門枷卸漢，東山水上倒騎驢。若向者末後句子薦得，則知諸佛出身處別有生機一路。所以德山云：『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秖如這箇句子，若非我同人，如何得通者消息？不知我龍門、顯聖二法兄，從何處放了這毒氣，創發此保社？於屍陁林內掀翻活埋死人；頑石堆頭火葬無依漢子。拈一莖草建立梵王宮殿，入此門限使他頓斷偷心；斲枯木樁示現丈六金身，

瞻此影光令彼全機脫穎。不論船來陸來底、不涉程途底，各與三頓了去；佛到、祖到，無可安排中，也要為他處分。」打圓相曰：「向者裏出得身者，始能消我同人毒氣，使我此宗遮天蓋地去也。九萬里鵬從海出，三千年鶴遠空歸。」偕靈巖儲和尚應朱葵石郡侯於真如寺建塔，請上堂。喝一喝曰：「向者裏會得，則許他是箇頂天立地漢子，腳跟下有眼、頂門透尖，迸出胸襟掀翻法界。古佛今佛分座，儼然賓主交參，正偏玅協；十方分影，敲唱同時，似拂吹毛、如擊毒鼓，斷他凡聖命根，開我佛祖正眼。且道這一著子落在阿誰分上？黃檗呼來風凜凜，裴休應處日團團；長水於佛頂上生波，彩雲向拄杖頭弄影。於全主即滅處湧出大光明幢，所以三峰和尚於此提《智證傳》，使覺範老人七花八裂文彩縱橫，許多人向這裏要死不得死、要活不得活，正是羅紋結角處乃有追古遺風如龐裴者。朱居士父子一門，紹述祖先，皆是從佛口生、從法化生，發此重興真如願力，振起創造機緣，故有印白上人之造端、文節法師始終成。此更有三箇漢，如常不輕現三頭六臂，敲磕無限頂門，親見法華一會，諸佛同時驀箚相逢機輪互換，使現前人人眉光炤破今古去也。還有明證者麼？杖人適於舟中有一偈子，對眾拈出以似諸公：『 載得鐘聲震水雲，筆尖不點已成文；裴公風度今猶在，孤鶩殘霞落一群。』 」

方荊溪請上堂：「天花處處鳥啣飛，浩蕩春光卻自微；尼父曾言吾與點，風流千古幾知歸？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將謂藏舟於壑以為固，有力者負之而趨。正在昧昧，又安知藏天下於天下，有不可得而遯之者乎？到此須是通身手眼、已曾再三撈摝始得。於指尖頭彈去迷魂蝴蝶，眉睫上掀落啼血杜鵑；移步荊棘林中，轉身月明簾外。於有佛住處竿木隨身，無師表時垢衣垂手；出廛入廛，縱橫異類。還有向這裏能撩起便行者麼？」乃喝一喝曰：「看腳下。」

五龍坊眾居士請上堂：「有物先天地，呼客灼龜；無形本寂寥，隔靴搔癢。能為萬象主，垛生招箭；不逐四時凋，平地喫交。有箇漢於此能抽腦後釘、去眼中屑，許他與傅大士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切忌龍淵門下過，直教打折老驢腰。何故？相逢若不親錐拶，千古啀喍恨不消。」

息波上座偕王文學、張觀察、項別駕諸紳衿請上堂。乃振杖曰：「會麼？孔子不夢周公，萬古人昏弗醒；莊生能化蝴蝶，大千物幻成迷。文殊莫出女子禪，德山不會巖頭意；大悲菩薩甕裏坐，道士酩酊捧漏卮。原始返終，天地可測；橫施逆用，鬼神亦疑。看我杖頭指點，便能突出神奇。是何奇？龍生金鳳子，象趁玉麟兒；太平曲調從斯唱，振起新豐向上機。」

佛誕日上堂：佛真應身，如井覷驢；黃鶴樓詩，崔顥漫題。一棒撩空，打出甕中之鱉；誰能垂手？無底籃兒自提。正當恁麼時，還有撞著至親更問是甚麼人者麼？於百萬人天中見一箇跳出指天指地，有箇傍觀不肯，欲處分他者麼？若有，好與一棒；若無，好與一棒。何故？平分風月曾無異，痛癢還他各自知。如不知，年年空將惡水澆頭皮。

真如鑄塔頂，文節大師偕朱葵石、曹秋岳諸公請上堂：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重言不當喫，瑯琊拽轉長水鼻；吹散九霄雲，天花仍亂墜。插莖草而建梵王宮，拈一花而傳西祖意；薦取目前機，莫作等閒戲。《法華》以童子聚沙為塔，漸漸積功德，皆已成佛道。既云皆已成佛，則漸漸所積即圓頓玅道也。如文與可，胸中不有成竹，何能疾筆一揮，而枝枝葉葉皆成竹之清風高節哉？只今現前諸公儼然一會，心中如不有佛，何能敬禮？如不有塔，何能瞻仰？如不知有向上事，何能親向上事？不見文大師、朱居士與眾耆宿，纔創造此七級之機，則咳唾掉臂，無非多寶玲瓏十方影現；又況有生鐵鑄成底三箇漢子東敲西擊，使六種震動舍利飛光，凡有見聞誰不平分此風彩？今日特為開鑄合尖一句作麼生？杖頭點出千花影，箇箇遮那頂上行。

天寧修千佛閣，靜聞監院暨諸薦紳為張觀察祈嗣請上堂。問：「莖草重拈，畢竟是誰能出手？」師曰：「天開瑞象光河嶽，八表飛騰五彩霞。」曰：「若然，則樓閣重重見至尊。」師曰：「彈指一聲超劫外，剎塵於此各抽身。」曰：「大千覺海洪波靜，三世閒名不待安。」師曰：「箭穿紅日影，珠湧海濤深。」曰：「秖如不立峻峭、不居正偏，還有轉機也無？」師曰：「自己腳跟知落處，自然光彩照人天。」曰：「輕將一句詩題出，致使清風匝地來。」師曰：「頭頭別有好生機。」曰：「昔日長沙，今朝和尚。」師微笑，乃擊如意曰：「會麼？正令全提，驀地憑空霹靂；桃花浪暖，燒尾跳過龍門。正當恁麼時，難逢此快便。昔長沙岑因秀才問：『弟子嘗見《千佛名經》，不知此佛居何國土？亦化物也無？』沙曰：『秀才曾見黃鶴樓崔顥題詩後，還有人題也無？』才曰：『未有。』沙曰：『得閒題取一篇好。』」杖人曰：「這箇岑大蟲太煞奇怪，且留一句子與諸佛作出身路好。秖如今日天寧重修毘盧寶閣，必欲使天下同見法身、同聞妙法、同得悟入，又何妨別開一路乎？」驀振杖曰：「看看！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麟現瑞，鳳呈祥，太平盛事有輝光。所謂諸法性無常，佛種從緣起；一花開而萬國春，一佛生而千聖喜；金盆捧出活孩兒，寶閣重重添紫氣。夜明簾外臣，進位以朝君；晝錦堂前子，轉身而就父。秖此

感應道交、天機玅合，豈不使千佛慧命常續？此主中主還會麼？靈山今日親分囑，花萼聯輝萬世芳。」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三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四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甲午住信州博山上堂。問：「黃閣簾垂，真音弗露；紫羅帳合，密信罔通。如何得臣奉於君、子歸就父？」師曰：「揭出妙高峰頂日，爍開東土與西天。」曰：「金鍼暗度，到即不點；玉線曉穿，點即不到。如何得敲唱俱行、正偏兼帶？」師曰：「少林巖上花含笑，誰見風光特地新？」曰：「當機微笑，窺見一斑；依位無言，猶虧全體。如何得心髓相符，門庭克紹？」師以手握拳曰：「還有窺此中機密者麼？」曰：「向上蒙師親指示，格外明宗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放收別有家風在。」曰：「恁麼則虎出渡河皆此日，珠還合浦喜今朝。」師曰：「還須透過鐵壁銀山始得。」乃卓拄杖曰：「看看！先老和尚騎了青金山王額虎，雄視耽耽，也還有衝風激電拼命直前，不犯耳邊之缺，能追足後之塵者麼？試出來探我此藏身沒蹤跡之消息，待我痛與一棒，教你皮毛脫落血濺梵天，此何等暢快？惜乎一等沒眼腦漢，將謂此老人最初把斷太危、末後收來太急。殊弗知不遇傾湫倒嶽之作，那有掀天揭地之奇？以故將此華亭釣竿子分付我雪關師兄，聽他自弄，當此時正是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若有箇不貪香餌、浪激三千一怒而飛搏風九萬者，正好展開金翅，劈破滄溟直取龍吞，游戲自在去也，何肯類盲龜跛鱉，陷於昧昧自誇一隅，以取笑於大方哉？秖如全提正令一句作麼生道？」復卓杖曰：「臨風拈出吹毛利，天下癡頑莫躲根。」

上堂：五更睡起手牽衣，纔下床時腳踏地；抬起頭來不見天，幾多打失娘生鼻。有箇不打失底，卻又笑他君子時中小人無忌，何待伐鼓考鐘引出這沒搦[打-丁+(天/韭)]老儂，上此曲糸木指東畫西不勝魔魅，迫得露柱奔忙、燈籠[跳-兆+孛]跳，惱亂無位真人向黃瓜茄子上挖肉作瘡苦無出氣？何似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遍界覓醫人，炙豬左膊上？咄！莫錯會好。不見龐公老潑皮，偏能不畏石頭路滑，吸盡西江眼赫赤地咬殺了多少泥豬癩狗。有如此活脫，設使到我博山門下，教他衣穿骨露無地藏身在。何故？不到洪爐親煆過，爭得吹毛殺活人。

遠門柱公禪師訃音至，上堂：石耳峰寒撾毒鼓，龍門浪暖躍春雷；昂藏頭角擎霄漢，洞上風生天地開。天地開！鳥飛兔走笑奇哉！如何龍峰倒卓，湖水飛埃？黃梅石女夜生子，仗劍橫行甚可猜。諸仁者！還知我姪遠門禪師底出處麼？惜乎天機密用太煞神馳，法道夜長方喜燈幢高樹，祖庭秋晚俄驚喬木下摧，血淚濺天，痛遠山之花落；悲風刮地；傷法脈之心灰。既爾斯人云亡，豈非吾宗不幸？雖

然我姪自從吾廬山石耳發蹤，而後得龍門雨兄之法，出世於兩浙，如祥麟威鳳文彩風流，其座下之英才自濟濟，其能振起祖燈如日月麗天，此又豈邪雲逆蝕之所能掩滅乎？此摘欺之話既已大行，則千古之下無論智愚之人，自不能昧此本心之良也。吾初聞訃已哭不成聲，特地舉揚又喜而無憾。且道博山今日表彰底意旨作麼生？滿棚弄鬼慚無地，敢望丹霄一羽毛。

佛誕上堂。乃卓拄杖曰：「會麼？鐘未鳴，鼓未響！博山未出方丈，有箇衲僧撩起便行，好與三十棒，為他無事生端；鐘已鳴，鼓已響！博山已出方丈，有箇衲僧便掀倒法座，好與三十棒，為他劍去刻舟。正當恁麼時，利害在那一處？博山拄杖子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笑他悉達太子纔出母胎，便不守本分稱我獨尊，及至四十九年，如螃蟹落鍋相似，獨尊在甚麼處？更笑他跛腳雲門，被睦州拶斷秦時[車*度]轣鑽無出氣處，要將一棒打他二千年前悉達太子與狗子喫，自陷陷人，恩怨誰雪？博山恁麼舉，還有與佛祖作主者麼？出來喫博山痛棒，若無，少他一頓不得。」卓拄杖，下座。

佛音禪人請上堂。舉：「南陽忠國師於肅宗內殿見侍臣，有善奕稱國手者。帝問國師：『 和尚亦善奕否？』國師曰：『 老僧亦知奕，但異於此。』帝問：『 何謂？』國師曰：『 世人只知以黑白相爭勝負，老僧能用兩奩黑子奕，還有能同老僧對手者麼？』侍臣大驚，帝亦大笑。」杖人曰：「大小國師，大似白拈賊，既已明中打劫，又且暗裏翻盤，不免欺他大唐國裏無能敵手。博山今日不著便，特地拈破國師這一著黑子，還有知落處者麼？若有知得，好與他三十棒；若是不知，緩緩自領出去。」

端午上堂：「五月五日天中節，毒鼓擊兮甘露滅；風從虎也雲從龍，笑看紅爐飛白雪。到此幾括最微，也須分明剖決。六陽既升龍已亢，此龍無首孰能降？六陰欲兆虎將姤，此虎無尾孰能揉？有能降此龍、揉此虎，則玄黃交戰之機、原始返終之故，皆在此斡旋中。所以風同聲而相應，雲同氣而相求，火就燥而上炎，水流濕而下潤。然非聖人之能慎獨以致中和，何能使天地之氣化自位、萬物之性命自育？雖然，此猶是治世邊事，秖如格外全提又作麼生？」以杖敲空曰：「毒鼓擊也，還有絕後重甦者麼？」復卓一下曰：「甘露滅也，還有覺道頓成者麼？若有，出來與汝證明；其或未然，就中殺活無人見，爭怪當機六不收。」

上堂：「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此段風流事，幾人可與知？咄！直饒恁麼去，更須有西山擒白額、東海捉蒼鱗底手眼始得。不見甘贄行者到南泉設供，請和尚念誦，南泉白椎曰：『 大眾！為黧奴白牯念摩訶般若。』便歸方丈。甘贄乃拂袖而行。南泉見贄去，乃於廚下打破鍋子。看他這作略，須鐵眼銅睛亦覷他不破，獨我壽

昌老祖拈曰：『 拂袖便行鉤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千古又誰能如此喝彩哉？且道我博山門下還有恁麼人也無？」拈拄杖曰：「劈開華嶽參天色，放出黃河動地聲。」

乙未歸夢筆上堂，舉：「僧問先夢筆和尚：『 如何是佛？』師曰：『 不誑汝。』僧曰：『 莫便是否？』師曰：『 汝誑他。』」杖人曰：「金剛圈、栗棘蓬。」「閩王請齋次，問師：『 還帶得筆來也未？』師曰：『 不是稽山繡管，原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啟問，山僧敢不通呈？』」杖人曰：「通呈箇甚麼？打鼓普請看。」「又問：『 如何是法王？』師曰：『 不是夢筆家風。』」杖人曰：「太孤峻生。諸仁者！還知此老法胍麼？秖此便是雪峰老鱉鼻底毒氣。彼曾三到投子、九上洞山，漆桶不快、翻轉米盆，卻於德山棒下打折驢腰，猶不能點胸自肯，及被巖頭驀地鏟削，始得大叫：『 鱉山成道。』便能迸出胸襟遮天蓋地。門下傑出千五百人，如雲門[車*度]轆鑽、玄沙老凍膿輩，要出此夢筆家風，一頭地也未易在。雖然如是，千百年來又誰知彼落處？杖人自壬子於此誓死掩關，打破諸祖窠臼業，方外四十餘年，今日親歸，得以全提向上綱宗，揭示佛祖正眼，使此慧命如火傳薪。諸仁者！各須知自己性命落處，始有出身活路。且如何是出身活路鄴？」拈拄杖，下座。

立觀濤首座上堂。問荅竟，乃舉拂子震聲曰：「看看！昔日青原老祖親行此令，直得曹溪簾捲、鈯斧風生；藥嶠吼出鐵牛威，天皇拈起胡餅毒，洞山睹影而寶鏡光寒，雪嶺翻盆而木毬踏活。於是三宗競秀，獨新豐之曲調深長；大好中興，在夢筆之家風遠振。立僧立法必須首出為人；選佛選官所貴心空及第。秖如今日立僧結制意旨作麼生道？」復揮拂子曰：「當陽揭露空王印，放出吾宗千古機。」

師誕辰上堂。卓拄杖曰：「看看！六十四年阿箇癡，一條拄杖路千岐；狂言狂事人難搆，惱亂古今甚可疑。能痛疑，自有時！習氣那堪搔著痒，聞琴不禁舞斑衣。」乃舉衣曰：「喜此衣，雙見披！打鼓鼕鼕看是誰？夢花石上寒梅發，大好山中笑展眉。」

丙申元旦付衣拂與奇首座上堂。問：「吾師已擲煙波釣，幾個金鱗上鉤來？」師曰：「高著眼。」曰：「忽遇擎頭帶角底來時，作麼生？」師曰：「自有雲雷相送在。」曰：「恁麼則擲釣拋竿去也？」師曰：「更有英奇[廾/(隻*爪)]浪來。」以拂子打圓相曰：「元正啟祚拂端新，多子峰前花朵春；最喜金襴光奪日，剎竿旛動笑偏親。笑何親？法王令旨誰能委？夢筆家風已有人。是甚人？即此奇乎曾密囑，今特當陽更印真。」乃召奇首座曰：「即此衣拂用付與汝，以表吾宗傳續有在，汝尚慎哉！」座禮拜曰：「和尚慈悲

太過，實是恩大難酬。」師復曰：「九苞瑞鳳來天際，十影神駒度海涯。」
崔公濤山明府率闔邑紳士，為夢筆山主建選聖場請上堂。卓拄杖曰：「會麼？拄杖立處法界成，感應道交佛祖現；準上載而運化工，傳多子而分慧燄。若於此薦得，則知指天指地唯我獨尊，法位法幢隨方表豎。家家門前火把，別是格外風光；人人腳下兒孫，各自寰中驟步；機緣有在，啐啄同時。今當覺場啟選聖之初，正是東魯築杏壇之日。喜神童於空中磨轉，奇真秀於天上星旋；夢協江令之筆花，文占章元之翰撰。全提向上，統攝普門；雙選宗風，一賽兩彩。秖如杖人特地興建以祈祝護一句作麼生道？」復卓拄杖曰：「指出好山宗子秀，騎來玉象趁麒麟。」
上堂：夜半金烏帶雪飛，家家門前有把火；照破瞿曇黃面皮，叫箇奇哉成箭垛。此箭垛，誰廓爾？張三解使又無錢；李四有錢不解使。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崔顥題詩在上頭，一拳拳倒黃鶴樓；莫嫌伎倆不如彼，得優游處且優游。
上堂。擊如意曰：「嚼碎鐵崑崙，滿口達磨髓；哺彼石女兒，全賴此法乳。賴法乳，知幾許？攤十石油麻於樹上，百草弄影，太煞分明；指驀直路頭於臺山，就中勘破，儼然有在。此有在，誰痛快？春風浪暖桃花飛，一棹蘭江歌下載。」
上堂。問：「如何是心相體信？」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曰：「如何是出入無難？」師曰：「夢中摸著摩訶石。」曰：「如是則祖父家私全歸掌握？」師曰：「何不問取拄杖子？」問：「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公案皆是葛藤，如何是不葛藤？」師便打。曰：「恁麼就不是葛藤那？」師又打。僧便喝，師又打。僧曰：「猶是葛藤。」師連打，僧便翻觔斗出。師乃卓拄杖曰：「百草頭邊識取老僧，覿面如何話會？鬧市叢裏撞著拄杖，當機作麼支當？到者裏有能衝流度刃、八面旋機，正好垂鉤於不疑之地，撒網於無漏之天；月裏煮油鐺，風前吹玉笛。又何妨千峰頂上獨足立，腰纏十萬上揚州？」復卓拄杖，下座。
烏龍深谷禪師請上堂：杖頭撥剔千山曉，笑看天風醉花鳥；峰巒峭異不停機，相逢相慰知多少？堪笑睦州老，拶出秦時[車*度]轢鑽；重新韶國師，滿目青山灼然，是曹源一滴不斷。知不知？好向玉泉澈底深深處，乘此風雷變化飛。
靈明禪人請上堂：金牛呼喫飯，大地沒饑人；鳥窠吹布毛，天下無佛法。月裏塔高十二層，天上星躔八百杪。山之南，江之北！者些茄子瓠兒，水土節氣力尚未充卻，有多少人眼吧吧地望著你在。
丁酉住杭州皋亭崇先寺上堂。拈香白椎竟，喝一喝，拈起拄杖曰：「看看新長老拄杖子全提正令也，三世諸佛祖齊立下風，各各鼻孔

被拄杖穿卻，直得出身也由我、吐氣也由我。佛祖三昧，杖子盡知；杖子三昧，佛祖不知。正以此無自欺三昧，能使日月自麗乎天、山海自列乎地，春自開花、秋自落葉，鳥自飛空、魚自躍水，凡自忘情、聖自離解，佛祖由斯而生，邪魔由是而正。更須撥轉向上關捩，透出教外別傳，始知剎竿倒而千聖迷蹤，骨髓空而二株永秀；風旛不動而心開，歸根無口而體露。廬陵米價，震旦驚聲；鈯斧風規，神機莫測。乃至新豐一派法乳橫流崛起皋亭，開宗歇祖初喫一掌血濺梵天，歷世面門痛痕猶在；迄我壽昌先祖突出好山。東苑先師奇生武曲。及今杖人主此祖庭重標宗旨。還有承此無欺三昧者麼？」卓拄杖曰：「指來皋嶽千峰秀，放出曹源萬派清。」

中秋上堂：千峰秋色遠撩人，玉笛橫吹別調新；桂子庭前花正發，月明簾外笑誰親？今值中秋月明，諸人各剔眉毛猛著精彩，還見我丹霞淳祖示眾麼？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言外旨，莫向寸心安。彼時獨我歇祖聞之大叫曰：「此回瞞了上座不得也。」汝諸人直須到恁麼痛快始得。咦！當央得月須忘指，黃鶴風高有大機。愚菴和尚至，引座上堂。卓拄杖曰：「看看！一棹湖中發，千峰引領來；火燒衣帶急，不禁笑奇哉！大眾各須剔起眉毛猛著精彩，好聽杖人大驚小怪，與汝說一奇特。何則？杖人四十年來，以一霜藤橫行海嶽，於刀兵慘殺天翻地覆中，求個真傷心人不可得、真快心人不可得，而心伏口伏之人又豈易得哉？自我千百年上祖宗服毒不死者，別遺下一種丹頭，作千古補偏救弊之毒藥。使於此宗得皮者毒殺他皮、得肉者毒殺他肉、得骨者毒殺他骨、得髓者毒殺他髓、得心者毒殺他心。正要他自有超脫活計，以故留難於今。獨有生死同條老弟兄相與，感傷不徹痛快不徹，如冤家厮結，斧斫不開；入佛入魔，縱橫三墮。若非毒毒相激，安能與我傲睨於古今上下哉？適此特來皋亭，於一掌開宗快活不徹底歇祖無縫塔前，燒此一瓣香，用酬毒乳之恩，老祖已自破顏一笑：『汝等何幸落此沒量大人局內？即我亦攀躋不及，寧論汝等拼得命拼不得命、搆得上搆不得上，直須盡行拶入。』這愚菴老漢，大毒海中翻騰一上，翻騰得去，許汝是個哮吼獅兒，使祖父俱盡；翻騰不去，已在他金剛圈裏終有透露。汝等但隨我禮請陞堂，自有一痛快打發汝也。」復卓拄，杖下座。

開罏上堂：當陽拋出，抬眸鷂過新羅；直下承當，正好驢腰打折。佛祖無湊泊處，就中誰得安排？特地奮起英奇，不免全身拶入。所以峰巒峭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於此薦得新豐老子，玄中別唱密用全提，也須向崇先拄杖頭，有個轉身吐氣始得。還會麼？鐵額銅頭須著力，大家踏轉上頭關。

嚴三求居士請上堂：「文殊眉稜挂劍，慣於落草橫身；淨名舌本藏雷，善向晴空著橛。坐斷金鎖，劈破玄關；月映蘆花飛鷺，春潛枯木龍吟。十五年前靈谷杖痕刺骨，十五年後皋亭錐影驚心。當道青松，空手把鋤曷種？碑文白字，寒蟲禦木爭刊？秖這些子淆訛，便是嚴三求昔年喫棒尿床底勾當，今偕胞弟於崇先，增廬陵米價、出甘贄藥金，杖人一一按過，也要他親自拳倒黃鶴樓、踢翻鸚鵡洲，方許他北斗藏身於此入作。」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訪愚菴和尚於古報恩寺請上堂：櫂引桐溪獵曉霜，山光痕我影低昂；仰山久不見臨濟，瘦卻法身三寸長。正當恁麼時，還有能見杖人與我愚菴法兄底眉毛廝結處麼？雖則同條共命各自步趨，及彼超軼絕塵，仍自瞠乎其後。即其宗兼眾妙奇出異常，一棒撩空八面受敵，直使他西天東土者一隊沒巴鼻漢，當機也進不得前、退不得後，況其餘乎？饒彼五祖演欲形容五宗之密，如逆耳聞雷，紅旗閃爍、斷碑橫古路語，亦不過彷彿其一斑，我又何能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也哉？雖然，今日客聽主裁，如何得不方命去？莫怪馳書不到家，竊恐巡人還犯夜。

上堂：一句最淆訛，當機殺活多；剎竿曾倒卻，千聖盡投戈。忽逢無鼻漢，把臂入煙蘿；山海坦然平，敲冰來煮茶。或長嘯、或高歌，就裏風流誰得似？未嫌伎倆不如他。

上堂：巢知風，穴知雨！天機幻出誰為主？嶺梅綻玉占先春，午馬凌空看子鼠；百尺竿頭五兩輕，四升斗裏呼相杵。卻有彰禪客偕友來於此，助揚禪悅以乞法乳，杖人點汝頭點汝尾，者風流須自許，切忌向明眼人前錯亂舉。

武林諸縉紳請上堂。舉如意曰：「看！八字不須撇，十字未添畫；



驀箚兩相交，天機成造化。」復以如意畫 曰：「秖如這個是甚麼？老聃執大象而天下往，芻狗是民；仲尼各於黨而斯知仁，居易觀過；瞿曇拈出勾引傍嗤，倒卻剎竿撩天索價；鳥窠布毛逐空中，鴆影橫飛；大隨草鞋驚巖下，靈龜爆卦。真天子不假堯舜敕文；大英雄肯賣陳年滯貨。曹山按劍八面風生，龐老吸江萬機俱墮；大藏切腳缽羅娘，五宗不傳精骨挫。逗到今日物換星移江流愈下，卻幸武林諸公具擇法眼，能鑒千古神奸，重開雙選宗社。且道斬新條令一句又作麼生？不見道：驀箚兩相交，天機成造化。」

永覺和尚訃音至上堂：「山蒼蒼，水茫茫；藤林荒，滯肌尪。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捏斷咽喉，何處出氣？咄咄咄！鼓山法叔永和尚，踏翻盤子也，還有見秋清月轉霜輪，河淡斗垂夜柄，默默全提正令者麼？此老叔初於壽昌師翁處得旨，後於博山大師納戒，深得門庭堂與之密。及歸隱荷山著書自娛，偶受知於瓶窯，聞大師付以

雲棲戒法，遂推揚於溫陵出世，繼而主真寂法席，大振宗風光搖海嶽。及山僧主鼓山，聞師退居金華，特與護法延歸山中，不動聲光坐成寶所，摩天峭異鶴不停機，年登八十如太陽玄之高致，且喜頂相皮鞋不更求人。今者訃音初至，使我換手搥胸哀泣不已，正以壽昌一枝法燄光爍八方，忽而撲滅，直得天昏地暗魔魅橫行，及讀《歸真記》始知正法眼已付囑霈首座，乃翻然大喜。一枝聖箭，射透重關；一棒霖盆，發生大地，使異苗靈根而深密也。山僧忝在法乳相關，特以表揚，復綴一偈：『霜飛葉落金風冷，岁崩峰頭慧日頹；莫道法幢今已滅，好看鐵樹正花開。』」

觀星日圓戒上堂：白雲向寒崖而斷，明月隨夜船而歸；曉起一聲漁唱，蘆花宿鷺驚飛。無位真人向汝等面門出入，無蹤跡可得，纔眨上眉毛已打失眼睛也，那堪于雪山冷冰冰處半夜大叫觀星悟道，賺殺了多少？演若多迷頭認影，至今無能為無位真人雪屈者？杖人不惜饒舌直與道破，汝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既已披披搭搭，缽盂口朝天、草鞋鼻著地，下雨在家彈指穆力陵；天晴托缽底托缽，搬柴底搬柴，切莫辜負好。

上堂：懷牛喫禾益馬脹，杜順法身沒伎倆；卻笑潑皮皓布褌，葡萄棚倒誇向上。這向上，甚無狀！大似杖人住皋亭，臥月眠雲卻難禁。古殿子欲隨風頹墮，不免煩知事行人撐撐拄拄，欲還舊觀分疏，那法身更向上。雖然功不虛施，作麼生慰藉他好？摧殘枯木方新秀，且喜寒梅春正歸。

師誕日上堂：「真歇老祖去我五百年，望我於無陰陽地上建大光幢；壽昌先祖去我四十年，望我於無影樹頭開花結果；東苑先師去我廿八年，望我於六毒峰前掀翻五乳。爭奈這孟八郎子孫，以一條血滴滴拄杖子，火馳水突冒命忘危，坐不溫席行不辭疲，踏殘芳草斷送落花。黃鶴樓前倩秀才，次不成崔顥底一韻；曹山井畔騎驢子，覷不見法身莖眉凜。」良久，「邈真溯無言得髓，誰堪振向上深微？自應續主中尊貴，逗到於今已六十六，白接得幾枚沒勾挂底嗣子，東穿西汲南搯北撈，大似錢貫井索、木杓笊籬，何足塞祖宗之厚望、慰慧命之傳持？甚愧馬齒徒長，雞肋無力；醍醐毒藥，快意傷心。滯貨與此，遺艱都盧，皆屬分內，是何初度，受此祝辭？新豐之曲調既高，藥嶠之鼓笛猶渺；朝無猿摘之金果，晚乏鳳啣之玉花。如此荒疏實難酬酢，然隨時應節也須吐露一句。且道吐露底又作麼生？法界不容吾自委，敢推樓至與威音。」

立春上堂：「昨日年正今立春，雙分錦縫露天真；夜明簾外無私照，金殿光含化育新。秖這東皇秉令，元首尊親；三陽交泰，天下歸仁。木馬嘶開空劫夢，泥牛踏山故園春。正好門前扶起風旛，吹

動海嶽；堂上唱來米價，喜徹高深。阿誰不承尊貴之力？何地不樂太平之音？惟諸仁者，各自珍重。」
燈節解制上堂：制曾何結今何解？可有點胸自肯無；卻好連宵風雨息，佇看銀浪湧芙蕖。卻訝蒼天助興，還教燈月交輝；半夜摸著枕頭，突出通身手眼。五更吹來鼓角，驚生漆桶爪牙；明不越戶，暗不棲巢。赤腳上刀山，超生活計；橫身遊毒海，出死神機。寰中敕旨，密在九重；塞外威風，權歸三尺。更須知闡提行狀、異類淆訛，始許你入作。不見道：「金鏃慣調能敵勝，鐵鞭多力孰能欺？」
諸薦紳請上堂：驀箚心交格外微，剎竿扶起飲光機；油鐺月裏親煎煮，北斗南辰驚罕希。秖這皋亭春暖，梅萼香霏；丹霄鳳舞，碧海龍飛。是誰撥轉關捩，疾使草偃風威？主明者全身拶入，作倡者把手同歸。不必指庭前花夢，何待訊壁上僧儀？但得髻珠迴露，自能錦縫光披。骰子擲下滿盤紅，香煙迸破一爐灰；到者裏大開笑口底，你道孤負阿誰？
普門大士誕辰，張方伯、范兵憲、李榷關、劉給諫暨諸薦紳護法請於報國院上堂：五更欲覺忽聞鐘，夢裏風光一擊空；醒起六根齊感應，普門何處不圓通？諸大士！還見過去正法明如來，於現前出生為大悲觀世音菩薩者麼？看看天際，日上月下，檻前柳綠桃紅；水流濕而火就燥，風從虎而雲隨龍。正以聖作而物睹、寂感而道通。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知，春風吹起百花枝；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會，荊山璞玉自藏粹。感之時義大矣哉！且作麼生慶讚讐？千聖不傳真慧命，薪薪麗火作燈宗。
上堂：丹霞燒木佛，累他院主墮眉鬚；翠微供應真，惹彼懷牛脹肚腹。到者裏，須知有驅耕奪食，格外全提。拈山門於佛殿裏；拈佛殿於燈籠上。呵呵呵！何如我皋亭，春光明媚桃李錦披；靈雲與劍客相逢，驀箚渾成一笑？且道笑個甚麼？漁郎漫把竿絲弄，縱浪金鱗別有機。
上堂：「以能分人已愈有，火之傳燈；以能出生已愈多，種之佈穀。」乃於左邊拍曰：「向者裏與諸人分燈也。」於右邊拍曰：「向者裏與諸人出穀也。若於此中薦得，則能與普賢乘大願王，出入藏身三昧，撒漫天絲網、設遍地鉤錐，使人人就路還家、處處轉身歸父。其或未然，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中元上堂：春生夏長，是化母底勤勞；秋收冬藏，是化母底儉約。好於此，知原始返終變生化死之故。目連尊者之母既能生聖子，如何自己無出身路，卻向鬼窟裏作活計？尊者於靈山會上稱神通第一，如何卻假十方僧伽作蘭盆會始能度親？莫是示異方便，從井救人麼？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無始化母，向六根門頭放光動地，開秘

密門示忠孝行，如何不知本始顛倒行事，以自淪墜？若於此薦得，便能穿卻瞿曇與十方鼻孔；不則，汝等鼻孔被我拄杖子穿卻，向天蒼蒼地茫茫去也。會麼？鴛鴦繡出自金針。

來雲現公禪師掃歇祖塔請上堂：雙輪合壁，泥牛入海如神；五曜經天，石馬迴途自妙。微雲淡河漢，秋露滴梧桐；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若有箇漢向這裏發得一笑，許他親見歇祖。八字打開，別施手眼；衣被萬物，乳育群英，使箇箇遮天蓋地去。還會麼？夜排月戶清光遠，山拭秋稜秀色多。

立僧上堂。乃喝曰：「看！沉毛江上波湧，鐵船忽爾浮來；沒底藍裏風動，玉花驀地笑開。瞿曇漏失消息，達磨脫落皮鞋。是誰於此扶豎佛祖綱宗，表正人天眼目；振大機而展大用，擢群秀而拔群才？神珠影吞海嶽，寶劍飛拂塵埃；不勞敲骨出髓，自能地轉天迴。且道今日皋亭立僧底節文在甚麼處？欲親拶入遮那藏，好見文殊腦後腮。」

結制上堂：十字街頭結制，唯有石橛子自敢承當；急水灘上白椎，秖許竹篙兒全機活脫。杖人恁麼舉，忽有箇出來捲卻席子，也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伊罰伊？簡點得出，黃頭碧眼剜肉成瘡；簡點不出，白牯黧奴開眼作夢。秖如今日與眾造箇款端又作麼生？巨靈抬手無多子，擘破華山千萬重。

青原專使送衲衣至上堂：曹溪得髓，超超豎拂；青原廬米，吹毛凜凜全提。震旦師承各稟，誰破天荒？敲唱同時，獨標宗眼在。昔行倒竿之令方，今逗微笑之機，怪習氣以舞琴聲，奇金襴而佇雞足。秖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直得雲巖禪床震動、洞山遍體汗流時又作麼生？閒拈拄杖風前立，看鶴飛鳴上九皋。

壽昌南嶽兩專使至上堂：先聖曰：「寄諸空言，不如行諸實事。」與其舉古，何似驗今？秖如壽昌兩長老之交代，亦可法也。還知竺菴成公之行履麼？獨龍擺尾風雷迅；雙鳳啣珠氣象新。扶起祖竿，不恃成功汗馬；呼來弟喏，能催躍浪神鱗。到處好山春色秀，隨方相見倍相親；橫拈鈯斧歸衡嶽，誰識石頭滑殺人？如此已是一擲骰子滿盤紅，何待遙觀添喝彩？況此原是渠之出身處也。須有俊快衲僧，竿木隨身者去探他一噓兩噓。或如豹披霧而毛文；象聞雷而牙燦，不使古祖宗，猷益遠大乎？雖然，更須知光雪存公之出處。石耳凌空，鏟佛殿前之夙草；鼓峰放箭，騎聖僧上之危肩。此子天然踏翻釣艇，直得通身頑爛，於濃滴滴處遍著艾焦，始悟天界杖下骨疼，掘起向大好山、無縫影裏叫屈，撞著同門冤對特地鈍置，恨更難消，飛符皋鶴亭前，惹杖人一笑。且道笑箇甚麼？疾風知勁卉，傲雪見新條。

汪本和比部施材倡造大殿請上堂。拈拄杖曰：「向上不傳，腳底踏通諸聖路；獨尊在我，杖頭點發大千機。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直須向自己胸中迸出，始能遮天蓋地，到此也須知者箇消息始得。碧眼胡留嵩山半片影石，震旦敷五葉之花；陳亞仙創曹溪一座祖庭，萬世傳二株之命。以故青原垂足、南嶽追風、洞水逆流、霞峰喫掌，宋高宗御龍而聽法，真歇祖奉詔以開山。寶殿瓊樓玅麗，參於睹史；祥麟瑞鳳聲光，協自中孚。五百年隱見有時，千古下心燈不夜，今當恢復，首倡遇人。拈莖草而梵剎重新；添九籌而洪鈞盡轉。碑文刊白字，主明更有亞仙；當道種青松，鳴皋自來靈鶴，秖這便是天都。汪比部剔起鬚眉大舒手眼自堪取足，何待三千里外賣布單，索我一笑而後能搆去？杖人只合率奇越諸子，於佛殿裏燒香，念：『 曩謨　三滿多。』任彼船來、陸來、風動、旛動，向山門前合掌讚曰：『 異哉，希有！』豈非我顯孝中興一大奇特公案哉？」復卓杖，下座。

馮崑石居士倡社請上堂：不與萬法為侶，一口吸盡西江，且喜龍師、火帝、鳥官、人皇，乃能化被草木賴及萬方。鼻孔生來雄面目，移他腦後不昂藏；青州衫子俄穿破，逗出錦繡銀香囊；互換風流非易識，引商刻羽謾歌揚。驀然撞著麻衣道者，於塵埃中偏能物色，這箇訝郎當卻大叫非常！正是尋龍得真胍，於彼草蛇灰線；又如相馬取神駿，而略牝牡驪黃。請放眼光試擇今之馮，何似古之龐？

上堂：空中著點，文彩已彰；句裏藏鋒，殺活不測。南陽忠國師無端向天津橋上弄猢孫，卻被大耳三藏迫得點魚上竹竿，未免勘破落處。何如艮 山門曹大郎一味本色，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到此社伙與可禪隨嘲下饒子，掀髯笑嘻嘻！他家自有通人愛，應時納祐無不宜。

茂安領眾尼請上堂：料峭鋒芒，五臺會上雲蒸飯；軒渠絕倒，水牯欄邊雪散花。老溈山擊來石火之機，劉鐵磨閃出電光之眼，不是天然玅協，安能啐啄同時？莫怪者裏斷岸把竿水寒魚少，或到春風浪暖，振鬣而起者應不減在。試為拈出：相見不揚眉，君東我自西；紅霞穿碧海，白日繞須彌。

玅詮言法孫請上堂：疏山手握木蛇，自命是曹家女；吞吐八面鋒機，肯諾不得全許。似者等聱頭禪，若非推倒有句無句的枯樁子徹見他笑裏有刀，安能向猛虎口中奪雀兒、饑鷹爪下爭兔子？我這裏潦倒隨時，跛跛挈挈，無暇縛鬼，左搓芒繩。且喜一掌峰前，尚有尋宗問祖者，來此酌水獻花，亦可慰在。

臘八曹華國居士請上堂：寒則普天寒；熱則匝地熱。刺眼不但是星；透骨非止是雪。胡為乎！悉達太子獨於此夜大叫悟徹，況此世

人逆之則嗔，順之則悅；饑則思餐，渴則思啜。按之一例皆然，何有迷悟之別？秖如曹華公得甚消息特來飯僧，問多子社如何能結？杖人只令首座引到大雄殿上選佛堂中巡視一回，乃大喜點首曰：「且莫洩，且莫洩！我已得不言之秘訣。」夫如是，則古今又各自有親切。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四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五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峨峰小參。師良久，策起眉毛云：「見麼？某甲曾親見峨峰和尚來，莫道今日始到此中也。秖如踏斷千峰轉身就父，更將個甚麼呈似諸公瞥？」乃舉如意云：「噫！無影枝頭凝玉露，滴滴能開五葉花。」

小參：明夜虛空悟道，今朝萬象告報；驚起北斗南星，翻天撲地[跳-兆+孛]跳。幸有日月證盟，晝夜如常照耀無端，沒孔鐵鎚開口呵呵大笑！笑個甚麼？笑他過去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豈有頑空之徒能通向上一竅？新壽昌長老，本當夜明出生，爭奈聞之忍俊不禁，向孃肚皮裏大喝一聲：「咄！你這廝，你何知？不特虛空能悟道，虛空成佛已多時。」

小參：過去心已過去，電光石火杳難追；未來心又未來，兔角龜毛挑不出；現在心雖現在，水月鏡花爭摸捉。良以昏沉成國土、散亂作眾生，釋迦從無始劫，刻畫晦昧之空；彌勒盡未來際，鉤鎖色雜之妄。仔細簡點將來，大是開眼作夢。秖如今日壽昌又教人參究個甚麼？一語頓消千古恨，自教天下免干戈。

小參：「一性融通一切性，文殊莫出女子定；一法遍含一切法，罔明彈指便超脫；一身普現一切身，瞿曇弄假卻成真；一命永証一切命，坐斷聖凡行正令。性法身命曾無別，日可冷兮月可熱；不是死中得活人，誰能解此同心結？這箇結，甚奇絕！饒是德山托缽，與岩頭、雪峰這般毒口蛇心，畢竟三人證龜不成鱉。」便歸方丈。

蓮山小參：「昨夜得一夢，無人原得，若是溈山、仰山、香嚴一等糊塗人，互相鈍置不少，還有原得者麼？」僧纔出，師便打，僧云：「某甲未開口如何便打？」師云：「我原得你未夢見在。」

小參。展兩手云：「會麼？」復顧大眾云：「各展兩手看。」眾無對。師震聲云：「饒君掬盡千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

塔樓峰小參：雨打虛空濕，自愁無曬眼；急敲石火烘，汗滴龜毛上。這一滴！西天東土真消息。

廣照寺小參。師擊案云：「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此香嚴悟後句也。只今眾中還會麼？」眾無語。師復云：「山門前金剛為甚常努目？佛殿裏羅漢為甚常欣眉？圓通殿觀音為甚常自在？若會得我這三句，便會得香嚴悟後句。大眾！汝等終日山門前走、佛殿裏坐、圓通殿行，為甚麼不會這箇消息瞥？」良久云：「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卻頭。」

小參：秦時鍍鑠鑽頭新，拈起偏能殺活人；晴久也須加一箚，髑髏半夜發清吟。且道吟個甚麼？咦！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小參：木人特地擊鐵鼓，大蟲吞卻石老虎；八角菱花北斗藏，驚短法身三尺五。若向此中會得來，打破虛空許誰補？你若不會，且待臘月三十日，參取雲門普。
冬至小參：「群陰剝盡，一陽復生；欲見天地之心，須識乘除之法；法無異法，妄自取著。」乃舉如意云：「看看！如意子吞卻乾坤去也，汝等向何處安身立命？」一跛僧出，問：「梅花未發時如何？」師云：「太早生。」進云：「梅花已發後如何？」師云：「太遲生。」進云：「恁麼則風霜都喫盡，獨占普天春？」師云：「切忌道著。」進云：「丹霞寒，燒箇木佛，某甲寒，燒箇甚麼？」師云：「拋卻拐子著。」進云：「全得他力？」師云：「好與三十棒。」僧禮拜而退。
小參：自入院來三閱月，貓兒趕鼠咬生鐵；東逃西竄轉茫然，何如捉箇直下嚼？直下嚼，無點血！惹得傍觀底叫道添鹽添醋，卻也料掉沒交涉。沒交涉，且歇歇！眼睛莫定動，自有好時節。
除夕小參：道頭便知尾，不如蘇州有。我在獨龍崗畔拾了一副剪鏡尺，至今無人折合得，若折合得，莫拋向炭堆裏去；更有臘月扇子一把，亦混在裏許，直須尋索出來還我，其有個犀牛兒在。何故？以彼解三十，日夜看圓月。
福山徒眾至小參。卓拄杖云：「這個杖子前年住壽昌，穿卻西竺鼻孔；去年住福山，擉瞎紹隆眼睛；今年住匡廬，敲出圓璣骨髓。且道這拄杖子三處主持，那一處最得力？」復卓拄杖云：「受恩深處親骨肉，不是冤家不聚頭。」
西方菴請小參：一棹輕舟泛碧流，小蓮花剎正當洲；江山繞檻機全勝，誰向其中不遠求？且道如何便得自肯去聾？偶因風便登沙岸，笑看波間數白鷗。
解制小參：鼓山結制已百日，也只是打得個草稿。且道這草稿還是山僧與諸人打底、還是汝諸人自家打底？若向這裏認得題目分明，不妨就裡歸家，大好一個落處；其或未然，縱你扭捏得成，爭奈東里子產拱身退後。
延平華藏室小參。卓拄杖云：古佛堂前誰共參？百城煙水有司南；杖頭到處風光好，指出門前大好山。且道大好山意旨作麼生會？若作大好山會，又蹉過長安道；若作長安道會，又蹉過大好山。畢竟作麼生始得不相違去？若向這裏會得，不惟親見先壽昌和尚，抑且不勞彈指華藏門開，與文殊、彌勒把手共行；其或未然，須學善財親著力，莫嫌腳瘦草鞋寬。

師誕日小參。良久云：「會麼？山僧在母腹，有一則公案，如今已分明舉似諸人了，汝等須親切記取，莫待囫地一聲時又忘卻了。會麼？」眾無對。師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君通。」

小參：「參學須先有個痛切心、傷感心，如雪恥報仇底人，始能斬截生死頓明心性。不見德山號『周金剛』，為蜀中義虎，聞南方有直指人心成佛之說，乃謂：『魔鬼子敢自妄言，吾當往摟其巢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這箇便是能與佛祖為生死冤家者也。及遇婆子買點心，被他問：『《金剛經》以三心不可得，上座要點那個心？』直下便打折了金剛擔子矣！若是如今弄虛頭禪客，便好劈面一掌，或推倒點心架子去，何肯輕放過他？此古人不親見得，決不肯自欺也。乃到龍潭，正以不見自己落處，問云：『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既不見，龍又不現。』龍潭不合為他下註腳，曰：『子親到龍潭。』若是今人便拍盲領會，曰：『不見處，便是我親見也。』即死在他語下瞎弄將去，又安肯必須親自見得乎？於是乃親依龍潭。一夜因接紙燭，驀被潭吹滅，乃大悟曰：『從今不被天下老和尚瞞也。』以故龍潭大稱之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利劍口似血盆，於孤峰頂上呵佛罵祖去在。』使德山當時無摟人巢穴、滅人種類之痛心，到此焉能為婆子摟其巢穴，又為龍潭滅其種類，而立地如獅子之出窟、寶劍之揮空乎？此皆其痛心、傷心、不欺心之所致也，又豈別有參禪之法乎？又如臨濟亦無別參禪法，只是一個不肯自欺，當三遭痛棒不得囫地痛快，終日不肯妄意領略，必須于大愚言下頓悟老婆心切，然後得大痛快，始能于黃檗面上捋虎鬚也。是彼何曾因參玄要、賓主、人境、照用，而後始頓悟哉？他大徹後人得座披衣自解作活，而生擒活捉天下英雄，全是這些子鋒鋩，彼又何曾以死語死法繫綴于人乎？今人皮下無血無為，生死心不去，本分上一口咬斷，卻如狂狗逐塊，咬他文字語言道理機鋒以為參禪，真個掩彩殺人，如何得到德山、臨濟底機用？不見古人頌他：『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增意氣，不風流處亦風流。』蓋從上諸祖，只是與人助得發機，如放大鏡砲相似，你腹中無許多猛烈火藥，我雖有火引，如何點發其驚天動地之勢？你果有古人如此痛憤傷感，自能觸發得大徹大悟也。只此一個痛憤感傷，便是撥亂反正，定國安邦之真作略也。」乃喝一喝而起。

立春小參：春王秉令，萬物咸新；小往大來，地天交泰。拄杖子衝散三十六員天罡、撞倒七十二座地煞。剛剛太歲頭上打一棒，泥牛忍痛不禁，直得掀翻劫外拶斷命根，乃囫地一聲曰：「恩大不能窮罔極，將此深心報太平。」

司禮高軔初居士普同塔前小參：內秘外現，東湧西沒；卸蟒玉榮，隱龍王窟。成祖剎之莊嚴，操梵行之崖崇；鼻孔撩天雙箸垂，腳跟

點地千峰突。生秉金剛心，滅純堅固骨；感神鴉之啣薪，入靈燄而超忽。三世相承願力深，千生不昧靈明揭；不同生死能普同，無縫塔中藏日月。

小參：人人腳下有一地步，為甚麼踏不著？人人眼前有段風光，為甚麼看不破？人人全身在這裏許，為甚麼無個入處？不是踏不著，秖為向外馳求；不是看不破，秖為妄生分別；不是無入處，秖為承當不下。雖然，也須是親自踏著、親自看破、親自承當一回始得。何則？不見道：「精金烹大冶，美玉出藍田。」

小參：「十五日，面前黑似漆，兩眼對兩眼，見見不能及。不能及！揭地掀天無處覓，忽然吹滅龍潭燈；萬仞峰頭揮椰栗，大地聖凡齊叫屈。」卓拄杖云：「還有為大地聖凡雪屈者麼？」眾無對。復云：「大地聖凡有甚麼屈礱？」

小參。拈拄杖云：「橫按莫邪傳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正當恁麼時，還是太平？還是擾亂？試出來定當看。」眾無對。云：「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

小參：「坐久卻成勞，出門又是草；風吹瓊樹枝，紅日照杲杲。昔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 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 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大梅山見常公。夾山便舉問：『 未審二人見處那個較親？』梅曰：『 一親一疏。』夾山復問：『 那個親？』梅曰：『 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梅曰：『 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 當時失一隻眼。』雪竇云：『 當時換得一隻眼。』」山僧云：「定山只見錐頭利，夾山不見鑿頭方，那堪更問誰親？所謂一字入公門，九牛拖不出。大梅雖似當斷不斷，不同德山、臨濟用事，然其陷虎之機殺活有在。秖如雪竇道他換得一隻眼，還有簡點得出者麼？若有，亦許他具一隻眼。」

小參：道是則觸，道非則背；觸背雙超，是誰自在？可笑野狐不落，百丈不昧，未免滯句迷宗，乘言逐塊。直饒他是個斬釘截鐵漢，也須能喫杖人痛棒得個轉身，始到佛祖不能安排超出聖凡格量之外。汝諸人會不會？大家共唱太平歌，乃知法施真個大。

小參：古德云：「我若一向舉宗門中事，直得法堂前草深丈二。何故？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徑山則不然：「我一向若不舉宗門中事，直得世界黑漫漫地，無有向明處。何故？宗門玅唱，如日麗天；凡有目者，無不皆見。」諸仁者！且道山僧恁麼舉，還與古人有同別也無？到者裏也須具眼始得。不然饒他古人不舉宗門中事，法堂前未免草深丈二；饒我已恁麼舉，世界亦未免黑漫漫地。

太平各菴請小參：「真獅子兒一撥便轉，大香象足截流而行，若是群小野狐則疑慮不濟，何堪作者之機用？昔有僧問古德云：『 如何是佛？』德云：『 我向汝道，恐汝不信。』僧云：『 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德云：『 你即是佛。』僧云：『 如何保任？』德云：『 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此便是師資奇特之遇也。古德太煞狼手，如將一千二百斤擔子便教此僧擔，窺見他是個鐵骨漢，一肩即能荷負，乃引上萬仞懸崖極力一推。且喜此僧卻能撒手橫趨而去，豈不痛快？今太平諸禪人發勇銳心來親杖人，使諸禪人有出問：『 如何是佛？』我則道：『 問佛且止，如何是你？』果是有血性漢子，被者一拶即猛省曰：『 便恁麼去時如何？』杖人不妨荅個：『 錦上添花色愈鮮。』豈不更痛快哉？雖然，且道山僧與古人有同別也無？噫！也須你各各別具隻眼始得。」擊如意云：「珍重。」
諸善人為求慧壽嗣請小參：日南午！聖人作而萬物睹；水流溼而火就燥，雲從龍而風從虎；野老門前歌太平，三歲孩兒打花鼓。打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紛紛齊跨玉麒麟，鳳凰山下參老古。老古摩頂稱善哉！信為道源功德母；智慧壽命從茲生，一切嗣子從此數。汝修善則得樂；汝作惡則得苦；汝能戒殺放生則有慈悲種子，可免輪迴冤報與刀兵之災危；汝能念佛參禪則有智慧種子，可超生死業識與開心性之奧府；汝能一一於此信受奉行，則不異靈山親授記於你汝。
諸居士請小參：信人不如信法；信法不如信心；信心不如透脫，則有機有用、有殺有活；能驅耕夫之牛，可奪饑人之食；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其或未然，不免弄光影子，有甚交涉？昔大梅禪師嘗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梅有省，即往四明山隱居。後馬祖遣人去驗他曰：「馬大師近日施設又別也。」梅曰：「如何？」僧曰：「非心非佛。」梅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即心是佛。」祖歎曰：「梅子熟也。」這個便是信法而能信心也。汝諸人皆是為法而來，還信得自心麼？若信得及，則心外無佛；若信不及，切忌向光影門頭自埋沒好！珍重。
小參：天不高，地不厚！俯仰之中誰永久？超然能悟此靈知，天上人間何表表？汝諸人，須自保！莫隨妄想空顛倒，斬釘截鐵出凡流，只今成佛未云早。既不早，急奮吼！我不輕於汝等，汝等皆當立地搆去，則一切功德智慧莊嚴曾無欠少。我不孤負你，你無自負好。
薦亡請小參。良久云：「會麼？此中有個定盤針，佛祖聖賢皆取正；有能覷破此幾微，生死海中超性命。諸仁者！針在何處？」以如意指云：「見麼？這裏見得，便見重陽九日菊花開，一句全提千

古令，驚起石埭沈總戎，忙攜妻子道：『 快走快走！』一拳打破陽臺鏡，拍手相將出鬧藍，繁興永處那伽定。且道誰為作證？不見似舅底外甥，親到靈山代皈命。」

非遠請小參：鼠咬頭巾破，火燒裙帶香；這些消息子，不待更商量。非遠昔來石耳峰前，正值猛虎當路；今到靈山堂上，方逢毒鼓驚天。到者裏直須拼得性命全機拶透，始知有急切相趨事，鞭起泥牛耕石田。

小參：有無偶欲結交，特地反成憎愛；更擬合避嫌疑，冤哉沒處躲背。露柱撞碎額頭，直得血濺梵天；虛空觸破肚子，卻乃皮如蛇蛻。德山、臨濟路見不平，一個棒如雨點，一個喝似雷轟；洞山、雲門傍觀最親，一個機外殺生，一個句中利害。轉使兩下，冤深流毒汝輩，杖人到此作麼生柰得彼何？乃為他擒出板齒生毛。老趙州問渠：「狗子有佛性也無？」向者個道：「有。」向那個道：「無。」成此兩邊隔礙，者老妖精卻道：「皆是出彼狗口問有問無。」爭怪得我杖人大笑曰：「勘破者老淆訛也。」到此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凍殺者法身，風月難遮蓋。汝等諸人會也不會？你若果然不會，自有露柱當罪，虛空當罪，與你無干，各自請退。

小參。拈竹篦子云：「佛也！靴尖綻線；祖兮！腰帶生蟲。之乎勿左，者也地水豈右？火風塊石舂爛難碎，太虛打破易縫。白牯黧奴何所恃而貢高我慢？黃頭碧眼作麼的乃作啞粧聾？拄杖子決斷不下，自己已喫了三頓竹篦子，指點得透未免孟浪無所適從。今日潦倒，憐兒不覺醜，抖擻屎腸為汝盡底說破，他時大徹大悟之後，切忌逢人靠實脫空。如何不靠實脫空？」有僧出云：「石女彎弓射斗牛。」師云：「他為甚麼要射斗牛？」僧擬議，師喝云：「這脫空漫語漢。」以竹篦打散。

小參。拈如意示云：「會麼？知有者始解奉重，到者裏自作得主，始能于生殺法中逆順自在；不則自救不了，何能出生佛祖慧命哉？雖然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同門出入者，非冤即是親。不見鴦崛摩羅尊者是箇殺人不眨眼漢？六親不顧只圖快心，驀地被箇佛口蛇心的老瞿曇輕輕一句咬殺，乃命他托缽去，卻好撞著長者是個冤家，彼有婦產難求為救濟。者漢到此一毫鋒芒用不著，乃曰：『 我是初學，待問世尊！』來著甚死急，為俗人討催生散。者瞿曇舌裏藏刀，且掇一鼠粘子毒似砒霜曰：『 我從聖賢劫中來未曾殺生。』誰知正攻著殃崛負痛處，將謂代人傳語，不幾喪身失命哉！且喜彼母子不曾沾著毒氣兩得分娩，使沾著了些，豈得俱活？若恁麼則我此現前大眾與央崛等，誰不聞此未曾殺生之語？者箇淆訛在甚麼處？何不超然分娩去？」復拈如意云：「者箇便是杖人取底疏山曹

家女，乃吾洞上血脈，服侍我久，懷得一胎未曾出生。還有道得一句，使此即分娩者麼？噫！驀能撞出頭來者，便是指天指地人。」
小參：「冷灶裏也有人能下火；熱鍋裏也有人能著水。秖如四壁蕭然一貧如洗時，還有奇男子、巧媳婦能不為無柴無米所苦困，而不餓殺凍殺，且能自作活計者麼？若有，許他生死海中迴出，魔佛界裏橫行。不則，如汝等終日穿衣喫飯，忽被一人拶著便無出身路也，豈不痛哉？且道是甚麼人，乃能于此施殺活�end？」喝一喝，下座。
冬至小參：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正令全提，十方皈命。正恁麼時，直須識得主中主，始能為毘 盧師法身父，與十方塵剎諸佛作藏心，與法界聖凡依正造慧命。所以不動心印，華藏全彰；主伴交參，古今無間。若向者裏透得去，則求其一毫潛見剎復與迷悟、終始之異同，了不可得也。雖然，若不親的覷破此個機關，又誰能向塵中作主，使化外來賓於類不齊、混不得處，傳此佛祖不傳之慧命，為世法出世法之宗本哉？會麼？各自儼然，好生尊重。
鈕天倪薦室請小參：「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還知現前這一念不生不滅底主人公麼？若知，得則天上人間隨意自在。」復云：「七賢女其入林游，覿面全提各展眸，谷響山中應作麼？春花春鳥十分幽。孰能幽？鐵牛不食欄邊草，直入孤峰最上頭。」
嘉禾歸居士薦子請小參：鏡光無異影，眼幻卻生迷；驚破玉人夢，黃鸝枝上啼。諸仁者！嬌花易謝誰憐弱？喪知歸嘉實晚成。自喜傳芳有在父子之恩親，不爽去來之義命靡常，就中撥轉機關，格外濬通法脈。只今當如何撥濬？心契可能形再合，春還應見樹重榮。嵩乳和尚訃音至小參：逝者果如斯夫！猶有不舍晝夜者在。花卸[卄/(衣-亠+二)/口]林，清浦渡頭；煙棹冷月沈東海，通玄嶺外夜猿哀。雖然，此是今時門中世諦流布邊事。秖如法乳相關別有親切一句作麼生？神其鑒諸，玅協斯在。
博山小參：賓頭盧尊者應阿育王齋，乃策起眉毛云：「大王會麼？我於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亦預其數。」者箇臊鬍子，雖則冷面熱瞞，卻能撩人巴鼻。何如我博山座下有個老骨董，不學長汀子於十字街頭伸手乞人一文錢，偏於龍象蹴踏底腳跟下緊峭他底草鞋，也不曾放過一個。今當從心之年，卻做些饅頭饝子，與一眾橫咬豎咬，忽然咬著舌頭，乃知老骨董有紅線穿人鼻孔在，杖人不免打個呵呵！且道笑個甚麼？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
小參：欲行奉馬，當食進鹽；王索僊陀婆，智乃在機先。鳳林關鍵太密，十字街多白拈；靈龜脫殼方堪占，不卜孫臏無飯錢。況乃久

雨不晴，打濕眉毛，無處曬眼；只得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真言；爭柰吹火常尖嘴，柴生滿灶煙。
小參。卓拄杖云：「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溼，可憐見打失了許多人眉毛腳跟也。六祖問南嶽：『甚麼物，恁麼來？』當時便好打，何待八年後始道得箇『說似一物即不中』堪作何用？先博山逢人便道：『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當時便好打，何待黑牛臥在死水裏，更不見出個蹄角踏殺天下人去？如今還有與六祖作主、與先博山出氣者麼？出來與拄杖子相見，放過即不可。」拈拄杖打散。
小參。召大眾：「腳跟下事作麼生？」眾無對。師云：「剔起眉毛看已蹉過也。」復擊如意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可笑韶國師，無錢做買賣。無端撞著把破木杓底老龍牙，兩個漆桶渾不快，直饒向曹源一滴水裏翻身，依舊赤土塗牛妳。分付汝等，橫三豎四中，切忌被那沒面目大王捉敗。」
壽昌使至小參，舉：「玄沙遣僧致書上雪峰，峰揭開緘，見三張白紙，乃拈示眾云：『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沙聞之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杖人云：「以尋常觀他父子，大似家富小兒嬌，殊不知雪峰慣撒漫天絲網，玄沙卻肯向明眼人前打失鼻孔。今日壽昌成長老，遣使到博山為杖人作供，乃有一牘，即以火焚之，不妨千里燒卻人眉毛，但汝等喫他油麵餛子，切忌東屙西屙。」
小參，舉：「雪峰一日云：『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眾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云：『且作麼生是一片田地？』峰云：『看！』玄沙云：『是則是，某甲則不然。』峰云：『你又作麼生？』玄沙云：『秖是人人底。』師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父子親承作，恁麼舉止雖好，一片田地未免互相荒棄。若問博山作麼生是一片田地？便與一棒，教他知些痛癢，則種田博飯有餘力，鼓腹謳歌樂太平。」
小參，舉：「龍潭一日問天皇云：『某自到來，不蒙和尚指示心要？』皇云：『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潭曰：『何處是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與汝接；汝行食來，吾與汝受；汝禮拜時，吾與汝合掌。汝更疑何處不是示汝心要？』潭忽然大悟。笑巖拈云：『龍潭恁麼問，天皇恁麼荅，若不悟去，幾成世諦。若實會得，凡聖秖有虛名，迷悟皆為剩法；若實未會，不可瞎驢趁大隊。』」師云：「大小天皇雖則一期點化，爭柰將石頭一宗打破狼藉，那堪笑巖又向糞埽堆頭添了許多臭穢薰人？博山恁麼道，汝等又向何處措手足？各自散去，切忌磕破瞎驢鼻孔。」

小參。卓拄杖云：「我有一句到你，不如拄杖子一句到你；拄杖子一句到你，不如你一句到拄杖子。如何得你一句到拄杖子？擬議即打折你驢腰。」

小參。舉：「紫湖禪師一夜大叫：『有賊！』大眾皆驚起，紫湖於法堂前捉住一僧曰：『賊在者裏。』僧云：『某甲不是。』湖曰：『是即是，你不肯承當。』」師云：「我聞紫湖有惡狗，善能咬人性命，原來也只是吠聲無能哽實。雖然，做賊人心虛，暗地裏咬死一個半個也不見得。我博山門庭廣大不養此物，只有一把吹毛利劍掛在冷處，有不識好惡者犯其鋒芒，教他自喪身命。我者裏不動聲色坐致太平，汝等大眾也須防慎始得。」

小參，舉：「長慶示眾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杖人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冤結不開。且道長慶與杖人撞著，是個甚麼道伴而利害如此？秖如汝等摩肩接踵在者裏又是個甚麼？試道看？」眾無對。師云：「也怪汝等不得。」

小參，舉：「巖頭見菴主拈一把斧云：『道得也一下，道不得也一下。』主不對。巖頭擲下斧云：『草賊大敗。』乃舉似德山云：『洞山門下不道全無，德山門下未夢見在。』」師云：「惜乎！德山放過。問他德山門下又作麼生？待擬對，便好痛棒打出。雖然，秖如巖頭拈斧問汝，大眾又作麼生對他？他道：『洞山門下，不道全無。』何處是洞山門下底事？若透得去，可以全機敵勝；不則，盡是立地死漢，要夢見古人也未得在。」

入堂小參，舉：「良遂法師參麻谷。谷見來即拈鋤入園，遂即隨入；谷見彼來即出園，入方丈閉卻門，遂乃敲門，谷云：『是誰？』遂於言下大悟曰：『和尚，我若不至，洎被者兩部經論誤殺。』便歸散卻眾曰：『汝等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汝等不知。』」師云：「麻谷未曾與一語，如何纔敲門便悟去？杖人亦敲門進堂，汝等面面相見如何不悟？又如何是良遂知處汝等不知？秖者些子便是古人急切處，觸著磕著便噇地折、撲地碎。知此則亮座主之見馬祖；太原孚之聞鼓角，一等是此毒發也。汝等既不急切，何處得此毒發？可惜許！可惜許！」便歸方丈。

小參：「明鏡當臺，纖毫不隱；靈鋒出匣，凡聖不存。須知向上一機，如擊石火閃電光相似，還有轉得身吐得氣者麼？」良久云：「沒孔鎚。」

小參。卓拄杖云：「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博山今有最急切事，先要個能奪我拄杖者始分付他，眾中還有麼？」眾無對，師云：「勞而無功。」歸方丈問侍者：「適間為何不秖對？」者曰：「鷂子過新羅也。」師便打，侍者云：「和尚也是虛空著橛。」師云：「我橛

破你頭也沒交涉？」者無對。師自代前問云：「和尚不能與拄杖子作主也。」代侍者云：「也是勾賊破家。」

小參：「解白玉大連環，開黃金無縫鎖，也須是個超絕佛祖底妙手。今日六月小盡，一年已瓜分半個去也。雞足山中飲光尊者作麼生思量？兜率天上逸多大士又如何計較？秖如壁上掛錢財；老鼠咬腰帶。者個消息也須透過，若透不過問取西樓笑長老。」師歸方丈，笑公隨進，師云：「如有人問長老：『 壁上掛錢財；老鼠咬腰帶，是甚麼消息？』如何荅他？」笑曰：「直待禪床震動。」師云：「秖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時，是誰禪床震動？」笑曰：「多煩和尚挂齒。」師云：「恁麼那？」笑曰：「誰敢擊雷門？」師微笑。

小參：「菴提遮女問文殊：『 明知生是不生之義，死是不死之義，如何又被生死之所流轉？』文殊云：『 其力未充。』 」杖人云：「當時只合扣齒三下。」「進山主亦以此義問修山主，修云：『 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用得麼？』進云：『 老兄欠悟在。』 」杖人云：「我只將一把稻草與他。」「修云：『 老兄又作麼生？』進以手指云：『 者個是監院房；者個是典座房。』修即禮拜。」杖人云：「我只震聲一喝。大眾！汝等若於此三轉語薦得，許你與古人各有出身活路；汝若不薦，且一坑埋卻。」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五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六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小參，舉：「雪庭裕和尚因僧參，庭問：『甚處人？』曰：『青州。』庭曰：『識得趙州布衫否？』曰：『趙州布衫近被人裂破了也。』庭曰：『因甚裂破？』曰：『風流不在著衣多。』庭便打。曰：『因甚打某甲？』庭曰：『咄！風流在甚麼處？』」杖人云：「者僧雖是青州人，不知地頭事，卻被雪庭老古董捉敗，發配在趙州去，渠乃將錯就錯，恰得個快活處。」

小參，舉：「裕和尚示眾云：『北斗似杓，南斗似瓢；任伊斟酌，暖日涼飆。冬至寒食一百五；須知節候不相饒。到此莫有解吞吐者麼？』」杖人云：「不見青源白家酒，三盃猶道不沾唇。若有點頭知尾者，應笑大悲菩薩甕裏坐，道士酩酊捧漏卮。」

小參，舉：「松庭子嚴和尚因僧問：『巖頭參洞山，不肯洞山；嗣德山，不肯德山。巖頭有甚長處？』庭曰：『若肯二師，則孤負二師去也。』曰：『他道洞山古佛，只是無光，是若何？』庭曰：『渠卻有光，不是古佛。』」杖人云：「者老漢舌頭墮地也。住山沒柴燒、近河無水喫，作甚麼家計？若是問我：『巖頭參洞山，不肯洞山；嗣德山，不肯德山。巖頭有甚長處？』但荅云：『巖頭向鋒刃上念供養咒。』曰：『他道洞山古佛，只是無光，是若何？』但荅云：『你者般嘴巴骨，驢年去在。』秖如杖人恁麼道，擬向何處撒屎尿？」

小參，舉：「熊耳子定和尚示眾云：『洞山金針玉線，大似花前弄影；臨濟三玄三要，無非醉後添杯。諸人還勘得破麼？』良久云：『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杖人云：「熊耳老漢滿口含冰，還於洞山、臨濟二宗旨中有出身路也無？若能勘破，不妨一賽兩彩與千古人抽釘拔楔；其或未然，且試勘取『千尺絲綸直下垂』句子，保你徹去在。」

小參，舉：「凝然了改和尚示眾云：『昔日祖師初來，販得久遠滯貨，無人承當，只得九年面壁；後來二祖卻似癡猿捉月問安心，者老漢也是憐兒不覺醜，向他道：「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便爾承虛接響喚作得髓，看來也好與三十棒。何故？纔涉唇吻，便隔千山。諸人還會麼？咄！山僧今日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杖人云：「要與佛祖為師，開鑿人天眼目，直須有抽筋不動皮、攙骨不見髓底手眼始得。凝然老子不妨快絕，只顧步步登高，不知正在古人腳底，要與上下平分風月，尚欠一著在。杖人也有三十棒，不輕分付，看那個能承當者領去。」

小參，舉：「僧問俱空和尚：『 如何是空劫已前事？』空云：『 烏龜向火。』 」杖人頌云：「天下人情多不疑，更詢空劫欲何為？烏龜向火分明事，舉似僊陀應皺眉。」
小參，舉：「南陽忠國師因南泉來參，問：『 甚麼處來？』泉云：『 江西。』陽云：『 還將得馬師真來麼？』泉云：『 秖者是。』陽云：『 背後底聱？』泉便休。長慶云：『 大似不知。』保福云：『 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 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為當扶面前扶背後？』 」杖人云：「南泉井架高樓，國師漆桶裏斫額；此外兩兩三三，扶面前扶背後。正是揚州拾馬糞，卻去蘇州賣合香。」
崇先小參：春山青，秋水綠，明月清風四時自足，常不輕菩薩來也，向皋亭作賀曰：「恭喜新長老，多嗣多壽多福，而我生平廣行禮拜，往往受人毀辱。你是何神通法力，不招人，自皈依；不言心，自信服，弗吝垂慈為我指此幽獨？」杖人蹴然而起曰：「善哉大士！我何人，斯敢當此高祝？秖緣我昔曾供養，以故今還來報復。」大士禮謝曰：「善哉長老！我從今更不敢改此題目。」
薦亡小參：月澄香閣冷，花謝玉樓空；雲外秋聲切，孤鴻唳遠風。向者裏薦得，一靈原不昧、生死未曾迷，則知靈照女奪龐父之機，於百草頭邊透祖師意；龍王女獻海藏之珠，於無垢世界成等正覺。秖如薦拔底受用作麼生？超超桂轂無私鑒，獨運靈光透劫前。
小參：百草頭邊見老僧，千峰黃葉弄崚嶒；鬧市叢中識天子，家家門前火把子。何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農夫陌上歸，機婦家中織？此段風流說與誰？個中未許明端的，杖人拈出太平景，致汝等好自委悉。鳶飛魚躍見天機，社舞村歌忘帝力。
小參：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翻身撞倒老空王，捉敗真賊還叫屈。誰見此真賊？誰雪此冤屈？欲識真金火裏看，杖頭有眼明如日。
小參：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王老師賣身無人酬價，未遇甘贄行者到，留得灶上個破鍋。不見山門前御龍橋畔草離離，金家堰每有賣糖人打鑼子向者裏過。此中有一僧聞此鑼聲，卻於糖上著到，將一文大光錢托道友買一塊來壓饞，此友過手擲地曰：「若作一文錢會，入地獄如箭射。」此僧猛省曰：「捉敗我偷心也。」杖人聞之乃呼此友來問曰：「是你恁麼點發他麼？」曰：「是。」被杖人一頓打趁出去。「汝等還有知此消息者麼？」
小參：三七日前釋迦掩室於摩竭；三七日內海底波斯嚼生鐵；三七日後大家笑龜不成鱉。無論是七後七前，只要你自奮自烈，不有傷

心人，爭解死冤結。說甚麼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若作一場鬼戲，徒自掉棒打月。
小參：異方穿心國，有一好事自以出人頭地者，忽被大鵬金翅鳥擒向虛空拋擲，尋落下我震旦國中。彼陡見此中人，箇箇胸次嚴密渾無縫隙，乃詫曰：「原來者夥人皆是一竅不通者。」中有個眼光爍破四天下漢，迎風與一痛掌，直使血流披面，疾奔杖人處叫屈。杖人曰：「你道者一掌打著阿誰？」彼人目瞪口呿。杖人曰：「徒自仰寒空，那討金翅影？」
除夕小參：百丈老漢不識好惡，卻於臘月三十日夜始問人作麼生折合？大似老鼠尾上擊研鎚。若是趁狗迫墻，掉過頭來性命卻在他口裏。雲門道：「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也是錦井陷人。壽昌云：「是者等過日子，不是者等過時光。」未免金鎞刮目。北禪欲烹露地白牛與人分歲，正是窮人多詐。者隊老古錐，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兒，自謂有殺活手眼，消不得杖人一笑。薦得此笑，許他做個本色衲僧脫脫灑灑去；若也不薦，明年更有新條在，引得春風笑不休。
小參，舉：「秀才問長沙：『 弟子只見《千佛名經》，不知居何國土，亦化物也無？』沙云：『 秀才曾到黃鶴樓否？』曰：『 曾到。』沙曰：『 崔顥題詩後，還有人題否？』曰：『 無。』沙曰：『 得閒題取一篇好。』 」師云：「岑大蟲灑食大地，皮毛有滴血，落處可成甘蔗種族。若是我，但呼秀才，待應諾，便向道：『 你好個彩頭，一試便中狀元。』頌云：『 飽腹文章半字無，儼然殿試便傳臚；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觀花滿帝都。』 」
小參：「巖頭、雪峰、欽山同到德山，三人並行，尖的先露。欽山便問：『 天皇也與麼道？龍潭也與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德山權衡在手乃云：『 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山措手不及擬開口，被德山便打得一個痛快。欽山歸寮，卻又箚彼同伴曰：『 是則是，打得我太煞。』人卻道欽山落節，殊不知他藏鋒有在。巖頭果然曰：『 你與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諸昆仲。』既彼三個同上人門戶，如何巖頭便靠倒德山？還見者利害處麼？於此見得，不妨於千載萬載洞徹古人；又不妨於千里萬里喫杖人痛棒。不則徒自冷地叫蒼天，盡是墮身死漢，有甚救處？咄！」
小參：「鳥作巢于大樹梢上，謂先取得定風柴一枝在裏許，雖八風吹亦不傾覆，此鳥具何眼便認得此枝？此枝不知從何樹上采得來底？鳥能如此，亦可謂不如人乎？更有奇者，蟭螟飛在十字街頭，巢于蚊睫上，乃大叫云：『 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不知此亦有定風枝否？汝等須抖擻精神看，或有一枝落下來。」一喝云：「看取眉毛好。」

小參，舉：「瑯琊覺和尚：『 拈起拄杖作靠山猛虎；放下拄杖如入水蛟龍。靠山猛虎作麼生商量？入水蛟龍作麼生話會？若也不知者一竅，拄杖子笑汝去也。』卓拄杖一下。」師云：「大小瑯琊孤負者拄杖也。杖人則不然，拈起拄杖，不許猛虎靠山；放下拄杖，不許蛟龍入水。若纔擬議者一竅，打折你驢腰。且道瑯琊還有出身路也無？放過即不可。」遂打地一下。
小參：「若有與從上佛祖言教如生冤家相似底，不消我一拳；若有與十方凡邪魔外如生冤家相似底，不消我一掌。還有與自己舉心動念如生冤家相似底麼？」良久云：「我不怕你走向草裏去。」
小參，舉：「長慶示眾云：『 淨潔打疊了，近前就我索，驀脊與你一棒。有者一棒到你，你須具大慚愧；若無者一棒到你，你向甚麼處會？』」師云：「天界則不然，不消先打疊了，來到者裏便驀脊與你一棒。有者一棒到你，你作麼生會？若無者一棒到你，你也須具大慚愧。還有知長慶與天界落處者麼？石壓筍斜出，巖懸花倒生。」
小參：物見主，眼卓豎！新羅渡海僧，撞倒庭前柱，三滲漏誰敢傍通？四禁墮何勞過許？卯出日，戌點燈！多少癡人以蛇為藤，驀地遭他一口，待你叫得阿爺，日午已打三更。
小參：「今朝八月朔是日月合璧，且道金烏玉兔商量甚麼？」良久云：「兩個沒孔鎚，相對不相識。」
小參：生意要逢時，出處不如聚處奇，我笑當年湖南箇箇飯在布袋，江西米在[竺-二+欺]箕，沒鼻孔衲子無不飽齁齁地，佛祖亦有所不為，而肯為名聞利養之所羈縻，至於今日不是狐狸之在枕席，便是鬼魅之在薄帷。噫！嘻嘻，爭怪伊。
小參：有利無利但看行市，我欲叫汝等一聲，汝等若解應，秖恐三十二應、十四無畏一時都通達去了；若叫汝等一聲，汝等若不解應，又恐十方無壁、四面無門一時都逼塞去了。仔細思量，不如密此三寸好。何故？開口叫人多誤事，令人自肯始相親。
小參：「民之溺如己溺，民之饑如己饑，此禹、稷之心誰能識？彼之迷即我迷，彼之墮即我墮，此佛祖之心自不欺。纔作如此說，無厭足王來大喝曰：『 你者小廝兒，何敢發此阿耨多羅大貪、大嗔、大痴之心？』我見他勢頭來得不好，乃合掌云：『 不審你也太殺無厭足生，欲來使我皈依你麼？你若收了我者個門弟子，教你此身沒骨、沒皮去在。』彼呵呵大笑忽然不見。」乃顧視大眾云：「你道他與我是甚麼心行？」眾無對，乃云：「盤陀石上栽松柏，別有風流人不知。」
小參，舉：「僧問：『 好大哥！月生雲際時如何？』『 三個孩兒打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杖人云：「者漢快活卻快活，也只是

沙裏輥骨碌。乃頌云：『 月生雲際是如何？出格風光消幾多；換卻虛空真面目，木人拍手唱巴歌。』阿呵呵！會也麼？會則明眼落井，不會則啞子喫瓜。」

祈晴小參：「前纔求雨，火燒海藏龍王；今又祈晴，水浸日宮天子。水火互相凌奪，誰能感格救民？沒孔鐵鎚忍俊不禁，走向臨濟求晴，臨濟曰：『 不消我一喝，教他迷霧頓開。』及喝得口啞，愈見淋滴不絕。又走向德山求晴，德山曰：『 不消我一棒，教他太陽迸出。』及棒著東海鯉魚，轉見盆傾不止。更走向洞上求晴，洞山曰：『 不消我一箚，教他大地如火發相似。』及箚得上天如米篩，愈見滲漏不徹。惱得沒孔鐵鎚直得爆地破，方乃到杖人處求晴。杖人以雙手扯自己兩耳大笑曰：『 阿呵呵，好大哥！我知你者一夥潑皮沒柰何，卻來累我，長耳定光喫餈巴。』」復喝曰：「天晴了！去。」

小參，舉：「熊耳慈和尚云：『 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撒屎撒尿，那邊放、者邊屙，東山西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耳染污他。』」師云：「者漢大似抱贓叫屈，有甚出脫處？杖人要駁他一上。般若無知，不緣而照，誰解屎，誰解尿？杖子乘夢到中原，東山西嶺真堪笑；老胡好坐熊耳峰，無個衲僧聞屁臭。者也是無贓抱屈徒自悶氣。作麼？平生怪底害相思，草動風生禁不得。」

小參，舉：「巖頭與雪峰辭，德山云：『 子他後作麼生？』頭云：『 不忘。』山云：『 子何所據？』頭云：『 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德山曰：『 如是如是！當善護持。』」師云：「汝者隊黃瓜茄子，聞德山、巖頭迅雷不及掩耳，那知他末梢如臭蛣螂弄糞毬子相似。當時若能於問：『 子何所據？』便推倒禪床，縱者老漢有追風捉電之機亦無及處，豈不使後世子孫赫奕光明，不致如今之灰冷哉？噫！前途更有險危在，吹滅火光作麼行？珍重。」

小參，舉：「白馬喜被太陽玄叫一聲便得一個入處，或問：『 佛法大意？』卻云：『 善犬帶牌。』問：『 如龜藏六時如何？』卻云：『 布袋裏弓箭。』」杖人云：「者漢卻也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又誰知有高著眼底在？雖然，更須知他有個出處在。」

小參，舉：「巖頭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云：『 和尚。』巖回顧曰：『 作麼？』山舉首指曰：『 者裏好片地。』巖咄曰：『 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云：『 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巖曰：『 是。』又云：『 和尚豈不是嗣德山，而不肯德山？』巖曰：『 是。』山云：『 不肯德山即不問，秖如洞山有甚虧闕？』巖良久云：『 洞山好佛，秖是無光。』山便禮

拜。」杖人笑曰：「者兩父子雖則恩深義重，卻又互相活埋。好個在洞山不肯洞山、嗣德山不肯德山，末上被羅山一拶，卻乃死去十分曰：『洞山好佛，秖是無光。』轉見郎當不少。若是杖人便反轉鎗頭道：『是則是，汝於何處見我不肯？』待羅山擬對，劈脊與一痛棒，教那賣瓜漢撲地碎，不死在句下，不亦別得個通霄路乎？雖然，殺人須有活人刀，活人須有殺人劍。」擊如意一下。

小參：「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雞不亂啼，犬不亂吠。此是甚麼境界？」眾無對。「秖如僧問曹山和尚：『國內按劍者誰？』荅云：『曹山。』」杖人云：「險！且道是者僧險，是曹山險？」眾又無對。師云：「汝等既是為生死，為甚向者裏不敢道一句？」冶公云：「險。」師云：「喪身失命也。」公云：「太平原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師云：「也是鬼門關上賣骷髏。」

小參。師顧眾云：「選舉以三場為憑據，秖如選佛以何為憑據？」眾無對。師云：「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且道如何是不露風骨句？」良久云：「我昔在玅法寺曾有一語，還有記得者麼？」眾又無對。師云：「何不道天界堂上亦不少？」一僧云：「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師云：「餓狗嚼枯骨。」僧咄一咄！師大喝曰：「還知者一喝落處麼？」僧禮拜。師云：「可惜許！者未語先分付底句子無人道得，不免皆是立地死漢。」

小參，舉：「大慈寰中和尚因僧辭，問：『甚麼處去？』曰：『江西去。』慈云：『還將老僧去得麼？』曰：『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尚者亦將不去。』慈休去。」師云：「大慈與者僧將欲把臂並行，爭柰前不爬村後不迭店。汾陽代云：『知你力微。』大似作死馬醫。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也是看風使帆。若是天界見他恁麼道，劈脊便打。若云：『和尚為甚打某甲？』與他道：『到鄱陽湖裏見五老峰時，切不得忘卻者一棒。』還有知天界落處者麼？」眾無對。師咄云：「禮拜了，退。」

薦亡小參。師擊如意云：「夜半放金烏，通身黑似雪；北斗裏藏身，拔出眼中屑。且道誰能拔出眼中屑？者裏薦得，玉線金針逗出風彩。是甚風彩？」復擊如意云：「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枝上月皎皎。」

壽昌晚參：「大眾！其中有腳跟不踏著祖父田地者麼？」良久云：「秖如山僧二十年前在此壽昌親見師翁，翁問山僧曰：『子日後當作麼生？』山僧云：『不敢孤負和尚。』翁曰：『如何是不孤負事？』山僧云：『待和尚涅槃後向和尚道。』秖今已二十年矣！且道師翁會涅槃也未？山僧曾與師翁道也未？現前諸公個個皆和尚子孫，畢竟如何是不孤負事？若向者裏透徹道得者，請出舉揚，山僧相為證盟。」僧出問：「先祖郎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

「禮拜著。」進云：「恁麼則覿面無回互，相逢不展眉？」師云：「你見天上鷂子麼？」進云：「見。」師云：「過新羅也。」僧禮拜。師乃云：「日日日東上，日日日西沒；寒則普天寒，熱則匝地熱；惟有大好山，應時還及節。且道只今是甚麼時節鏨？噫！一語喚回鸚鵡夢，九霄奪得鳳凰歸。」寶方晚參，師舉：「雲門大師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雪竇云：『挂在壁上，達磨大師覷不見，覷著即瞎卻眼。』」師云：「者二老漢撥亂乾坤即不無，若是安邦定國尚未夢見在。秖如山僧今承寶方老祖之力，應得寶方受用，且道寶方受用又作麼生？」復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一體同觀；龍蛇混雜，凡聖交參。噫！無限珍奇無用處，前三三與後三三。」

晚參：「儼然朱紫同一會，眼橫鼻直各相對；設茶為我慶生辰，若個生辰肯自昧；愧我四十有五年，生計何曾值半錢？」乃伸手云：「展手示人人不會。」復豎拳云：「那堪更豎者空拳？鳳山老卻，天然一盃，先為密相傳。但願年年此夜月，與燈相照未生前。」

晚參，舉：「長沙岑禪師有一秀才問曰：『弟子見《千佛名經》，秖見其名，不知居何國土亦化度否？』沙云：『秀才曾到黃鶴樓否？』才云：『到。』沙云：『崔顥題詩後，亦有人繼作也無？』才云：『無。』沙云：『秀才閒時題取一篇好。』」師召大眾云：「會者秀才問麼？青蛇口裏燄；會者長沙荅麼？黃蜂尾上針。雖然如是，若有人問我，但荅他云：『今日山中大眾禮千佛辛勤。楚中廣上人聞予身外無餘之說，估自己長衣設茶供眾山僧不著，便待無人時來與你將那一隊黧奴白牯一一按過。』且道壽昌與長沙之荅有同別也無？若也會得，僊人有待乘黃鶴；若也不會，海客無心戀白鷗。」

除夕晚參：「大眾！會末後句麼？開頭句是；會開頭句麼？末後句是；會成佛作祖句麼？發諸真實心是；會生死輪迴句麼？用諸妄想心是；會臘月三十夜折合底麼？初一早造端底是。會得正月初一早造端底，則一年三百六十日與百年三萬日，乃至百千萬億劫底都折合了也。你今夜折合得明白，則明朝造端更明白也。一年底事豈待今夜始知？迷昧之人雖於今夜始知，未必能知始終之故。如人或放帳、或欠債，或勤儉、或惰侈，或得力不得力、或決絕不決絕，至于今夜公案方定，業局已成，急處先牽，重邊先墜，故人一生之事都于臨終時見，蓋閻羅之業鏡臺元在自己方寸中也。其中有能作主宰、有自繇分、有出身路者，雖于今夜見效，而實操持在平昔也。大眾！如人到了懸崖萬仞，始能撒手歸家，不然日暮途窮冤敵相遇，爭免喪身失命之患哉！噫！手把金剛鎚有無俱擊碎時，你又作麼生？」遂歸方丈。

晚參：世出世間事，秖要有個承當底心，無有一事不成辨也。秖如帝王纔一承當此大寶位，則萬國民物、禮樂征伐、善惡損益皆入方寸中，如明鏡對像也。故曰：「道遠乎哉！體之即神。」又云：「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又如一僧閒居叢林數十年，更不察常住中事。一日住持以家事托付管理，此僧纔一承當，不一日間將千百年開創本末及山場、田地、房屋、器用與人境順逆都明白了交往之；善者知密邇之、不善者知回互之；急事則先之、緩事則後之。其中主賓照用、與奪權衡，儼然于心目之間、凜然于感應之外。此非一念之承當在己，安能直疾洞察之若是哉？故凡事必先認得題目，明白其中行文自不難耳！所以古今佛聖帝王乃至百工技藝，纔有一念承當，皆能善其用心，占其地步、取其捷徑、討其精微也。我等參學之人，不先承當此性命大事，安能認取本命元辰之下，落生死顛倒之根原哉？故千年秘藏一旦打開，萬劫靈心一念透露，其亦在直下承當而已矣。珍重。

邵武眉壽庵請晚參。師召云：「大眾！汝等要壽昌說晚參麼？壽昌先要與你斷過，你若肯掩卻耳即向汝道。」眾無語。復云：「恁麼則待壽昌無口時向汝等道。」遂歸方丈。次日庵主進方丈更求開示，師曰：「待我有口時向你道。」

晚參。師召云：「大眾見麼？同門出入，夙世冤家，所謂冤有頭債有主，只今海岸居士特請山僧開示，畢竟為個甚麼事，大家在者裏相攢簇聱？大眾試道看？」眾無語，師乃拍案一下云：「燈連鳳翅當空炤，月映蛾眉賴面看。」黃居士問：「冤家聚會時如何？」師云：「千刀同一割。」士云：「頭落時如何？」師云：「[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打破彌盧腦頂。」士云：「還是和尚安身立命處麼？」師云：「居士慣隨人腳跟轉。」士禮拜歸位。云：「還有問話者麼？」問：「波湧斷橋人喚渡，柳陰撐出獨舟來時如何？」師云：「淚出痛腸阿誰知得？」進云：「竿頭絲線從師美，不犯清波意自殊。」師云：「且待我打三橛著。」遂歸方丈。

晚參。闍公大師在眾，師顧曰：「先和尚云：『忽然踏著死貓頭，從前所有皆分付。』如今亦有踏著者麼？」闍公曰：「踏得著，不惟所有即所無亦分付也。」師曰：「大師太漏逗生。」闍公曰：「先和尚末後有偈遺博山大師，曰：『吾道五十年大闡，不合元來亂統之；分付諸方為痛責，相逢復以重加錐。』近見諸方往往謬為議論，蹉過先師深旨，和尚當一舉揚，毋使後學失眼目也。」師笑曰：「者又爭怪得他，此我先祖末後全提之大爐鎚，亦未免為憐兒不覺醜耳！如大富長者謂人曰：『我有如意寶珠，被不肖子偷去，你為我捉敗，奪轉贓物來。』相似；此正與南陽忠國師對肅宗皇帝曰：『檀越不會，山僧有傳法弟子耽源者卻諳此事，可詔問之。』

其旨同也。若諸方謬議是他無眼，豈特不知先壽昌落處？即彼臨濟末後所謂：『 不知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并雲巖：『 相次欲絕。』之語皆不知也，又安能滅胡種族自作斬新條令之人也？」闐公曰：「和尚今夜將者一隊老賊底死貓頭一齊捉敗也。」師曰：「莫太累我。」

新城縉紳諸公請晚參。邑宰廖公因譚青原山有挂角寺，靈跡甚奇。師乃云：「善于名山挂角者，莫若蘇東坡輩也。如匡山東坡亭、雙徑東坡池、西湖東坡堤之類，何處非彼挂角哉？至於佛印住金山寺，昔人論蘇公與佛印法戰不勝，輸玉帶鎮佛印山門，蘇公亦自為詩云：『 鈍根猶墮箭鋒機。』殊不知蘇公慣用陷虎之計，以一腰玉帶占了佛印千古金山？者則公案孰能辨其勝負所以，吾宗獨貴有轉身活路耳！」廖公云：「請大師剖判？」師顧司理黃公及諸孝廉云：「諸公各下一語看。」黃公云：「弟子前日作〈 金山語錄序〉有佛印以衲衣授記東坡，東坡以玉帶授記佛印。甚矣！東坡之善作賊，也正協大師微旨。」師云：「者兩個白拈賊，須是山僧捉敗始得，雖然官不容針，且從私通車馬處道取一句來。」諸公愕然異之！師云：「天地造物，機權古今，功名事業皆天下公物，從上佛祖出世為人宗旨，及世間聖賢英傑，或明取其名、或暗取其實，以為自己本分受用，此非大白拈賊而何？」黃公云：「今日者裏著賊底也不少也。」師云：「且道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群公相顧。師云：「靈羊又挂角去也。」眾大笑。

諸孝廉公請晚參。司理黃公問云：「滿筵英傑各具機鋒，大師如何接待？」師云：「鐵關夜鎖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門。」進云：「銀碗盛白雪意旨如何？」師云：「數點漁燈溪上發，夜乘明月出蘆花。」進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今日大眾當機事又作麼生？」師云：「夜靜水寒魚不餌。」公云：「此是古人底。」師云：「依舊尋流更入流。」公云：「恁麼則隨波逐浪去也？」師云：「海岸阿誰把釣竿？」公云：「幸遇大師垂手。」師顧云：「離鉤三寸何不速道？」眾無語，師復問諸公：「六龍起舞時如何？」眾愕然！師云：「雙陸盤中齊喝采，其中那個是么頭？」黃公云：「大師著眼始得。」師云：「我在公眼裏。」公云：「雙眼瞎卻時如何？」師云：「恁麼則山僧兩手劈開新日月去也。」黃公拱手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

廣照晚參。師舉南山鱉鼻蛇話。黃公問：「玄沙還是官話，還是土音？」師云：「西天東土。」進云：「恁麼則又用南山去也？」師云：「嘆嘆論實事。」進云：「鱉鼻蛇出來？」師云：「藏頭露影。」進云：「忽遇雲門攦殺時，又作麼生？」師云：「又向杖頭突出。」進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也？」師云：「未必有

此靈利漢。」進云：「大師不要顢頇。」師云：「弄蛇須是弄蛇人。」進云：「雪峰道底？」師云：「玄沙再來。」公拱手而退。
放生社諸居士請晚參。司理黃公問：「十方是佛，為甚麼專主西方？」師云：「沒底藍兒盛皓月。」公云：「如何是殿裏佛？」師云：「井裏蝦蟆跳上天。」公云：「如何是路上佛？」師云：「赤腳波斯無鼻孔。」公云：「如何是山裏佛？」師云：「寒岩枯木發奇花。」公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時如何？」師云：「山門前合掌。」
圓通晚參：「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其昧昧者渾不知也，又安知藏天下於天下，且能握其機乎？其機是甚麼人能握？」良久云：「崑崙騎象藕絲御，就裏抽牽意自殊。」
晚參。師顧視大眾云：「與人實法，喫土難消。」又云：「與人實法，將金不換。如何是金不換底實法？莫是頭長三尺、頸短二寸麼？莫是麻三斤、乾屎橛麼？莫是庭前柏樹子、青州布衫重七斤麼？莫是即心即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麼？莫是舉一不得舉二麼？莫是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麼？如何便喫土難消？又如何便將金不換？只此淆訛，在甚麼處？有一人終日把刀，殺虛空、殺露柱、殺燈籠；又有一人每逢人不論是凡是聖，即抉了他的眼，刳了他的心；又有一人殺佛殺祖，黨魔黨外作大闡提，甘墮無間。且道者三個人如何？只今還有此三人也無？若有，又如何判斷他？若無，何故我老和尚又恁麼舉？且道者是實法、不是實法？莫是老和尚捏怪欺誑汝諸子麼？莫即此是喫土難消麼？即此是將金不換麼？」良久，乃呵呵大笑曰：「此恨難消。」
晚參：道得也一斧；道不得也一斧。巖頭勘僧兩不願，握地討天徒自苦。洞山門下，不道全無；德山門下，未夢見在；能斬不平之人，作家別有痛快。且道巖頭還有出身路也無？聲前古毳爛，咄！救取那一半。
晚參：夜來雷震虛空，如何門窗動、禪床動？若能知此落處，見曹溪則易，見天界則難。何故？風動旛動，放過一著；仁者心動，好三十棒。還有與六祖出氣者麼？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晚參：「五百尊者渡海，各顯神力降彼毒龍，忽有異方尊者來，輕輕彈指便自平伏。或有以此與文殊出不得女子定，唯罔明能出其定意旨無異。」杖人云：「雖則刁刀相似，爭柰魚魯參差。若如此，則一板腔曲子誰不解唱？或問：『 畢竟此二公案淆訛處作麼生剖決？』會麼？水不洗水，金解博金。每見恩多成怨去，誰於恨極感翻深？」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六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七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示眾：「峰巒峭異，鶴不停機；靈鳳無依，獨翀霄漢。且道是何人境界？」以如意畫圓相云：「會麼？太煞天然，漆桶不快；太煞淆訛，野狐作怪。真機不發，枉匿死生；正眼不開，徒償業債。秖如真機如何得發？正眼如何得開？」復舉如意云：「看看！如意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十殿閻王打一鐵棒，怒氣不禁，直得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黃檗山上月白風清、法眼寺中紅爐飛雪。會麼？」良久顧視大眾云：「隴上梅花開也未？我將先寄有心人。」

示眾。因一夕出視工課，有私趨藏堂禮拜者，師呼之曰：「你不功課在那裏偷懶去？」曰：「禮佛也是好事。」師以如意擊云：「莫道我打你是不好事。」復召眾曰：「早晚功課乃一叢林人之功課也，有一人不同始同終，即不得為公也。蓋誓願以激發一日之操持；晚懺悔以較勘一日之心行，是僧家一日之考察也。朝乾夕惕使此身心不致少懈；進德修業使此言行以及其時。是故早晚對佛哀求證明，以表不敢自欺此心，免使異日於閻羅大王業鏡臺前消魂喪魄也。今天下行人、學人、戒人、禪人至於談玄說妙便擬精義入神，及乎兩堂課誦，如秦始皇驅窮民築萬里長城，不勝逃匿，畏填溝塞壑去也。即有職事在身，正如官差應赴雖具威儀，何異沐猴而冠與使傀儡為戲？口雖念曰：『猛火焰焰燒鐵城，鐵城裏面熱鬼魂；鬼魂若要生淨土，聽誦《華嚴》半偈經。』你那方寸鐵圍猛火燄燄中，魂魄曾不自聽一字一句，教他地獄裏底肯來隨堂課誦聽你半偈經乎？為僧者喫了佛飯，尚自不肯禮佛受戒，而彼餓鬼孤魂肯來七跪八拜受戒聽法飽食捨貪而生淨土乎？秖此恐彼鬼也哄他不得，又況哄那泥塑、木雕與銅鐵鑄成底佛菩薩肯證明你昏頭搭腦口喃喃地告訴甚麼：『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乎？只者一個懶惰欺心，眾生也度不得；只者一念昏亂，妄想也斷不得；只者一時課誦，經咒也學不得；只者一刻精誠，淨念也成不得，又說甚度盡眾生、斷盡煩惱、學盡法門、成盡佛道者乎？嗚呼！獅子捉兔如捉象，皆用不欺之全力，尊者一彈指而降大海業龍，以能不輕學一突吉羅。蓋一汲泉清，則一井泉清；一斗水濁，則一海水濁。全心是旃檀，析之則片片皆香；全體是瓊枝，截之則寸寸是寶。一堂佛尚念不清白；一刻經尚誦不精誠，說甚持戒修行明心見性？道甚父母未生前騎聲跨色，與甚針箚不入、斧劈不開之綿密話頭淆訛公案之事？此皆得罪三寶、得罪

叢林、得罪師友檀那、得罪身心性命之根本了也，其餘何足道哉？其餘何足道哉？你諸人果能早晚精誠懇切，則直下身心明淨聲色純真，令見者、聞者皆得頓見一真法界于一時也。即你自謂能了生死，自能於心境作主者，試于此自考察看，果輕安不輕安？果濁亂不濁亂？當自明見。不特此也，即念一餐供養咒，能慚愧以何法食濟鬼神乎？能一舉筋拈匙不昧飲啄之人乎？如何七粒即能遍河沙噩？如何三彈指即超法界噩？果能參透者七粒、者彈指，則你日消萬兩黃金及受我粉身碎骨供養不足多也。若是恁麼昧亂而去，則知你尋常起坐日用交參出入屎尿處，打失了多少性命，他日滴水粒米，又如何免得啣鐵負韁還他債負去噩？」乃彈指一下云：「珍重。」

示眾。一日師出牌命侍者鳴梆云：「今日新正大吉，普請大眾幹運那事。」眾齊集，聽之悚然。闃然大師傳語云：「伏惟和尚，新正萬福。」師笑云：「大師太斯文生。」至晚召大眾云：「今日普請幹運那事何如？」眾無語，師振杖云：「須知祖師門下不得草草，我壽昌師翁開數十年叢林，我是他腳下兒孫，今日特要為他證據一番，有麼？」僧纔出禮拜，師便打。曰：「燈籠露柱。」師又打云：「是甚麼？」曰：「露柱燈籠。」師云：「是何意旨？」曰：「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師又打云：「者個是甜、是苦？」僧禮拜歸眾。師云：「拋鉤釣鰲。」拈拄杖便行。

示眾：「空谷傳聲皆因人之呼應，昧己者自驚自怪而魂魄齊飛；明鏡現像本為物之露呈，迷頭者自惑自疑而形神俱失。不知自心取自心，以故非幻成幻法；若知不取無非幻，則此自心常湛然矣。今之坐禪昏亂不明定者，雖是夙習現業流識根因未絕，亦是現前為生死心不猛切耳！為生死心若切，則雜想浮昏自然不生，如金剛出匣寒光逼人，鬼魅邪魔悉皆消殞，安能於此張形弄影哉？永嘉云：『 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此正直指吾人現前者一念金剛心也。汝等不能頓發真心，只去排遣昏散，猶如亂軍以追賊寇，而亂軍反自為寇矣！故必大將軍全提正令，則軍威自嚴而賊寇自敗也。秖如汝等嘗侍立大人之前，心上亦還凜然肅靜乎？亦還頹然昏散乎？亦還三業孤迥乎？亦還六識紛飛乎？暫立大人之前尚能惠汝三昧如此，又況自能頓起本心金剛三昧王而不能威伏八萬浮塵幻想哉？參禪人不能透出者離相離名之金剛王，而聖凡情解生死命根終不斷絕也。」復震聲一喝曰：「是甚麼？」

示眾：自從胡亂後不曾少鹽醬。者個馬[竺-二+欺]箕，不惟舌覆大千亦乃眼空萬象。雖然如，是其中還有簡點得此老腳跟下事者麼？噫！從來踏殺天下人，誰識渠儂非莽蕩？

示眾：「因機利物，就路還家，此是杖人尋常活計；到處稱尊，遇緣作主，此是杖人本分宗風。尋常活計、本分宗風，還有分別也無？昔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度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問迦葉：『汝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對。汝看者一隊弄泥團漢，還知他底關捩子麼？今日杖人應僊亭、黃巖兩處禪期，茲當一月以來，幸有剡兄唱和成其始終；更當別過黃巖，幸有海兄輔弼盡其善美，忽又廣福大兄過我，正不妨虛此丈室而待，使我兄弟兩地開宗一念無私渾忘彼此，視他人之相呵擯，與視我今之相讚揚，末流之弄鬼眼睛妄生譏毀者，孰能辯其優劣？還有具擇法眼者麼？」乃喝一喝云：「劈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動地聲。」除夜示眾。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正月初一降嚴敕。」曰：「如何是開頭一句？」師云：「臘月除夜放赦書。」曰：「始末中間透脫一句作麼生？」師云：「羅經背後定南針。」乃云：「周天三百六十日，一年大事今宵畢；特地抽筋不動皮，暗裏殺人不見血。了得底早已轉身，了不得底莫在此叫屈，更問折合事何如？鐵牛拶出黃金汁。」
靈谷示眾：「近日參究作麼生？還有進步處麼？的的確確出眾說看，為汝決擇，不得掠虛頭。」眾默然，復云：「參須真參，悟須實悟。無門為解脫之門，無意為道人之意。雖則無門無意，直須透過鐵壁銀山，使此命根斷絕，大死活來始得受用；不然說時似悟，對境還迷，又何勞於此結制？今此結制正為參了生死禪，非參道理知解禪也。不見藥山初參石頭，問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云：「是個甚麼？你看師資相遇各有個至誠真實處，所以石頭知是個人，也不肯孤負他。」「藥山罔措，石頭更不與他鑿破，乃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藥山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師曰：「你看馬大師到者裏，何不以本分事直截他？」「祖云：『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目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目瞬目者不是。』」師云：「是個甚麼？」「藥山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子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山曰：『某甲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祖曰：『子既如是，善自護持。』」師云：「藥山既在馬祖言下契悟，為甚道：『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是個甚麼？」「又一日，祖見藥山乃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于心體，布於四肢。』」師云：「藥山悟到證到無自欺處，故馬祖亦不欺他，乃讚歎如是。若以此公案舉似今人著語拈頌，更有十分尖新奇巧，自謂者個公案早已透

徹得也。至于真真實實能如古人頓斷生死命根，如皮膚脫落而協布心體，秖恐說食終不能飽、說衣終不免寒也。大眾！到者裏也須親自透徹始得。」

牛首示眾：「昔者開山懶融禪師終日宴坐觀心，以至天人送供、鳥獸銜花。世人不知，以四祖謂：『 觀者何人，心是何物？』為破其錯用心。此非冤誣古人及陷誤後學捨真實參究，而別尋道理乎？使彼觀心果錯，則亦不足以感動天人鳥獸與四祖遙觀奇異氣象，而躬訪真道人也。既彼是錯，四祖何不教彼別參，而但曰：『 觀者何人，心是何物？』殊不知秖此一語，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妙旨也。融公如花蕊之將開，如夢熟之將覺，忽聞此指直下領悟而驚起，乃問：『 還識道信禪師否？』豈非公已深悟此旨非達磨直指之宗安能有如此微妙？真可謂：『 一句了然超百億，粉身碎骨不能酬』也。不然何以後來遂節作怕勢，寫『 佛』字：『 猶有者個在？』是皆重重指歸此百千三昧於一心之源。故曰：『 如是之法，汝今已得，與佛無殊，不必更作觀行。』正謂彼得魚可以忘筌，到岸可以捨筏也。如今人流浪在生死業識海中，全無把柄可據，亦可不作觀行、不深參究本心，而能一經指點即開悟乎？如汝諸人現前歷歷明明，與融禪師悟底曾無有別，汝能於中作得主宰，於夢想顛倒逆順縱橫有自由自在分也無？如果不能，則何敢放肆輕易不勇猛觀心，深自參究到那寤寐一如孤迥獨拔，安得有相應分、有點化分、有喫棒分哉？前日鐵漢一公問予曰：『 時人但以牛頭一宗為旁出，其以四祖不曾傳衣缽與融師之故乎？抑大法之有正偏乎？』予曰：『 四祖當年先得五祖忍大師傳付衣缽，四祖一日告眾曰：「吾武德中游廬山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一道橫分六道，汝等會麼？」眾皆默然。忍師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即此便知付五祖在前，訪牛頭在後也。不見四祖與融師云：「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遂還雙峰，自爾牛頭法席大盛。此語不可為後世之據證乎？若但以牛頭未有衣缽為旁出，則後來六祖之下不傳衣缽者皆謂之旁出，可乎？蓋彼後人不過以彼子孫之繁衍長遠者為正傳；子孫稀少短促者為旁出耳！豈心宗大法亦有正旁之別哉？』漢公大喜云：『 此正某甲欲為辯正，幸今和尚為發明之，使牛宗一枝復橫出於天下古今也。』」師復召大眾曰：「汝等皆在此山，不可虛度，必須各各真實日夜觀心，畢竟何者是我本心？我本心上還有生死、凡聖、能所、是非也無？若於本心無一法可得，則何有生死聖凡與你為迷悟耶？不特融祖觀心如此，即二祖神光亦以覓心了不可得，初祖始為安心；三祖以覓罪了不可得，二祖始付其衣法。你不知覓心、覓罪、觀心，即今日之

參究也工夫不極到處，安得見自己本心？汝諸仁者！各各旋機，悟此本有，則不惟融宗不墜，而一花五葉之宗旨皆振起也。勉之勉之！」

示眾。卓拄杖云：「會麼？昔平田岸和尚示眾云：『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者老漢龍頭蛇尾，靈光不昧、萬古徽猷便了，更說甚莫存知解？既是靈光不昧，則如杲日當空，無不照徹矣，又何有知解之不化為光明哉？不見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有甚麼知解？又僧問：『狗子有佛性也無？』州云：『有。』有甚麼知解？又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有甚麼知解？五祖演云：『如何是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爭得？』有甚麼知解？又云：『如何是西來意？庭前柏樹子，須是恁麼會始得。』有甚麼知解？汝等若向者裏透去，佛祖也不柰汝何。且道山僧今日畢竟為個甚麼？不見道：『靈光不昧，萬古徽猷。』你若擬議，打破你頭。」卓拄杖，下座。

示眾：汝等果的要參了生死禪，須向我者裏將身心性命徹底放下又放下，無一毫物為障礙，則悟門自開，本地風光當體迸現。纔有一毫利欲世情心、文字道理心、知解玄妙心、欲作善知識心，及種種心留滯在腔子裏，便障卻本地風光不得大徹大悟。何則？成佛作祖與為人天眼目皆是世諦流布，於我本分結根生死無明是最利害不令人開悟，況彼利欲世情與妄想執著，又可容留夾帶于其中？古人出世為人作佛祖事，皆是悟後涉俗利生垢濁邊底事，此豈未悟之人可存此心為生死性命之迷障？我今既以成佛作祖之心為障礙，則此參禪豈非障礙？蓋參禪者乃借此大斧鉞，開闢我本來性命之秘，非以此法為我本分事。近世流俗阿師，不勘驗人于死生性命如何，只要人著語拈頌便以為悟，豈不大相孤負？殊不知古人以此驗人能了生死也無？果了得生死則自能透此牢關，非是今日參透者一則，明日再參透那一則，一千七百我今已透三分之一，尚有二分未透，容我漸次透去。然則拈花已前都無公案，只透一則便不足以透千百則不成？此古人驗人端的處全在此語中。今日只管著語頌古，其如生死心未破；生死心破底人，出語定不落人格套，你纔開口我早知了，何必你與善知識爭說：「我自有妙處，善知識不知我。」若是，則如何喚做善知識？汝等要參了生死禪，必須[拚-厶+去]捨此窮性命，則能透脫此性命。不見大兵殺賊，你若不惜性命去殺，不惟能殺賊，亦全得自己性命；若乃先惜性命臨陣畏怯，不惟不能殺賊，亦乃被賊所殺。你還知奮此不怕生死心，即所以破生死、證性命之心麼？汝等切勿自委，努力努力！

博山元旦示眾：今日新年別，無佛法可說，只有一則現成公案，重新與眾取決。五百年前本山無隱子經禪師元旦上堂云：「和氣生枯卉，寒雲散野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先和尚云：「山僧今晚亦有四句：燭影搖紅處，香煙結白時，現成的佛法，也要大家知。如此會得，如金之黃、如玉之白，曾無變易也。」二老前後拈提如此，今日杖人亦有四句：「新年頭佛法，拄杖未開封；驚起舟山鳳，攪翻碧海龍。」大眾！既是拄杖未開封，為甚能驚鳳攪龍？於此會得更不遂驢年馬年而去。會麼？手撮虛空成彈子，打透天邊白鳳兒；其或未然，瑤臺誤卻來時路，莫恨神僊不指迷。

上元示眾：達磨大師以解行相應是名曰祖，此是何解何行？若不曾向大冶紅爐中煆煉過，得個脫胎換骨自能作活，何能一言一行開人天之眼目、作佛祖之師宗？不見雪峰三到投子、九上洞山，末後始道得一個「盡大地是個解脫門，把手拽人不入」；長慶參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纔悟得個「萬象之中獨露身，要人自肯乃方親」；洞山邈一個雲巖秖者是，於過水睹影始悟得個「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此豈不是古人於脫胎換骨，始得個解行相應自能作活之真消息？今日誰不在裏許？若是不肯[拚-厶+去]捨身命求個入處；設得個入處，又不能踢脫窠臼求個出處，所以古人竭盡婆心下盡毒手，不過欲控人個入處與控人個出處，使渠自得轉身吐氣，始不被人欺亦不致於欺人也。惜乎時人不自痛心頭頭蹉過，如五更鐘叫，誰不在夢中打開眼光？還曾見有威音王佛與日月燈明佛底神力者麼？若論者個誰不能知？我問你：「香嚴是甚癡子，如何因擊伏始悟『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靈雲是甚瞎子，如何因『三十年尋劍客，一見桃花更不疑』？又玄沙是甚瘋子，如何於飛鳶嶺上踢破腳指，乃悟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去西天』？至於溈山之拈出火柴頭；百丈之扭卻鴨子鼻；雲居之因呼出本名，各各始得知歸而有出身路。此何故？正是佛祖言句與師資相遇，如生冤家相似兩不放過，始得啐啄同時，水乳相合；又如擊石乃得火迸鞭草，乃見血流也。若是聚頭打鬨互相賺誤，何異飯蘿裏餓殺、大海裏渴殺，更怨誰乎？又誰能自怨？大眾！如今還知非非想天爛泥裏有刺者麼？噫！看腳下。」

示眾：前日常住走卻一隻水牯牛，大眾還有知彼去處者麼？問取監院卻云：「不知。」當時聞走卻牛時已向汝心頭東觸西觸也，如何謂不知鄣？杖人試召南泉、溈山、懶安、石鞏諸牧人來問。南泉道：「擬向溪東、溪西牧，不免犯人苗稼，不如隨分納些些。」只今何處納些些？又問溈山，道：「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脅下書『溈山僧某甲』五字。」如今脅下還有個書「博山僧某甲」者麼？又問懶安，道：「如執杖人看牛，行則同行、止則同止。」如

今行止在何處？又問石鞏，道：「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如今鼻孔索子在那裏？者一隊執事底人還敢自語不知其落處乎？而南泉又云：「不特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又失卻火也。」杖人大笑，急得佛殿裏燈籠如黑漆桶相似，[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打失汝等眉毛，只願天晴晒朗看取，隔墻或見彼角；隔山或見生煙，正好來杖人處討棒喫，莫說不先為汝道破。吽吽！

示眾。問僧：「作甚麼來？」曰：「摘茶。」師云：「茶摘人，人摘茶？」曰：「火爐裏翻身。」師云：「好喫三十棒。」曰：「剛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師云：「你自招承那，莫孤負拄杖子好。不見溈仰父子摘茶，溈云：『終日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溈云：『子秖得其用，不得其體。』仰云：『和尚又作麼生？』溈良久，仰云：『和尚秖得其體，不得其用。』溈云：『放子三十棒。』仰云：『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溈云：『放子三十棒。』者兩個漢打葛藤不了，雖然也須知他父子有時捨身飼虎、割肉餵鷹；有時虎口中奪雀兒、鷹爪上爭兔子。還有於此中明殺活者麼？直饒於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叢中識得天子，也須喫博山三十痛棒始得。」

除夕示眾：大人無我自參同，收放全機妙始終；獅子吼時芳草綠，象王回顧落花紅。可中還有能哮吼者麼？古人以臘月除夕為末後一著，與諸人討個折合，者也是作死馬醫，何知有最初底句子？雖然走路走到家，辛苦亦自喜；做事做到頭，喫虧亦自己。秖者自喜自己也須自有分曉始得，不則豈但業識茫茫迷頭認影與觸途成滯無路出身也哉？且道皋亭今夕底風光又作麼生？且喜寒林消息密，梅花引得早春歸。

示眾：古人立不語期，要人言語道斷撒手縣崖；立枯木堂，要人心行處滅絕後重甦，不是商量通消息得的，直須拼性命與生死疑情討箇分曉，憤激不已，如輪刀上陣，不能殺冤必被冤殺。果能削平魔佛，如許別立乾坤。

示眾：磁石之微，能吸天下之鐵；春風之密，能發天地之生。此氣機之必致，非人力之所能也。羅經盤之方寸，以一無知無識之針，能定乾坤之中、分卦爻之正。天地卦爻之神化，無敢違此一針，而此一針不能違天地卦爻之中正也。吾人身世性命上，此一針今在何處？須能先自定之，則十世古今微塵剎海，咸不出此無知無識之針，而自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識，而不為自欺欺世之人也。

處州龍泉西寺孤舟和尚請為眾證戒。師云：「昨日已與諸兄弟滿口道破也，今日又要夢筆杖子為汝等斬新敲磕？我問汝等：腳跟下誰無立地？也要有處出身；頂門上誰不撩天？也要有處開眼。到者裏

直須不行心處路而得縱橫，不挂本來衣而得嚴密。雖不正恁麼而得透脫，切忌未生時而有殺活，如此則不負盧舍那如來，當當常有因、當當常住法身，而能出入華光三昧，戒光從口出與十方諸佛作心地印也。如此持得、證得，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會麼？一毛端上開心眼，梵網光中笑雜華。」

蘇州居士供千佛衣奉祝文為慶師誕請示眾：「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若向者裏薦得，則今古曾無昧，分明在目前，那堪蘇州有，常州有，一段天然尊貴煥乎？其有文章底呈獻杖人。且道與昔年一宿覺於曹溪稟承底宗旨，還有同別也無？」良久云：「多子塔前親體露，千華蕊裏現優曇。」

示眾：「趙州云：『 世人皆被十二時辰使；老僧卻能使十二時辰。』雲門云：『 十五日以前即不問；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又自代云：『 日日是好日。』壽昌云：『 是者等過日子，不是者等過時光；是者等過時光，不是者等過日子。』看者三個老漢，大似有驅耕奪食定國安邦手眼，簡點將來於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處，也只是坐地說兵機，何曾有一些子交涉？秖如杖人恁麼道，有瞻風辯色底出來捋虎鬚看？」良久，擊杖云：「險！」

示眾：「翠巖夏末不惜眉毛；洞山秋初無端落草。七棒對十三，一棒也較不得，天界恁麼舉，還免得麼？若有動絃別曲落葉知秋，也好分取一半；若是守株待兔緣木求魚，也好分取一半。何故為眾竭力也要他知得失、別休咎？為人即不禍生，雖然一棒也較不得。」

示眾：「圓通賣死貓頭，無人著價；徑山鬻臭皮襪，索值遼天；棲霞鋸解秤錘，賺殺江南。江北長干舍利塔與天界毘盧閣相顧曰：『 我高底高出雲霄；你大底大如山岳。爭奈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者一枝慧命，不知拄杖子作麼生廣為傳續？』」拄杖子笑曰：「止止不須說，此中別有機。北斗藏身須有語，出群消息許誰知？」

示眾：先壽昌門庭高峻迥拔，當時以克紹古聖宗風，全提向上使洞水逆流，故諸方推為古佛，以行解相應與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巍巍獨坐于大雄峰之百丈，相震響於古今也。先祖悟不讓於古人，功必齊于諸聖，嘗有偈警眾曰：「冒雨衝風去，披星帶月歸；不知身是苦，惟慮行門虧。」汝等亦知此行門二字？切莫輕易看過，正是獅子捉兔如捉象，用不欺之全力。何能入生死流，驪珠獨耀于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乎？須知今日博山家風更別，若非銅頭鐵額漢、始終不易其操者，未易承當在。

示眾：聚百草成藥，聚百虫成毒，聚百毒成丹，聚百丹通神，通神則能破有翻空而超凡越聖。所以龐公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

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無為作麼學？知此則神於破有翻空、以毒攻毒也。汝等須著精彩始得。
中秋示眾：廣寒僊子拂銀床，玉樹飛香徹夜涼；引發皋亭俄一笑，驚翻月裏煮油鐺。
師見月上高峰，因示眾云：「夜色生寒翠，清光漸可捫；蛾眉披秀穎，明鏡欲忘痕。」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七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八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普說：「吾宗門下須先認得正偏、賓主、向內、向外，則立地歸根得旨而不隨照失宗也。故石頭云：『 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若不知其尊卑之語，又安知其本末之宗哉？此豈直曹洞立君臣之旨，即臨濟諸祖人境等，皆不離此法式也。今且方便示汝參究之法，秖如業海翻騰，以一掌能平其風波乎？惟捉敗其識藏業龍，則生死波濤化為覺海圓澄矣！雖然，若非頓發根本大智，孰能秉金剛慧而剖此秘密藏哉？故文殊嘗於生死海藏中提出八識；龍女捨去閨閣暗昧而呈掌上明珠，佛為印可即立地轉識成智為大丈夫，于虛明法界而成正覺去也。所以欲止鼎沸須抽其薪，欲除賊亂須擒其首。我此宗門秖貴單刀直入，萬重圍中斬其將帥，其餘部屬不待招勦自降伏也。你今不求自己本來真心，只去用他妄想以妄止妄、以思繫思，念念相續如火益薪，何日得執著心開與妄想機息哉？蓋此排遣昏散遏止念慮，正大慧所排默照邪禪，亦古人所謂：『 落空王外道，魂不散死人。』在鬼窟作活計者也，又何日能破其巢穴斬其精靈哉？又況此門元非專以止觀為工、以煆煉為行、以修證三昧為歸宿、以破障除惑為根因，蓋欲當人直下發明自己本分大事耳！你不見六祖云：『 我法門秖貴明心見性，不論禪定解脫。』故彼但教你：『 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阿那個是你上座本來面目？』亦何曾說不思善惡時，即是你本來面目乎？即初祖亦云：『 心如墻壁乃可入道。』亦未嘗說心如壁處即是道也！蓋祖師恐人心涉今時根境迷惑未能返轉，刀頭向空劫前剖出生死伏藏耳！故曰：『 橫按莫邪行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是也。今時門頭躲根者尚易勦除，於空劫前躲根者最難斷絕也。正雲居所謂：『 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自非向鐵壁銀山迸出金剛王劍，安能斷此法身上貼體無明之知見根本哉？故我常教人單求一念未生前自己本命元辰落處者，正欲學人直捷根源於無生滅前看透者個，則無明知見自然消落，如使演若達多自見己頭本來現成，則彼狂心自然頓歇，不復向外馳求矣。噫！也須是六根不具七識不全底大闡提漢子，能一斷一切斷者始得。」擊如意云：「珍重。」

建安王修源殿下請於永寧古上藍寺普說。師舉如意云：「諸仁者！會麼？昔世尊於靈山會上親自拈出示眾，獨迦葉尊者領悟微笑，故得傳此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宗；又以此付囑諸大菩薩，於十方剎土示現國王、宰臣、長者、居士等身，而為內外法護，使此慧命流通不盡。傳至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遙見震旦神州有大乘氣

象，特囑達磨大師云：『 汝於此方有大法緣，後來獲菩提者不可勝數，二百二十年後，林下有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識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腳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此正識十邡馬大師也。後六祖亦囑南岳云：『 汝後當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果於磨磚成鏡，良駟窺鞭，而馬祖大興洪都，與石頭大興南岳。於是江西、湖南二支分派五燄分燈，天下宗風獨盛于此。直至宋元之末祖燈寂寥，近世幸我壽昌先祖，突出大好山法乳橫流，為博山東苑，以及山僧前年因李家宰、黃司理、劉尚寶諸公請住匡山圓通，乃有廬岳之舉。今過洪都，果見有大乘氣。幸建安殿下不忘付囑，特請山僧開堂於永寧古上藍寺，重新提唱向上宗風。且道向上宗風如何提唱？」復以如意示云：「若於此薦得，便當與佛祖把手並行；其或未然，更與通一消息。」乃畫圓相云：「會麼？天得此以清，地得此以寧，帝王得此以參天地之精，公侯得此以輔日月之明；仲尼得此以始終條理，集群聖之大成；老聃得此以常無常有，合眾妙而無名；釋迦得此以指天指地，等法界而證明；達磨得此以一花五葉傳心法之繩繩；馬祖得此踏殺天下海岳俱靈；溈山得此以撥出星火而蟲木發熒；臨濟得此以悟無多子而鬚尾雙擒；洞山得此以邈秖者是而渠我相應；雲門得此以拶斷秦鑽而拄杖直行；法眼得此以心石撲落而法界崢嶸；壽昌得此透過大好而曹洞中興；東苑得此以一枝橫出而萬物敷榮；圓通得此以一聲囫地而今古齊轟。且道今日始終全提一句又作麼生？」復打圓相云：「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昇平？」僧問：「法王與國王說法意旨作麼生？」師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僧擬再問，師震聲一喝，下座。

雲棲掃塔諸薦紳請普說。師打圓相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末後牢關，直須親到。達磨大師特來東土，遇梁武帝不契，即渡江於少林面壁。此時震旦義學相高多滯名相，驚見斥相指心，不能領略輒生嫉害，乃至六遭服毒，末遇神光安心歸位始付衣缽，併授《楞伽經》以印心，嗣是東土一花五葉遍燦寰區，皆是親悟親證始得使此真宗不墜也。或謂達祖既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何復以《楞伽》為印乎？此正明一切佛語皆以心為宗旨。不特《楞伽》是離文字法，如能親悟心印，則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皆是離文字為宗旨也。達祖斥相指心，正以彼時教家執著名相不見心宗，斥者斥其名相也，非斥彼不當開闡教義也。如能悟此心宗，又何經、律、論、觀淨諸教非直指之妙心哉？不見我雲棲大師最初發心，即以生死大事而起疑情，剃染之後即遍參諸方尊宿，嘗於京師參笑巖和尚求指示，笑巖曰：『 阿你三千里外來開示我，我有甚麼開示你？』時大師言下有省。因過東昌聞譙樓鼓聲乃悟其旨，作偈曰：『 二十年前

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此後見法門，師承大壞、參學無真，乃大權設教，開戒律、闡教乘、標淨土，而歸于心宗。世人不知大師悟證之由，以大師乃教中圓人，何必捏歸禪宗以亂其統；又孰知大師先悟禪宗而後開教海，收攝群機消歸正覺之苦心乎？世間開戒、闡教、標淨者甚多，未必皆悟道之後設施也；獨大師於悟心之後弘法，是以說戒，戒即金剛戒相也；設教，教即妙明真心也；立論，論即直剖宗旨也；標淨，淨即全提佛心也。輓近主法之人，孰能如大師真參實悟，而後舉揚宗旨振作玄機密用哉？今之參學曾起二十年前可疑之事乎？曾有於三千里外一聞譙鼓而不疑乎？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如今人疑也未疑，安得有遇而且悟此奇特乎？雲門湛和尚《或問》中嘗載大師宗門機用甚悉，如拈外道問佛，空生宴坐公案云：『若於良久處欲望開迷，陰霾萬里；宴坐邊擬聞般若，說竟多時。既然如是，鞭頭得指，空裏飛花，者是箇甚麼？參。』又拈自性西方惟心淨土云：『若直指自性，不但過此娑婆十萬億國土為非也，設個自性已涉程途；若實談性心，不但寶蓮金地種種莊嚴為非也，設箇自心早成垢穢。』你看大師如此起疑、如此參悟、如此提宗門向上機緣、如此指示惟心淨土，此豈與未悟拈心宗而代佛揚化敷文演義者可比擬哉？吾大師深念如來一代時教為後世分門別戶互相矛盾之弊，故於悟心之後密移一步，始能會通佛語諸教而歸于無門法門之心宗也，不然達祖只須傳心不必以教為印矣！予舌短，何足以舉揚萬一？但稟承法蔭，今敬入山掃拜靈塔，諸護法尊宿命登此座，辭不獲免，強為贅疣慚愧無地。還知此一舉揚底意旨麼？親到須彌莫問山，既遊大海休誇水。」下座。

福山普說，司理黃元公居士請。師云：「山僧出處那堪對眾舉揚？事不獲已，聊為今日法門點綴故事，或藉此為啟發之助，則亦不負生平與先聖後聖作一明證也。予族柘浦張氏，父存三居士。萬曆壬辰生，十五入贅，十九歲庚戌值祖父卒，見其談笑而化，輒疑此個靈明向何處去？此時視世界、我、人，便如輕塵浮沫矣！即走慶源忠堂岡，禮孤舟和尚求出家，父兄執之歸，求脫心益急。一日上街正痛疑此個沒分曉，忽聞貓子墮地聲，頓令身心豁然，自此孤光迥迥，愈切寤寐。偶書林瑞巖，識源和尚過浦，詢之，乃密投其剃落，時年二十，辛亥六月也。及秋間，又為親友執歸。父兄知不可奪，遂求邑西夢筆山令住，即誓死閉關決大事，因看《高峰錄》至枕子墮落處，喜得為我印契。卻於門前倒剎竿、日面月面、青州布衫、密啟其意等言句，全無理會，心益苦，無可詰問，迫成病，亦幾死幾生。乃於《五燈會元》單單只看古人未悟以前，如何參究、如何開悟始得大機大用。反覆自勘自對，輒多開發、輒多疑惑，然

終不曾透過祖師就中秘密關楗。復因閱百丈扭鼻彼已有省，及再參於即此用、離此用處，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乃大驚悟曰：『 者馬駒亦復踏殺天下萬世人也。』於是乃知古人所謂：『 雖得悟明自己，還須透徹大法；然後垂手為人，始能殺活自在。所以祖祖相傳，獨授此心之法為真印耳！』偶見人書壽昌和尚〈 頌臨濟〉曰：『 三十棒頭開正眼，何嘗傳得祖師心。』輒大叫曰：『 此時尚有若而人乎？我當嗣之。』丙辰出關造董巖，從博山和尚受具，即問：『 從上佛祖如何行履？』山曰：『 直須工夫透徹始得。』曰：『 佛祖行履豈因工夫得到耶？』山曰：『 我者裏不許人論機鋒，子且去，做到那田地著。』予即呈偈曰：『 試問古人行履事，如何特地設梯階？相逢若是知音者，豈待揚眉眼始開？』山看曰：『 後生家莫輕易承當此事，如挑千斤擔子過獨木橋，稍有差遲即喪身失命也。』予禮謝。及解制，即辭往江西參壽昌和尚，道經書林訪故人余繼泉，偕見東苑和尚。苑問：『 你在董巖曾聞博山提唱《維摩經》否？』曰：『 曾聞。』苑曰：『 彌勒得一生受記作麼生？』曰：『 大有人疑著。』苑曰：『 你又恁麼去？』予異之。向火次，因舉：『 僧問古德：「劫火洞然，者個壞不壞？」有云：「壞。」有云：「不壞。」此意如何？』苑曰：『 你又恁麼來？』予遂折節過冬。時，方病勞苦，雙目幾瞎，苑與繼泉親調藥餌為救療之。有間，苑輒細究其平生參證處，及徵詰五家門堂差別之旨，予恣意披其所見，苑感歎曰：『 不期子乃能深入此秘密法門，吾壽昌者枝慧命，屬子流布去也！』即付壽昌宗派并書偈云：『 道盛群英祖，德尊萬古師；欽承諸聖旨，啟我永懷思。』予拜受。明年即隨苑往禮壽昌師翁，及見翁，即問：『 從上佛祖如何行履？』翁曰：『 子曾作甚麼來？』曰：『 某甲今日幸遇和尚。』翁曰：『 今日事作麼生？』曰：『 明日日頭東畔出。』翁曰：『 元來在者裏弄虛頭。』曰：『 和尚也較不多。』翁曰：『 子在何處與東苑相見？』曰：『 不在別處。』翁曰：『 在那裏？』曰：『 和尚眼瞽！』翁良久，予珍重而出。後入方丈侍立次，翁顧曰：『 做甚麼？』曰：『 親覲。』翁曰：『 親覲事作麼生？』曰：『 和尚搬石辛苦，莫要槌腰麼？』翁曰：『 從不慣恁麼。』曰：『 和尚得恁麼矯健？』翁曰：『 安肯以死驢橛子繫人？子不聞吾有「言發非聲須慎主，色前不物要司南」乎？』曰：『 此和尚不止為一世人也。』翁曰：『 我尋常以三則公案驗天下人，子試為我道看。如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見個甚麼？』曰：『 放你老漢肋下三拳。』翁曰：『 何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曰：『 絕好個何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翁曰：『 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曰：『 夫是之謂靈雲！夫是之謂玄沙！』翁更令予頌之，其〈 頌臨濟〉

曰：『 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臨濟不疾流，踏斷高安路。』〈 頌趙州〉曰：『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捨命陪君子，以表此生平。』〈 頌玄沙〉曰：『 劍客既呈劍，詩人復獻詩；欲開千古眼，更剔兩莖眉。』翁深頷之。一日，復問曰：『 子今擬作甚麼事？』曰：『 事恰無事，但佛祖者枝慧命要人傳持耳！』翁曰：『 子作麼生？』曰：『 阿儂自有通霄路。』翁曰：『 有人求子向上開示，作麼生？』曰：『 禮拜著。待他拜起，曰：「會麼？」曰：「不會。」曰：「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彼若更擬議，即喝出曰：「你做我子孫不得。」』翁曰：『 你若恁麼，爭起得吾宗？』予喝曰：『 者個老凍膿何不一向如是？爭見得承嗣底到如此也。』翁愕然曰：『 子何所見乃言及此？』曰：『 從上石頭、馬祖之下，五家宗師之上，咸能如是；直五宗下，大不然也。』翁曰：『 子道五宗之下如何？』曰：『 彼實不得已各設門庭宗旨，揀絕邪外之徒，後世復因門庭宗旨，妄生穿鑿轉為計著，障卻自己悟門。自非大聖垂慈為法檀度，隨其顛倒以使自肯，其孰能出此陷阱哉？』翁曰：『 子看吾門庭何如？』曰：『 種田博飯則不無，奪食驅耕猶未在。』翁曰：『 子太奇特生。』曰：『 老漢毋乃忘卻「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發聖賢悲」乎？』翁大喜曰：『 子幸珍惜。』予復問：『 某甲異日於和尚法道如何？』翁曰：『 子自說看？』予禮拜曰：『 某甲不敢孤負和尚。』翁曰：『 如何是不孤負事？』曰：『 待和尚涅槃後與和尚道。』翁於是復密囑之曰：『 雖然古人往往為發露太早不得大其受用尚慎哉！正先聖所謂：「得此法者命如縣絲也。」』

「時，丁巳冬，予二十六歲，深念翁年七旬矣！而《語錄》尚未流布，此誰之責歟？與師請較刻，翁親許之，集成，予已請戴今梁觀察作序，將授諸梓。偶為人竊其本稿，予因是避去金陵，而師亦辭歸武夷。明年正月和尚示寂，人傳至金陵，予大悲感，時和尚侍者謐公自燕歸，到天界寺會予。時方晤焦太史，約與周海門、曾金簡二公議作壽昌《中興曹洞記》，因囑謐公曰：『 公歸去，幸勿草草求人作塔銘，但打一片好石立於塔前，人問其故，但指曰：「此吾大師塔銘也。」如問：「何無文字？」但應曰：「未有具眼人在。」』公笑曰：『 須是浪公始得。』公歸壽昌，而博山乃命首座求憨大師作銘，銘甚工亦甚激揚，海內亦因是而蓋宗奉壽昌與博山矣！予於金陵為父弟挽歸閩，因訪雪峰、玄沙遺跡，時己未春，偶曹能始觀察、陳泗游侍御諸公延於羅山結制，冬間往興化，因林宗伯請于國歡寺開堂。庚申，返建寧主柯督學家及寓光孝寺。辛酉春，東苑和尚開法書林，復上建陽苑命住武夷虎嘯洞，又為彭本之、藍嵓石諸公延居別業。壬戌，予乃同黃心鏡居士到博山，和尚

見予禮拜曰：『 聞子在興化出世，以棒打人，今日到者裏邪？』曰：『 和尚莫亦要棒某甲麼？』山曰：『 且記下著。』曰：『 謝和尚放過。』一日，山陞座正白椎，予出眾以手指上，震聲喝曰：『 住住！鐘未鳴、鼓未響，早捉敗你者老賊也，猶在者裏抱贓叫屈麼？』山默然，良久，予復一喝作掀座勢，曰：『 恁麼則掀翻法座趕散大眾，一任諸方剖判。』乃拂袖歸眾。山呼：『 好痛棒。』時，一眾疑議，首座聞公曰：『 此非汝所知。』乃到予寮曰：『 師兄適間太莽，和尚說：「曹洞下不是如此問話。」』予曰：『 早知要曹洞相見，合辦得幾個正偏、君臣問來。』座乃微笑。予後一日進方丈，禮曰：『 前日觸忤和尚。』山曰：『 向後須珍重始得。』予諾諾而出，山曰：『 頑石，你者賊。』予曰：『 者頑石頭又惹禍那頑石。』進曰：『 和尚莫輕視覺浪，他卻有陷虎機。』山晚設茶，命侍者請予入方丈，山曰：『 頑石謂子大有見處，吾不許你用機鋒，只要你本分商量幾則公案看。且如僧問龍吟霧起公案作麼生？』曰：『 水到渠成。』又問：『 法眼再詰者僧乃吐光而死何如？』曰：『 蚌鷸相持。』問：『 婆子燒菴何如？』曰：『 鉤在不疑之地。』問：『 法眼與修山主毫釐有差，前後一般語意在何處？』曰：『 將金博金也難得。』問：『 文殊謂佛，豬子也不識。如何？』曰：『 爛泥中有刺。』問：『 畢竟一歸何處？』曰：『 魚咬箭頭酸。』問：『 如何是曹洞宗旨？』曰：『 石虎吞大蟲。』山復曰：『 別道一句來。』予曰：『 道即不無，恐又觸忤和尚。』山曰：『 我總不恁麼說。』予作禮曰：『 謝和尚茶果。』便出。翌日早，呈上六頌。其一曰：『 知何曾，會何知？拂袖呼回失變宜；蚌鷸相持俱喪命，老漁贏得笑攜歸。』其二曰：『 燒菴婆子不知有，好手之中呈好手；被逐阿師解縮頭，寒崖枯木藏家醜。』其三曰：『 毫釐有差天地隔，一番提起一番新；自非法眼通行貨，誰解將金去博金？』其四曰：『 目前露柱三千刺，腳下爛泥八萬針；狗往豬來無個事，等閒舉起卻愁人。』其五曰：『 一歸何處問阿誰？拶著通身痛不欺；搥破青州衫子後，綠楊處處展春眉。』其六曰：『 石虎林間吞大蟲，金烏闖被海門東；欲知曹洞親親意，父子相逢不借中。』山閱畢云：『 說也說得、頌也頌得，秖是不從做工夫來底。你不見當時壽昌和尚令我頌吐光公案云：「殺活爭雄各有奇，糢糊肉眼豈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予曰：『 和尚也只是強醫死馬。』山指予頌曰：『 你以老漁為誰？』予曰：『 若非某甲，今日誰能捉敗者老賊？』山笑曰：『 你者小賊，敢者裏白拈那？』予禮拜而出。

「一日，經過鵝湖峰頂見養菴和尚，即問予曰：『 聞子在博山上堂問話甚峭絕，子試代博山荅一語看。』曰：『 山僧今日敗闕。』頂

曰：『 子此時又作麼生？』曰：『 予當禮拜曰：「某甲罪過。」』頂欣然執手曰：『 妙妙！不負你曾見壽昌來。我見子氣宇英特，但恐不肯喫家常茶飯耳！若肯平平實實行去，他後天下人不柰你何！』因命予作鑄鐘文，援筆立成，頂大喜曰：『 只此一文，足見雄才大略。善保護之。』

「丙寅，雲門湛和尚入閩宿夢筆三夜，兩相盤詰，因謂予曰：『 吾嘗疑壽昌老人離師太早，恐不得古人門庭堂奧，不期因公得見此老師。』予問：『 聞和尚判斷雪庭信公燒菴語，有是乎？』門曰：『 公斷雪庭代感恩不淺語，何如？』曰：『 彼語亦奇，但錯認奴婢之殷勤耳！』門曰：『 公當恁麼時如何？』予曰：『 只向他女子道：「我有深情不在君。」』門撫膝曰：『 吾老矣！乃今得聞此言。渠能如是，予敢斥其非哉？』『 然則信公亦心服之乎？』門不語。予復問：『 外江還有人否？』門曰：『 若先輩不必論矣！適見三峰漢月有可與者，此公雖近嗣金粟，然猶未曾住腳。』曰：『 漢公果是其人，安肯兩相詭遇於大法乎？』門曰：『 吾別存以取之耳！』予微笑，於是與雲門和尚甚愜，嘗和予〈 山中八景〉及贈予詩。其上首爾密公亦相欣遇。門深勸予：『 無久住故鄉極擊節子，雲棲、壽昌二真贊，及夢筆三頌，帶至越示人。』時，墨浪、瑞白、拂石諸公各和其頌寄小子玄應持歸。其時諸方妄為承嗣出世者甚多，然不待敗落可以見其後事矣！況此宗旨賴以經大傳遠而無弊者，以能扶樹正統，善續宗嗣，留其淳朴不鑿之風，為子孫繩繩不絕之脈，庶不負將此身心奉塵剎也。

「因閱博山和尚《歸正錄》，最喜於余集生居士《論法嗣書》及〈 不忘靈山親付囑偈〉，迥與尋常不同，惜生平少遇其人，故未盡展其殺活之鋒耳！方嗟歎不置，忽聞東苑和尚於七月遷化，而博山和尚又於八月遷化，予時仰天號曰：『 法門何不幸如此！豈我壽昌此宗遂爾掃地乎？』不勝風穴懼讖之悲，雖有長涕亦無從下也，乃翻然追先聖為法求人游化諸國。意及奔武夷，視先師後事，忽疾作，誤服烏附幾為毒殺，偶一異人以草藥、蛇蛻救之，時幸不死。乃于虎嘯洞將壽昌師翁崛起中興祖道之旨，提六種綱宗為法印記，及重集《東苑先師語錄》并述行實等，以識祖父親承密證之縣絲慧命。因憶先壽昌有居士門人黃元公見任寧波司理，何不先一訪之以激揚此未了公案？明年，壬申正月即策杖武林，聞公已丁母艱歸，於是之西湖主宗鏡，之雙徑主石住，之金陵主天界碧峰，之楚黃主天臺白臬。正擬之中原嵩山禮鼻祖塔，到汝寧商固主灌潭北禪，值寇大亂因之潁州主圓通，之壽州主化城，之六安主齊頭，復之西陵主龍湖、黃檗，出閩六年隨處遇諸護法敲唱，有記錄一十二卷。至是乃思：『 自丁巳冬，離壽昌至今年丙子已二十年，今當歸掃先師

翁塔也。』遂返匡山還黎川晤謐公，大師留住壽昌，重整先祖家法。去年秋末，偶元公居士復以丁父憂歸，一見莫逆兩相傾倒，特地振作江西宗風，今又請住覆船山。秖如正恁麼時，千峰頂上白浪滔天，重新翻轉者覆船子。且道者把篙底主人，又當作個甚麼去就聱？」黃公云：「和尚猶自看風使帆在。」師招手云：「快上船，快上船！」眾禮拜，師大笑曰：「相隨來也。」便歸方丈。

浮山閣中普說。師在浮遠閣因諸門人請問五家宗派事，師曰：「山僧昔年在圓通時，嘗與黃元公居士論及雪嶠大師欲承嗣雲門事，曾昌言之也。」公問：「洞上、臨濟二宗，今子孫皆有其人，而溈仰、雲門、法眼三宗已絕，斯有人欲續之，可乎？」山僧曰：「但續之。貴在當時有真正明眼師友為之印授則可，不則是篡竊也，何取義于傳燈乎？如道明得悟於六祖而嗣黃梅；雪峰得悟于巖頭而嗣德山；漸源取證于石霜而嗣道吾；興化取證於大覺而嗣臨濟，皆此義也。」公曰：「洞上至太陽玄已絕，投子青未見太陽而懸續之；古塔主去雲門偃無慮百年，讀其語錄有省即嗣之。是則有何印授乎？」山僧曰：「投子雖未見太陽，而親得浮山遠印授，蓋浮山親得印記于太陽，如此師承有據，又何疑焉？若古塔主雖有省悟，彼自負太高不肯低首，時人我慢太過，不顧法之所重，其柰吾宗之春秋何？」公曰：「博山先大師論：『二宗在，則諸宗俱在；二宗絕，則諸宗俱絕。』此意何如？」山僧曰：「曾亦有不知者駁此語也，曰：『若以二宗在則諸宗在，何如樹有二枝，豈可使諸枝俱在？若以二宗絕則諸宗俱絕，何如人無二指，豈可使諸指俱無乎？』此議但以形似耳！博山論者是宗旨血脈也，少林是達磨一人傳至震旦，千燈萬燄不出少室一燈。使千燈中一燈在，則少林之真燈在；少林真燈在，則五燈千燈之真火俱在也。是豈可以一枝一指而難其宗脈乎？即如浮山初印證于濟宗之葉縣，後印記于洞宗之太陽；投子初悟道于濟宗之浮山，後傳法于洞宗之太陽。此二師資皆稟兩宗之真印，固足以表信于傳燈，非可以古塔主全無師承自為，躐等過高以亂統宗而承嗣古德者同日語也。夫浮山之為兩宗祖者，正不負二師之所印授也。今人能如浮山有二大宗師印授，而傳續二宗之法脈者乎？浮山取師之法千古無對，初偕天衣懷輩見葉縣省，省一見便知是法器，乃以格外痛毒鉗鎚而加之於不可隱忍之地，而浮山儼然身任之，不啻善財之入勝熱婆羅門與無厭足王境界，而不生退屈者。公乃大稱歎，對眾付法，繼聞太陽之道高天下，復偕天衣懷輩久親炙之。太陽嘗歎曰：『吾宗異日全屬遠、懷二子矣！』後太陽年高，其嗣法者八人，皆出世先化去，因以頂相、直裰、皮履、作偈，寄浮山代為求嗣，而浮山拜受，夢得青鷹已授心印，始出太陽遺法示之，青果大悟其旨，乃付囑曰：『代我續洞上宗

風。』既謂『代我』，則親相授受之不昧也。後來出世僧問投子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子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子曰：『全因淮地月，照見郢陽春。』子當時分明拈出，親得二家之宗旨也，即浮山付其偈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群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捲；金鳳宿龍巢，宸台豈車輾？』觀此，則浮山所望于投子非等閒矣！既謂之：『日月輔而轉』又云『少林風起，曹溪簾捲』，且以『金鳳而宿龍巢』，其尊貴中之奇特又如此，蓋以臨濟、洞上二家與少林、曹溪宗旨親相付囑也。後世讀《語錄》者，何可草草乎哉？此意吾嘗散見于《會祖規鑒》、《五燈熱》中，今以親到浮山，不可不重為拈出，以酬先聖法乳之恩，使後世二宗之明眼者，有以景仰其高風，振勵其將來也。」諸門人感泣曰：「非和尚深慈，則吾後人安知此微旨乎？」乃踊躍禮拜而退。

問答機緣

李太宰問：「三玄五位是發明悟後事、是發明悟前事？」師云：「臨濟開眼尿床，洞山合眼投水。」宰云：「大師意作麼生？」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宋戶部問：「返聞聞自性。自性如何聞？」師召居士，士應：「諾。」師云：「山僧戒口。」

太宰問：「我聞圓相從耽源傳仰山，是否？」師云：「公見西天十五祖睹龍樹現月輪相否？」宰云：「見。」師云：「提婆即是外道。」宰云：「此意甚深。」師以手畫圓相云：「西天外道六師及九十六種，皆向者裏折伏，但得其旨則千變萬化，無不暗合圓機也。」宰云：「師從何而得此旨？」師云：「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

居士參，師云：「魚因甚麼即跳過龍門？」一士云：「全仗風雷力。」師云：「如何又有點額底？」士云：「是他氣力未充。」師云：「話墮也。」士云：「和尚還須方便？」師云：「喫茶去。」

僧問：「生死大事不明，乞和尚指示。」師豎起如意云：「見麼？」僧云：「見。」師云：「見甚麼？」僧云：「如意子。」師云：「有眼如盲，去。」

師一日與太宰坐僧堂中，因舉壽昌和尚頌臨濟喫棒公案云：「醍醐土味出乎乳，滴水攙中便不成；三十棒頭開正眼，何嘗傳得祖師心？」師顧太宰曰：「如何是正眼覷？」公悚然。僧一悟出問：「如何是正眼？」師劈面掌曰：「問甚麼？」悟云：「莫秖者便是否？」師又掌曰：「不識好惡漢。」悟禮拜，再請開示。師云：

「逢人不得錯舉。」太宰因有頌曰：「無影堂前萬木森，松風蘿月度知音；秖須覓個瘋顛漢，一掌酬他徹困心。」師看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師問黃元公：「江西稱為選佛場，且道當日選甚麼人作佛？」公云：「便請和尚指點。」師云：「我要個鼻孔遼天底。」公云：「須令他具個宗眼始得。」師云：「水上駕鐵船，還讓他龐老。」公云：「和尚手眼何在？」師云：「一箭射一群也。」

元公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云：「明朝拄杖子向公道。」公云：「今日底事又如何？」師云：「前日有人喫一頓也。」公云：「和尚扯前拽後作麼？」師云：「牽牛不上壁。」公云：「和尚今日陞座，弟子要對眾問倒。」師云：「恁麼則功不浪施也。」

元公問：「父母俱喪時如何？」師云：「也須打破靈床始得。」公云：「孝滿後如何？」師云：「慣把金鐏勸醉人。」公云：「恁麼則追隨曹山去也？」師云：「我者裏爭容得伊。」公云：「雲巖路相次絕也。」師云：「且喜山僧重得一破天荒。」公顧諸公云：「真個是洞水逆流也。」

師月夜閒立，與璞首座併諸子譚及習氣難除之事。座云：「璞亦思及於此，有詩二句云：『 最喜懶安解牧牛，歸宗宣老可為儔。』請和尚代續末後二句。」師即云：「欲知今日門前事，車過分明兩道溝。」座禮拜。師復曰：「予在博山與雪關、頑石二兄坐，石曰：『 二兄可作一詩讚我何如？』關應曰：『 近日看山頭不動，阿師卻有幾分頑。』 予曰：『 此結語也。』關曰：『 兄何不為起語乎？』 予曰：『 芒鞋踏破幾重關，未得身心徹底閒；近日看山頭不動，阿師卻有幾分頑。』 當時三人撫掌大笑。」座曰：「不因和尚今夜重舉，幾遺此奇事。」

僧問：「心境交參不得個入處時何如？」師舉如意示云：「見麼？」僧無對。師云：「物見主，眼卓豎。」

居士問：「蚊子上鐵牛，如何下嘴？」師云：「新豐洞口打鞦韆。」士云：「和尚是個蚊子？」師云：「直須頭帶角始得。」士云：「和尚就是鐵牛？」師默然。

聞雨聲，居士問：「背後是甚麼？」師云：「面前聽。」士云：「和尚蹉過了也。」師云：「夫居離婦州。」士云：「許多年參禪為甚麼不認得聲？」師云：「婦住思夫縣。」士云：「且喜檀郎認得聲。」師云：「又恁麼去？」

居士問：「如何是門裏出身易？」師云：「海東果子樹頭心。」士云：「如何是身裏出門難？」師云：「後園驢喫草。」士云：「和尚還有出身也無？」師云：「有。」士無語。師云：「且居門外。」

僧問：「今日為荊國主設齋，還有受得王者供養也無？」師云：「香風吹萎花，更雨新奇者。」曰：「恁麼則梵王、帝釋皆當稱贊也？」師云：「莫怪山僧不下床。」

一日因僧問：「方丈紙窗七穿八穴，和尚被一切人看破也。」師云：「直饒與我同衾枕，未必夢見。」曰：「佛祖之道如日麗天，和尚得恁麼隱微？」師云：「你又穿窬作麼？」僧愕然而退。

僧問：「大冶洪爐為甚陶鑄無成？」師云：「須識山僧不汝欺。」曰：「莫是無真骨性，不堪烹煉麼？」師云：「黃金臺下，駿骨成堆。」僧禮拜云：「某甲慚愧。」師云：「有錢千里通，無錢隔壁聾。」

僧問：「藥山令化主送銀還甘贄，何處是他著賊？」師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曰：「畢竟意旨如何？」師云：「待我陞堂舉似大眾。」

僧問：「和尚嘗言：『拄杖子不輕用。』如何往往打斷了如意子？」師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曰：「恁麼則勞而無功也？」師云：「千家喫藥，一家還錢。」

僧禮拜次，師云：「那裏人？」曰：「雲南雞足山。」師云：「迦葉尊者捧底金襴袈裟還好麼？」曰：「好。」師云：「門前倒卻剎竿意作麼生？」曰：「者個卻不會。」師云：「你卻靈利。」僧罔措。師云：「你會種菜麼？」曰：「者個卻會。」師云：「果然靈利。」

僧參，師云：「何處來？」曰：「雲居來。」師云：「明月湖有人試探竿否？」曰：「謝和尚指示。」師云：「脫空謾語漢，指示你甚麼？」僧無語，師叱出。

師下客堂有僧問：「學人有一問。」師即云：「我今日不著便。」曰：「學人急切處，請和尚指示。」師云：「向道不著便，又急切甚麼？」僧禮而立。師顧曰：「上座是那裏？」曰：「嘉興東塔。」師云：「我聞東塔被雷擊破，你知得麼？」曰：「某甲不知。」師云：「死骷髏，雷擊也不知。」僧悚然曰：「此是和尚無風起浪？」師云：「淹殺你也不知，急切個甚麼？」

建安王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云：「風前不露影。」王云：「一念已生後如何？」師云：「腳下泥三寸。」王云：「正當恁麼時如何？」師云：「金輪腦後看。」王云：「三千里外逢人時如何？」師云：「殿下須向頂門上行始得。」王云：「恁麼則萬里翱翔去也？」師云：「黃河徹底清。」王云：「謝和尚指示。」師云：「須殿下自肯承當。」

僧問：「犯七遮人得參禪否？」師云：「如何是第一遮？」曰：「弒佛。」師云：「那個是佛？弒佛者誰？」僧無語。師云：「大

妄語漢，出去。」
僧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正當恁麼時，阿那個隨化去？」師云：「看取鼻孔。」曰：「現對和尚？」師云：「如何在我手裏？」曰：「某甲正疑著。」師云：「捏住你咽喉。」
二僧參，師問一僧：「什麼處來？」僧云：「天童來。」師云：「太白峰高多少？」曰：「與凌霄峰差不多。」師云：「你具什麼眼？」僧擬議。師云：「瞎弄作麼？」師又顧次僧：「你同來底麼？」曰：「某甲在雲門解制來的。」師云：「解甚麼制？」曰：「禪制。」師云：「什麼禪？」曰：「和尚莫瞞某甲。」師云：「蝦蟆禪。」
師問僧：「何處來？」曰：「金粟。」師云：「在金粟作甚麼？」曰：「閒住。」師云：「金粟那有閒飯你喫？」曰：「者裏未嘗不閒。」師云：「我者裏容你不得。」僧便喝，師云：「者弄精魂漢。」便打出。
僧問：「大慧竹篦子話，和尚也拈提否？」師云：「不拈。」曰：「為甚麼不拈？」師云：「沒者閒工夫。」曰：「莫是和尚親切為人處也無？」師云：「浪蕩拾花針。」
陽羨居士來參，師云：「幾時到者裏？」曰：「昨日。」師云：「見凌霄峰麼？」曰：「不曾見。」師云：「參訪須是帶眼始得。」士便問：「某蒙善知識指教，參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如今皆是已生後事，請問者個話頭須如何參？」師云：「誰教你妄生分別？」曰：「畢竟如何是未生前事？」師喝云：「你又者裏謗善知識。」士禮拜。因示偈曰：「謾謂曾參知識來，徑山有路滑如苔；凌霄峰頂如能見，父母生前眼自開。」
僧問：「狗子如何無佛性？」師云：「狗子佛性無。」曰：「狗子如何有佛性？」師云：「狗子佛性有。」曰：「某甲不會。」師云：「我不如你。」曰：「畢竟意旨如何？」師云：「你不如狗子。」
僧問：「馬師圓相纔拈出，國一重鋪錦上花。如何是新徑山的家風？」師便打。曰：「泥牛踏破千峰月，雙徑巖前震一聲。」師又打。曰：「和尚不得胡亂打。」師又打云：「還喚作胡亂打得麼？」曰：「幾回親到此，直上萬峰頭。」師云：「猶亂道在。」
師一日示〈造東苑和尚塔因緣榜〉於殿左，有僧見，乃到方丈禮云：「某甲見東苑和尚塔已造了也。」師云：「塔造在那裏？」僧展兩手。師云：「未在。」僧乃珍重而出，復呈頌曰：「東苑靈塔，逼塞虛空；通身焦爛，處處無蹤；塔門沒縫，八面玲瓏。咦！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無處避殘紅。」師覽云：「馬蹄無處避，你作麼生承當？」曰：「承當則有避處也。」師云：「煙霞生背面時

如何？」曰：「處處耀日輪。」師云：「待塔合尖著？」僧云：「合尖了也。」師云：「如何得一枝橫出？」曰：「三十年後待某甲與和尚別通個消息。」師云：「即今作麼生？」曰：「終不敢造次。」便禮退。

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詮不出底旨意？」師云：「淚出痛腸。」曰：「末後拈花又作麼生？」師云：「要頭砍將去。」

監院白師：「本寺坐東向西，宜開離門出入？」師曰：「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院云：「趙州東，院西。」師云：「栖霞又作麼生？」院云：「明月照見夜行人。」師云：「杖人則不然。」院云：「和尚作麼生？」師云：「三十棒自領去。」院禮拜云：「起動和尚。」師休去。

開池僧問：「法眼云：『泉眼不通為沙礙，法眼不通為甚麼礙？』眼云：『為眼礙。』此意如何？」師喝云：「瞎漢，不見者一條溝向那裏去？」曰：「不問者個。」師打云：「你問那個？」曰：「如何是法眼？」師打云：「瞎漢，挨人痛棒作麼？」連打退。

僧從浙中來，以諸方尊宿拈古呈師，師云：「且拈今日底著。」曰：「某甲拈不得。」師云：「著甚死急搬人尿屎？」曰：「和尚也有些與人搬？」師云：「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曰：「好箇下韻。寄言十八子，好好事潘郎？」師云：「千年古樹不開花。」曰：「如何又道：『風吹滿路香？』」師云：「狂蜂浪蝶，徒自迷忙。」曰：「如何是十八子？」師云：「襪線繫風箏。」曰：「如何是好好事潘郎？」師云：「斬草蛇頭落。」曰：「專為流通？」師云：「泥捏直符使。」

監院問：「洞山初見南泉，泉以馬祖還來否問山，山云：『待有伴即來。』此時具何眼目？」師云：「土宿善騎牛。」曰：「既於無情說法處有省，如何又從雲巖邈真？」師云：「為君幾下蒼龍窟。」曰：「如何過水睹影乃大悟玄旨？」師云：「逆水之波經幾回。」曰：「洞山悟後分渠我，與臨濟悟後立玄要，有同別也無？」師云：「直教佛祖重烹煉，鎔盡規模脫體新。」曰：「有者多用機鋒、有者多用棒喝，此意何如？」師云：「其如一點水，兩處使龍飛。」曰：「如曹山不變異，還有別機用否？」師云：「如何是不變異處去？」曰：「虎口裏活雀兒。」師云：「一將難求。」院便喝，師便打；院又喝，師又打。院禮拜，師云：「草草打著個瞎驢。」院拂袖便出。明日相見，師問：「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卻，子作麼生會？」曰：「大小臨濟憐兒不覺醜。」師云：「抽筋不動皮，換骨不動髓。」院便禮拜。

首座問：「南院嘗舉臨濟云：『不知吾正法眼，向者瞎驢邊滅卻。』話問風穴，云：『臨濟氣宇如王，如何臨終妥尾帖膝如

此？』風穴云：『 密付將終，全主即滅。』此意如何？」師云：「可惜許！各自失卻一隻眼。」曰：「如何曹山說：『 不變異去』又得，風穴說：『 全主即滅。』卻不得？」師云：「出身既無路，脫體道猶難。」曰：「使南院問和尚時如何？」師云：「便好掀倒禪床，莫教孤負臨濟、三聖。」曰：「曹山何不掀倒洞山禪床？」師云：「不見曹山已奪去洞山拄杖子也？」曰：「南院又問風穴：『 三聖如何亦無言？』風穴云：『 親承入室之真子，不同門外之游人。』此意如何？」師云：「此中大有利害處，待他問：『 如何三聖亦無言？』正好撫掌大笑云：『 勘破了也。』使他南院吐舌去在。」座乃禮拜云：「和尚尊重。」

師問僧：「甚處來？」曰：「鼓山。」師云：「不跨石門句，有人道得麼？」曰：「無人道得。」師云：「可惜眉毛。」曰：「請和尚指示？」師云：「緊峭草鞋去。」

師問僧：「甚處來？」曰：「和尚不知某甲來處麼？」師云：「野狐精[跳-兆+孛]跳作麼？」曰：「情知和尚有此一機。」師云：「苦不是新羅。」僧便禮拜。師云：「村夫喫橄欖。」

師問僧：「你是延平來底麼？」曰：「是。」師云：「交劍潭兩條龍還在否？」曰：「不知。」師云：「蚯蚓穿過東海，蝦蟆撞倒須彌，跂死禪和，打瞌睡未醒在。」

師問僧：「曾見天童和尚否？」曰：「金粟時曾見。」師云：「如何是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曰：「須是和尚始得。」師云：「掠虛頭漢，自領出去。」

僧問：「如何是常住三寶？」師云：「兩粥一飯。」曰：「如何奉持？」師云：「朝看東南，晚看西北。」問：「有問石頭和尚：『 如何是道？』頭云：『 木頭。』又問：『 如何是禪？』頭曰：『 碌磚。』此意如何？」師云：「藝壓當行。」曰：「或問和尚：『 如何是道。』作麼生？」師云：「好皮不染皂。」曰：「如何是禪？」師云：「好人不倩錢。」曰：「此與石頭荅有同別否？」師云：「白馬廟前好傘鋪。」曰：「不會。」師云：「木屐店在對門開。」

梅逢忍公到崇先，師云：「何處來？」曰：「廬山。」師云：「在彼何為？」曰：「若有所為，即呈似和尚。」師云：「脫空謾語作麼？」曰：「某甲終不敢負心。」師便掌。曰：「和尚探頭太過。」師云：「逢人切莫錯舉。」忍禮退。

笑峰然公從牛頭山歸，禮拜，師問云：「牛頭山下草野縱橫，親自去來作何風度？」曰：「象王行處絕孤蹤。」師云：「忽遇獅子吼時如何？」曰：「當機不讓渠。」師云：「威獰何在？」曰：「同途不其轍。」師云：「鐘樓上念贊，床腳下種菜，意旨如何？」

曰：「猛虎何勞當路避？」師云：「黃檗勝如何恁麼道？」曰：「儂家自有路通霄。」師云：「也須恁麼來始得。」笑禮退。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八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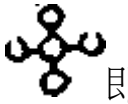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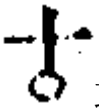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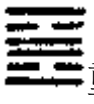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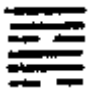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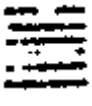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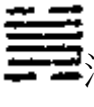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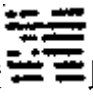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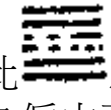
法語

洞宗標正

師室中因諸門人侍立，有僧出問洞上宗旨，乞和尚指示，師良久云：「會麼？」曰：「不會。」師曰：「你不如西天外道。」曰：「某不曾問有言無言？」師云：「卻又似西天外道。」進云：「惟大慈悲，曲垂方便令我得入。」師云：「雪竇道：『邪正不分，過由鞭影。』如何是鞭影？」進云：「莫是良久處麼？」師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進云：「外道見箇甚麼便得悟入？」師云：「劫賊入空房。」進云：「莫是疑根斷絕去麼？」師云：「我說你不如西天外道。」僧禮拜歸位。師乃顧眾云：「汝等還知价公始終機緣之妙密乎？公初為沙彌時，念《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輒自捫其面以問師曰：『我分明有，何故經言無？』今人讀經能如此觸發天機，即其師亦可使猛然自討入處乎？從此參方，首謁南泉，因為馬祖諱辰營齋，泉問眾：『馬祖還來否？』公乃出曰：『待有伴即來。』南泉是箇通身手眼底漢，也只得道：『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公曰：『和尚不得壓良為賤。』正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尋常輩孰能當其爪牙？嗣于忠國師無情說法話有省已，向荊棘林中能下足矣！及辭雲巖。問：『此去有人問：百年後還邀得師真否？如何秖對？』此正向沒孔鐵鎚重下楔也，不是此老大難酬他。乃良久云：『秖者是。』殺人刀活人劍不妨利害，若是德山、臨濟未免以棒喝用事。且道：『良久云：秖者是，還與棒喝有同別也無？』公既已悟無情說法，到此如何又開眼尿床沉吟不下？莫是識法者懼，所謂：『承當個事大須審細麼？』秖者一箚，愈見銀山鐵壁大火聚中無你進步處、無你躲根處、無你轉身吐氣處。從此所悟所解底命根不容不斷，但不能向月明簾外囫地一聲，跳出身裏之門，而得全機大用奮激不已，忽于過水睹影乃打失眼睛大悟前旨。正如德山於上座欲點那個心處不能出脫，乃以『潭不見，龍不現』致個疑頭，迫得無路無門，忽於吹滅紙燭處乃絕後甦來大叫曰：『從此天下老和尚欺瞞我不得也。』明眼人試看价公與德公悟門是何如哉？故公乃作偈自述悟證與石頭《參同契》之明暗妙協；雲巖所付《寶鏡三昧》之渠我交參深相符合，即以重離回互而立正偏五位之宗旨。使公不於此得真正全機大

用，何能自云：『 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即有悟得自己，若不見人以妙密鍵鎚，打開九重錦縫、透過百種冤門，則大法不明觸途成滯，終不能自我作主，折攝法界之群機也。正以理明而自神動；神動而自天隨，如聖人作而萬物睹，凡夫視為高遠之事，殊不知萬物皆備于我，我之聖心一發，則天地萬物皆隨我而全現也。人無聖心，安得謂之聖人？此价公頓悟真我之大機大用，故能我今獨自往，而法界皆全彰我之神用，此正以我能作主，則先天而天不我違，後天而天奉我時也。知盧舍那佛頓出藏身，則三身四智十方應化皆互為主伴交參，若但於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不知向上尊貴一路自別，則不免於處處得逢渠，即認渠為真我，卻又落在驢前馬後之階下漢，何能作主於法界攝重重涉入之三昧？又何能處處逢渠即是我，處處稱尊即我是渠哉？」師說至此，驀呼云：「大眾！正當恁麼時是個甚麼？畢竟洞山祖面目作麼生？」眾愕然。師云：「打破鏡來誰炤燭；鶴沖霄漢出銀籠。」眾禮拜。

師曰：「吾洞上之旨不特能會通五宗之秘，即如來一代時教之始終本末，與儒道九流尊卑體用事理功位之名分，無有不收攝而闡發者也。此宗無語句，亦無實法與人，正以明破即不堪，法死則不能活人，舞吹毛、擊塗毒，無論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矣！不獲已立個正偏、賓主、玄要、人境、暗機、圓相、六義、三關、九帶、十真等，已是刻畫虛空雕鑿渾沌。但先聖深恐法久成弊邪異繁興，若不為物作則立此宗旨，則萬世何從揀別真偽使此法眼妙心不昧滅哉？古人之立法、立言，正如《大易》之立象、立辭也，使無《大易》之象、辭，則天下萬世何從而得天地造化之幾微，人物生死之性命哉？所貴於觀象玩辭而顯仁藏用也。人每以理為活、數為死，不知理雖活或以意見自用而反落於怪邪？數雖死，能存法則而可悟其天然。有不得於象，則求之于辭；有不得于辭，則求之于象。或于言辭有盡，而得象意無窮，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不于此可悟耶？吾于疊三變五中，見其象畫之奇偶妙協，乃知偏中至不可以兼中至而重犯兼中到也。何妨拈出以待神明之者。如太極含四象為五位，即是河圖、洛書以中五含十，不過一奇一偶之參兩錯綜而成其中和位育也；六爻之偏正回互者，即奇偶之兼帶妙協也。蓋萬物無不負陰抱陽，陰不抱陽則孤而不產，陽不負陰則寡而不生。陰陽偏勝則散亂斷滅，何以承天命之化育乎？故聖人深幾裁成之，揭其奇偶之樞機，而變理其太過不及以致中和，則天地人物各自正其性命，此參贊位育之功能，惟其善用九六轉變其乾坤造化，所以為至神至妙也。重離如太極之含四象者； 即五中之十，如荎草之

含五味，金剛杵之具五楞也； 之中一圈為天地人物之心，即太極，為重離含四卦之兼中到也； 東方一圈即少陽之正中偏也； 西方一圈即少陰之偏中正也； 南方一圈即太陽之正中來也； 北方一圈即太陰之偏中至也。覺範洪公以互卦為回互，以單卦為互疊，先大過、中孚而後單巽單兌，特一說耳！少陽少陰體尚未純，但能疊進而未可即變；太陰太陽體已至純，但能變轉而不可復進。吾洞上借此配喻偏正回互，以用疊為三、變盡成五，誰得此意象外之深旨乎？回互者，如教中之回向也，內外上下、因果本末皆各相含攝之謂也。或回正向偏以理奪事，則無事而不理，可奪色法以明心也；或回偏向正以事奪理，則無理而不事，可奪空心以明法也；或回正中事理之全體而來向全用，則事理俱奪，而可即妙有以成等正覺也；或回偏中事理之全用而至向全體，則事理俱不必奪，而可即正覺以成大化權也；或回此正偏事理之體用向此天然尊貴無著真宗全提法界，則向上兼中到又何言哉？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三變五，天然妙協原非意見所能強為之分合也，此重離之偏正混融也，以重離初爻之奇疊上為；重巽下斷如正中偏也，以重巽初爻之偶疊上為；重兌上缺如偏中正也，以本離疊上成巽、兌為三卦，則不可更疊矣！更疊之則又成一重離矣！既為重兌，則當用變，變則當先從內卦之兌翻轉成巽，合外卦之兌變為澤風大過，則四奇在中，兩偶在初，上如坎中之滿為正中來也；大過既成則又當變此內卦之巽為兌，變外之兌為巽以成此為風澤中孚，則二偶在中，四奇在初，二五上如離中之虛，為偏中至也，以四而疊變既盡，則兼到自成中五耳！

「或謂：『 正來偏至，聚訟至今，究何決焉？』曰：疊如二少，變如二太，約幾易簡矣！舉二而參統之，如陰陽之藏太極、如寒暑之藏天。舉四而中五統之，如太極之含四象、如天之四時。蓋象數奇

偶、費隱、先後可互徵也，吾概舉其綱，幾而變化在其中矣！正偏兼中，兼何須重舉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感為易體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不有感而動之，則何卦爻之疊變哉？經中以『 應觀法界性，一切由心造』，而心不動則十界聖凡之名相了不可得，有何四句可離？有何百非可絕？說個絕代靈心亦強名也，正以十界之機感乃應之。正中偏者，以上黑下白為少陰兼少陽也；偏中正者，以上白下黑為少陽兼少陰也；正中來者，以中黑外白為太陰之全體協太陽來也；偏中至者，以中白外黑為太陽之全用協太陰至也；兼中到者，以全放全收其黑白而混融之，不可以黑白表顯、名跡到此俱化，類之不齊，混則知處，不落是非，無敢和矣！此大總相一真毘盧華藏法界圓融行布，不可得而互表互遮者也。《大易》以陽為奇、為正、為君、為白；以陰為偶、為偏、為臣、為黑。吾宗則借奇為陰、為正、為君、為黑；借偶為陽、為偏、為臣、為白。所謂夜半正明為正中偏；天曉不露為偏中正，又不當執此以相反其奇偶也。引而伸之，何處不具掃而置之？原自不壞，此後之說吾何能限？然寧有逃于中五者哉！祇如八八六十四卦中，奇即此一奇，偶即此一偶，奇偶太極，即費即隱，分之則大絕方所，合之則細入無間，就中行布圓融彌綸一際，死不礙活、活不礙死，孰能分合此中之奇偶、正偏、渠我、賓主哉？此惟親悟親證，無我無位之真人，入于剎那際無間三昧者，始能傳受此千聖不傳之秘旨也。」

洞曹君臣正偏及功勳父子主賓五位參同宗旨

正中偏者，即君視臣也。以上黑下白而體尚與用分方將使合，如堯之聖君乃能求舜之賢良，是勞于求臣以盡君道，此所謂「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也。亦謂「君向臣」，亦謂「父垂慈養子」，亦謂「主能接賓」。

偏中正者，即臣向君也。以外白內黑而用始從體歸方將得一。如舜之賢臣乃能求堯之聖明也，勤于事君以盡臣職，此所謂「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也。亦謂「臣奉君」，亦謂「子承歡孝父」，亦謂「賓能對主」。

正中來者，即君御極也。以黑在白中而體已成其用，如「不顯惟德，百辟其刑」，此所謂「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也，惟我獨尊故。又謂之「功」，無能與比，即篤恭而天下平，亦謂「父仝業付子」，亦謂「主能作賓。」

偏中至者，即臣攝政也。以白在黑中而用已成其體，如「玄德升聞，重華協帝」，此所謂「靈機弘聖道，真智利群迷」也，率賓歸王故。又謂之「共功同歸至化，即共樂無為之治」，亦謂「子全身紹父」，亦謂：「賓能為主」。

兼中到者，即君臣道合也。以黑白渾融而體用一無分別，如堯舜之揖讓德成，舜先賓能相續為主，而堯退位又作主中主；堯既不居正位，舜亦不居偏功，此所謂「渾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也。亦謂之「功功」，是無功無不功也。亦謂之「父子恩忘，斧斫不開」，向上尊貴之正命，食亦不取矣！此秘密藏千聖不傳，豈言所可盡哉？

示諸學人及眾居士

予昔年常會吾漳戴，今梁觀察及予父弟于維揚舟中。戴公曰：「聞佛教有超凡入聖之說，師果能親證其旨乎？」予曰：「須深悟得游戲三昧可也。」公曰：「如何則能悟？」予曰：「公見夫戲子乎？在臺下即凡，在臺上即聖。」公曰：「何也？」予曰：「戲子在臺下，人或稱之：『 你為人真周公、孔子。』戲子必大喜；人或毀之：『 你為人真仲子、齊人。』戲子必大怒。及至登臺，則親身為周公、孔子卻不自喜；儼然仲子、齊人卻不自怒。吁！豈你真能為周、孔，而仲、齊亦豈你真不足為哉？此何以故？蓋彼臺下以無為有，故喜怒生；臺上以有為無，故是非泯。以無為有，故妄執成凡；以有為無，故妄解成聖。然則凡夫墮落與聖人超脫，只在一念有無之轉機也，而聖凡何曾有實法？乃迷悟自成其墮超耳！」公大喜曰：「此天下奇論，讀盡千言萬語，不如臺下臺上一念有無之轉機，而成聖凡之一語，令人開悟無迷，真痛快斬截也。」予父存三居士曰：「審如此語，則觀音所以三十二應者，非獲此如幻解脫法門乎？」予曰：「正是此意，第當局難得不迷耳，所謂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若主人公心眼不惺，則未免又為夢幻空花所惑亂也。」予弟季玉曰：「瑋前日見《林間錄》載王文正公當大拜時，宴會官僚作戲，公題詩曰：『 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

同，以故無欣厭。』覺範大師曰：『 謂此老通身是眼，一點也瞞他不得。』正符此意。」予笑曰：「吾弟從此為人處世，須是眼睛鼻孔端正始得。」戴公曰：「善善！決不可少師末後者一錐劄也。」嗚呼！此予戊午年寓金陵天界，因戴公挽予過廣陵一番游戲時，吾徒大方、大圓二子侍側猶能記之，計今二十餘年，戴公與吾父弟皆作古人，可勝歎哉！我今重新舉似你諸學人及眾居士，果能忘軀為法，依止叢林參承師友，切不可於名言相法中妄生分別執取，而起是非、憎愛、冤親、苦樂之心，以自惑亂其身心性命；亦復惑亂他人之解脫知見也。予嘗示諸職事曰：「汝等參學，略能參破生滅妄想之麤跡，則自不為世間名言相法所顛倒也。我試令你首座今日退席為本堂侍者；即令本堂侍者立居首座之位。侍者儼然以首座自任；首座安然以侍者執持，毫無上下彼我之分，庶于解行少有證據。若纔令悅眾退下作副悅眾；令副悅眾退下作散單，便如奪了封侯印，心憤憤口悱悱，寧可知識不親覲、生死不參究，者個體面決不成得，特於半夜捲單而行，豈真有為法求依止善知識之心者乎？嗚呼！此天下弄虛頭好名，學人通病，以類推之皆若是也，雖有醫王亦當拱手矣！凡住叢林之人，毋論事之巨細，皆痛治偷心求親證，雖群居雜處，能使上下相忘于道術；凡聖相忘于戲游，何復有生死是非之能惑亂？又何慮身心性命之不超脫？」伏惟，珍重！

示熊仁者

舉：「雪關大師拈丹霞訪龐居士公案云：『 龐公若無後語，幾乎被靈照喪卻家風。秖如道：「赤土塗牛奶。」意作麼生？不令蜂蝶誤認隔墻花。』」師云：「雪關師兄蹉過也，龐公雖是沒牙大蟲，其爪甚利；靈照如鸞鳳沖霄，隱顯莫測。于丹霞處明露秋光，于龐公處暗藏春色，不然何處見靈照機捷哉？熊仁者既已貞節自持，復能參悟自性，若於此淆訛處透得過，始有出身活路也。」更示之偈曰：「靈照把金針，妙密超今古；丹霞共龐公，繡出鴛鴦譜。」

示粹如上座

太原孚公常于維揚講《涅槃經》，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正當談鋒縱橫處，座下有禪者失笑。孚公下座便請問發笑意。禪者曰：「上座秖說得法身邊量事，全未識自己法身在。」孚云：「便請大德指示？」禪者曰：「若要指示請暫輟講，且向靜室放下諸緣收心斂念，返己自炤，當自見之。」孚依教，即於是夜靜坐密觀。至五更，鼓角聲振動，忽然大悟，乃扣禪者門曰：「大德！我從今日更

不敢扭捏我娘生鼻孔也。」後見雪峰得蒙心印。秖此一則，便是千古參學做工夫底標準也。天下人誰不向外馳逐世緣與言語、文字、道理、知見？殊不知饒你說得天花墜石點頭，皆是光影門頭生死業識，何曾與本分一毫相干？使太原不遇禪者指點，則盡平生以豎窮三際橫遍十方為法身佛性也，又安得一旦回光，便悟「從今更不敢扭捏娘生鼻孔」哉？今上藍粹如上座，素有參究之志，善能撐持法門第，惜未遇人與之指點，今特請圓通開示。倘能於此一念旋機，則上座當追捲席耳聾者，以振起馬祖之向上宗風也。

示胡調仲居士

李遵勗都尉常問法谷隱，隱舉：「崔相國問徑山：『 弟子出家得否？』山曰：『 出家乃大丈夫所為之事，豈將相之所能？』李公於言下大悟曰：『 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後來機鋒迅捷，與楊大年、慈明圓為方外友，大振臨濟之宗，亦秖因一言激勵，遂深悟宗旨之妙，又何曾以棒喝機鋒而指點哉？於此觀之，乃知將相之功名勳業重大，而其貪欲恩愛愈深，故於生死結縛難得解脫耳！豈真將相之才不足為出家之利器哉？使李公不深悟世法之纏與心法之障，安能慨然曰：「須是鐵漢」。而是非莫管，然則不唯世法之將相是非莫管，即于心法之佛祖是非亦莫管矣！故佛祖出世秖與人解三種縛，一凡夫為事縛；聖人為法縛；宗門人為玄妙縛。透此三種縛，始可與語本分風光向上尊貴也。調仲居士能以此意時時提撕，則金剛在握，雖佛祖當前不容覿面也。又何有世情心法，所能當其鋒哉？驀召居士云：「看劍。」

示諸喫齋及戒殺放生者

一日諸居士來參，師問：「汝諸人來此何為？」曰：「求和尚慈悲指示出生死路。」師曰：「我不指示你，你不肯行，雖指示何為？」曰：「和尚未指示，安知弟子輩不能行？」師曰：「我被人哄得多了，費卻許多老婆舌頭，他何曾行？逢人皆說：『 我曾參某知識來，我曾皈依來。』甚麼相干，卻反令人謗曰：『 行如此事底，豈不是曾參知識者？行如此事底，豈不是曾皈依知識者？善知識！有甚用處？參得底到不如我不參不禮底。』此等不是我哄他，卻是他哄我也。」居士禮拜曰：「即此是大慈悲也，乞細為指示，必不致哄和尚，孤負和尚也。」師喜見眉宇，曰：「真個能恁麼，那我且問你：『 能喫長素斷殺業否？』 」曰：「眾中一二十人也有

喫長素底；也有喫花素底；也有必喫不得素底；也有決不能斷殺業底，請和尚方便指示。」師曰：「你不喫長素底，也禮敬三寶否？」曰：「我等現在敬禮。」師曰：「能信得佛是大慈悲否？」曰：「我誰敢不信？」師曰：「禮則禮，你恪信不及在，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但因殺業不除，墮落三途為畜生類。佛稱三界大師、四生慈父，則胎生、卵生、溼生、化生雖則互為父母妻子，佛視之皆如一子之想，皆有佛性者也。汝等既知禮敬佛，又去殺佛之子喫佛之肉，及殺自己父母妻子及喫自身之肉，佛還歡喜也無？喫人之子、禮人之父，其父必切齒恨之必怨報之；佛不同世人，必須救汝。莫殺害眾生，即是不殺害諸佛、不殺害父母、不殺害自身也。豈有殺佛之子與殺父母妻子之人，不墮地獄及輪迴冤報者乎？一切豬羊、雞鴨、魚鱉、鰍鱔之類，皆是殺業最重者也。汝等既知人身難得、佛法難逢、知識難遇，今纔離雞、鵝、鴨等身而得人身，便不肯保全人身，卻又去喫豬、羊、雞、鴨等身。豬、羊、雞、鴨曰：『你者強惡眾生，承佛威力纔得個人身，卻便忘卻佛力又來喫我，教你再打一轉又來作我豬、羊、雞、鴨，不知那強惡眾生又來喫你也。』只是汝等無六通，徒見他苦不聞他怨，以強凌弱冤冤相報有何了日？佛菩薩費了千辛萬苦勸化你誘引你，如醫藥人以你病苦九死之地，用了許多良藥救得活來，教你不要喫此犯諱忌物，若再喫則病又返了要死了我救不得了。你今只圖一時口腹，不圖萬劫冤報，有甚于喫藥忌反病。喫了一個月藥又返了病，醫生與父母亦恨之欲棄如不顧也。我佛菩薩費了千生萬劫，苦心救得你脫畜生身得人身，不肯忌口喫了反藥，則不為自負己靈，其孤負佛菩薩與父母養育之恩，何劫能酬報哉？儒者尚云：『寧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汝今殺生害仁，殺佛害身，其生生自殺又誰能救哉？今所謂戒殺者，若非喫長素，皆非真戒殺也。但自手不操刀以為戒殺，殊不知假手殺人之罪更甚也？喫素戒殺不名善人，只喚做不作惡人。如人曰：『我不殺人放火，我不奸淫犯義。』此但喚做不敢作惡人，何可名善人？若是善人則自己喫素斷殺，又能勸人喫素斷殺，又能放生布施救濟饑荒憐愍孤苦、修橋布路造亭施茶、設渡施藥賑濟死亡、收葬骸骨及念佛度僧、建剎造經種種功德，與化導惡人同修善事，乃名為善人。汝等殺業未斷，則此刀兵盜賊夭枉災危，尚免不得躲不過，敢以禮拜善知識作些小佛事，喫得肉已飽來尋僧說禪，公然自稱為善人，則閻羅大王異日差牛頭夜叉下請書，請到刀山劍樹、鑊湯爐炭，與人披毛戴角之類，皆是此身身行惡而口口稱善之人大有分也。莫怪山僧惡口，蓋勸人須用殺人言，的的苦口是良藥。如今天下刀兵不息，殺人遍野流血成河，骸骨如山城邑如

莽，者是何罪使之？皆是殺、淫、盜業使之也。使世人早能聞我如此斷惡之言戒殺之語，則天下太平萬民極樂，如蓮花國裏人也。「前年予在淮安見數居士來參禮，予問：『 此是誰？』曰：『 是久皈依嵩乳、印蓮二和尚者，久為道場護法。』予深喜之，與他提起古人公案，問他父母未生前一著子事，彼不能對，予曰：『 說你久參知識、久護道場，如何問者本分事開口不得？既不知本分事，又參甚麼知識？護甚麼道場？此中好茶好齋沒人喫，要你來喫麼？不唧溜漢！恁麼則嵩、印二公也不得無過？』傍邊一僧曰：『 他肯喫好茶好齋還好，他還要喫鮮奇之貨，山禽野獸、海錯珍異之物也。』予驚曰：『 莫謗他好。』僧曰：『 和尚前敢作拔舌業？』予大呵之曰：『 快取紙筆來。我出一擯帖，先將嵩公、印公二人稱和尚者擯出。如此人不足較也，你為一方知識，如何藏此殺佛殺父母之人，於此佛道場中破壞佛法乎？』嵩、印二公大驚，而諸居士乃痛哭流涕深為懺悔曰：『 大慈悲父救我等出此不赦之苦也，從今之後永斷殺生，永喫長素，更當放生救殺也。』予乃改喜曰：『 若是則超凡入聖全在此一轉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曰命。成佛成祖是此生機；作聖作賢是此生機；為父為母，養子育孫是此生機；百工技藝故生意皆此生機也。捨此生機則皆是死路、皆是殺機。人藏此殺機，則此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乃至文章事業，無往而非殺機，又何可與天地合德與生民立命哉？汝等果能充此戒殺放生之心，則生生之意充此如來藏心，成此一真法界也，何復有餘蘊哉？』於是諸居士痛哭感泣發誓并乞授三皈五戒，深參究父母未生前者一著為超凡入聖之本也。」因請侍者書之，以示未聞。

示笑峰諸禪人

杖人不能學達磨於少林面壁，卻要學孔子集眾聖大成。學得孔子集眾聖大成，則能傳達磨心法正印；能傳達磨心法正印，則能集孔子眾聖大成。或時學達磨則易；或時學孔子則難。至於達磨已於西天雄辭深辨收伏六宗，特泛重溟來我東震，斥相指心不顧諱忌，九年面壁六遭服毒，乃得傳此心印然後隻復西歸，如此則又有難於孔子只轍環於我東土之天下也。雖然，此土宗風至於二枝五派之後，門庭堂奧各出異同，不有刪定作述之手眼，安能存此千聖不傳之真宗旨哉？知此則西天之達磨即東土之孔子；東土之孔子即西天之達磨也。此世法、出世法之大關鍵，又孰能窺之哉？會麼？此中別有同條意，留與古今能擇人。

示室中諸子

善學魯男子之閉戶不納者，則能作柳下惠之坐懷不亂。今人動輒欲學超佛越祖之談，絕不學了生死性命之行，真是自暴自棄為背馳之人，深可哀也。杖人先教人學一乞兒行，然後大事可成。彼乞兒六親無靠骨肉無情，六根敗缺藝術不能，無所可用於世，且上無片瓦下無卓錐之祖業根基可賴，求食不得充饑、求衣不得遮體，到處遭人擯斥，此身無所安生。雖極苦不傷、至勞無怨，卻也風寒暑溼不能侵、榮辱得喪無足感。至於功名富貴利欲恩愛，既已不來尋他，他亦無可繫戀，惟有絲命是存。卻似個避難英雄潛機奇傑，又似個參禪慕道捨身命學行菩薩行底漢子，只恐有些子偷心不斷，使能撒手甦來，卻是無人柰得他何也，又何富貴之所能[泳-永+(瑤-王)]、貧賤之所能移、威武之所能屈、恩愛之所能奪、與夫生死危疑之所能變亂其性命哉？能行如此丐兒之行者，則又無事不可為、無厄不可度、無蘊不可破、無法不可行。末法之秋，安得有能學此行者，與之入如幻解脫法門哉？予又當教參學人，先須行三種行，亦不異此。是何三種？一、奴僕行；二、畜生行；三、糞草行。能行奴僕行則已歸命於主人，只唯主人之命是從，故難捨能捨、難戒能戒、難忍能忍、難行能行、難止能止、難入能入。至於畜生行，又進於無身命之可惜。至於糞草行，又進於無物我之可忘，所謂以無心意、無受行，自能超出於聖凡以成大事也。今人有能為法忘軀求了生死，以證性命者，能取法一二於此行者乎？有能取法此一二之行，則自不護惜皮毛與貪戀骨髓，自為暴棄之人也。即為善知識者，亦須別具手眼，勘驗此人與成就此法。又如看地理之真脈，或穿海過峽、或起伏隱微、或如草蛇灰線，馬跡蛛絲必要求其真正氣脈，不可為形勢變亂而失其真龍之結作也。夫如是，豈可輕易入此法門哉？諸子須著精彩始得。

示某居士

有一居士來參請曰：「某切欲求個出世之路，苦不能解脫身家之累，乞師指一捷徑？」師曰：「我有個直捷法子，居士可歸家，將一片大白牌置在桌子上，思量我此一生必不能解脫者何事？此一生必可為者何事？寫一行。又思我十年內外三五年中，五倫之內決不可推委必欲為者？寫一行；又思此一年內此一月中必欲為者何事？寫一行。又思此一日中朝夕之間必欲為者？寫一行。又思此一時中忽有不測之禍福危急之事，我當如何處分？寫一行。又思或一口氣不來，分付朋友、妻子不及時，與功名富貴勢利恩愛，及文字道理知見功行皆用不著時，欲如何得個轉身出路？寫一行。」居士大驚曰：「到恁麼時如何是好？」師曰：「絕妙最直捷也，又何不好之

有？」士再拜，求示一切要言，師曰：「你但拼了命，便萬事都了，更有甚麼不親切？」士曰：「者一死卻也難拼。」師曰：「啐！死自然拼卻你，何待汝去拼卻他？」士不覺通身汗下，禮拜而去。

示韓叔夜居士

初祖達磨西來不為別事，只求一個不自欺不被人欺底人而已矣！二祖神光初見達磨，更不求西來所傳底意旨，但曰：「弟子此心不安，請師為我安心。」達磨亦不教彼參究我西來所傳底意旨，但曰：「將心來為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為汝安心竟。」光於言下大悟。異日，磨復問諸門人各言所得，獨神光作禮三拜依位而立，磨曰：「汝得吾髓。」只此便是達磨與神光不自欺，亦不被人欺也。使達磨不深見神光真見不自欺處，雖與曰：「為汝安心竟。」神光安能直下證悟？使今人亦曰：「我亦覓心了不可得。」心既不可得，則一切法亦不可得；真如佛性菩提涅槃，乃至一千七百機緣公案皆不可得。且道此人還真自欺否？若真不自欺，則不被人欺，亦終不肯欺天下古今也。今居士能參悟此一則心法，則一千七百皆是不自欺之心法也，又何佛祖心法之不在我哉？因與立一軒，名曰「在我」，以自警云。

示潘臺平諸居士

諸公持〈普門品〉，是經有不可思議自在神力，但因以何心念而求開示悟入，則大士即現如是神力，而為開示悟入耳！譬如洪鐘大扣大應、小扣小應、不扣不應；又如寶鏡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不來不現。而〈普門〉之隨機感應，又豈菩薩之有大小差別哉？須知經中所謂：「心念不空過，能滅諸有苦」之旨。若能參透此心念不空過，則心心寂滅、念念圓常，其十方諸佛三身四智，諸大菩薩萬德莊嚴，皆向此心念不空過中開示悟入而圓滿無餘矣！又豈但能滅度解脫此三界二十五有之苦厄哉？持是經者切要返己自求每日不致空過、念念不致空過，參究之久，忽然超越世出世間獲二種殊勝，則佛之知見本來現成，不假外爍也。

示知白關主

從上佛祖，秖是一個指迷人；一切參學，秖是一個自求人。是故諸知識更無實法與人，秖教人憤起自求生死性命之心，一朝瞥然自

悟，了無一毫得失於其間也。譬如失珠之者，日久不知珠為何狀，因問知識指示，知識曰：「此珠清淨圓照，覺明無礙，更無纖毫損缺瑕疵，你但能勤而求之，則平生如意受用不盡也。」其人不知彼之所指，但自心念口言：「此珠有如是清淨圓照；有如是光明無礙；又且毫無損缺瑕疵。」行住坐臥、語默動靜，如是想念思惟至於廢寢忘餐，勞精疲神，重增迷悶終不能獲，反以善知識誑誕，誤賺我如此參求之法絕無靈驗。遂至退墮不信，此古今參學之通病也。彼知識秖與你說個形狀，恐你妄認一切瓦礫土石、泥丸魚目以為此珠，使昭昭心目冷地尋求，忽然親見則一切言語比況皆無所用也；又何曾教你口言心念，自障其參求之事哉？故知識又為此一等執著語言知解之徒不能自求心性下落者，更說方便曰：「你一切都莫思量、莫念善惡，但於一念未生之前看畢竟那個是你本來現成的，尋來尋去自有一朝觸著磕著，乃知元來在者裏也。」其人依舊不會，雖撥轉那些念頭，不知又走在者絕思量想念處，何日能得所失之物乎？所以古人不得已而行棒行喝用格外威神，不知此等又復向他機境七花八裂，如狂狗逐塊益見癡迷也，又況此自心求自心，借喻於覓珠與機鋒耳！你能返己自憤，不滯知解自參自覓，如神光至於覓到了無可得之處，始知本來不從外得，亦非清淨圓照之所能比況也。又如德山之於龍潭，所謂：「潭又不見，龍又不現。」忽然吹滅紙燈大徹悟者；正風穴所謂：「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也信不吾欺矣！嗚呼！近世參禪人，例皆向古人冊子上念言念語，謂之參話頭做工夫，至於頭白齒豁，徒成一個自綑自縛漢，何劫能自解脫哉？知白上人一向參求師友為發明大事，前已閉關三年，今復禁足，特使友人懷楮山中求開示參學直捷之旨，并為諸友警策，子嘉其誠因不惜葛藤，為之敘其近日參學之弊，使知自憤自力自求自悟，不可執著一切知解，以自障其悟門也。勉之！

示潤白禪人

參禪別無捷法，秖要吾人於日用動靜好好惡惡中急切返轉，刀頭向自己主人公現成下落的命根上剖折一番，看者主人公畢竟在那裏安身立命？還有生死可依倚也無？還有生死可了脫也無？當時主人公因甚麼便自迷倒？如今主人公因甚麼便不開悟？若向者主人公討得一個明白透徹了無一法可得，則更不疑佛疑祖、疑生疑死，自解作大活計，然後再參知識亦不過與汝決擇見地之邪正，及機用之殺活耳！不見五祖演和尚悟道投機頌云：「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使演公不是自參自悟、自到自證，安得自述明悟如此？今之學者飄蕩塵情昧滅心性，

大似迷子落他鄉，絕無一念思歸故土，安能叮嚀叉手親問祖翁，而自知現成家業有此松竹清風之可受用哉？潤白，潤白！你秖今還是在他鄉？還是在故里？你若擬議尋思，又是萬里崖州去也。

羯磨後示大眾

真如界內，絕生佛之假名；平等性中，無自他之形相。何以真如平等乃爾？蓋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良繇真如不守自性，忽起一念淨染之殊。所謂：「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染汙，是名佛滅度。」從上佛祖出世，亦不過欲人守此清淨自心，使無染污而已。不見南岳參六祖，祖問：「甚麼物恁麼來？」岳云：「說似一物即不中。」祖云：「還可修證也無？」岳云：「修證即不無，污染則不得。」祖云：「善哉善哉！即此不污染，是諸佛之所護念。」南岳既云：「說似一物即不中！」更有何自他、生佛、垢淨、是非之可擬議？秖此一則公案，便是經、律、論、禪之宗旨，誰能參悟此宗而會通戒、定、慧之妙旨乎？是故從上佛祖種種設化，無非欲人護持自己者段清淨靈心，更無別法為修證也。今人只知受戒，不知發此清淨戒心，有此清淨戒心，則有此清淨戒相；有此清淨戒相，則有清淨戒行；有清淨戒行，則有清淨戒德；有清淨戒德，則有清淨戒性。既有此清淨戒性，則諸根清淨，則諸塵清淨；諸塵清淨，則諸識清淨；諸識清淨，則我及法界擴而充之無不清淨矣！又何有罪心而可得乎？正以世人不能發此戒心，安得了此罪心？有此罪心則有罪相；有罪相則有罪行；有罪行則有罪業；有罪業則有罪性。若求此罪心了不可得，又安有罪業、罪性之可得哉？如達磨大師來我東土，亦未嘗將西來底禪教我東土人參；東土二祖亦未嘗要參達磨西來底禪。但云：「我心未寧，乞師為我安心。」達磨亦不別指一法與彼，但云：「將心來為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曰：「為汝安心竟。」若二祖不親自覓到了了不可得，又孰能為彼安此心？不惟二祖如此，三祖求二祖懺罪，亦使他自己覓罪了不可得，乃曰：「為汝懺罪竟。」我等世人孰求安心如二祖懺罪、如三祖之親到了不可得之玅密乎？果能如是，則戒、定、慧、解脫、知見等五分法身曾無差別，又何有頓漸、偏圓之可異？我等現前大眾，若能以今日如此發露懺罪，而時時如此發露懺悔，則清淨靈心時時不昧；無染智行時時現前，是名「佛子受佛戒，即入諸佛位」矣！雖然，直須知我宗門有頓悟法要，始能如是參、如是持、如是護念、如是行道，則佛祖法慧常住於世，如日月燈常相接續永無斷絕也；何可自生分別此為戒、此為定、此為

慧、此為禪之妄相隔越哉？惟大眾善思念之，不勝奇特，不勝珍重。

示本空禪人

適有僧問杖人：「某甲欲住山去時如何？」杖人以拄杖於地上畫一畫云：「會麼？」僧云：「不會。」杖人曰：「諸方火葬，我者裏活埋。」僧禮拜，杖人便打。僧云：「某甲話在。」杖人云：「你道看。」僧擬議，杖人復打云：「鈍漢！者一柄鋤頭也不解弄，住甚麼山？」即連棒打出。復有本空禪人持紙一幅求開示住山，杖人熟視久之，乃書此現成公案，示之曰：「你若向者一座山子裏會得，許你者裏作、者裏息、者裏喫、者裏屙；你若不會，不如向十字街頭討冷飯喫去，撞著一個半個也不見得；不然且向諸方叢林裏東拶西拶，或觸著磕著也不見得。會麼？咄！」

示陳玉尺居士

古人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不得已纔與人說個本分事，卻是將惡水驀頭澆也，孰能見門前剎竿即撩起便行？」雖然，佛祖出世，豈無方便激發使人自悟去？蓋人之所以不悟者，為有物障其悟門耳！何者是障悟門之物？但能不生異念，則全體光明、全體透徹，如百千大海不起風波，則徹底澄清無一毫迷昧。雖然，若執此理猶是偏見一邊，更須會得繁興大用，舉體全真、曾無異物，一任澄清與不澄清，風浪與不風浪，元不是他家事，則自無聖凡是非可得染污此本分也。不染污之旨，又不是絕無一念為不染污，但不見心外有法、法外有心；凡非他凡，聖非他聖，識非他識，智非他智。若真達不疑之道，則聖凡、魔佛、淨染、智識，皆是自心限量之法。故三祖《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六塵不惡，還同正覺；迷生寂亂，悟無好惡。」知得此意，則不特與佛祖把手並行，亦與大地眾生一時同成正覺。自古及今何曾有一法非心法？何曾有一心是異心哉？若能體會此意，如人夢中說夢，及乎憒地得一醒來，或得親友驀地呼起，則求夢中一法了不可得，夢中一切幻法皆是吾心之幻法也。知得是吾心幻法，則夢非是夢；不知是吾心幻法，則覺亦非覺矣！今參學底人，秖要見得一法是心外之法，則不見一心是法外之心也，又何本分性命之不開悟，無端生死之不了徹哉？居士能久久於此親自勘破囫地醒來，則見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矣！雖然尚有向上關捩子直須撥轉，始能驅

耕奪食，異類中行，秉殺活刀開佛祖眼，乃不墮於聖凡情解。到者裏畢竟作麼生撥得轉向上關捩子？請君吸盡西江水，倒駕鐵船陸地行。

示石潮寧西堂

吾宗末裔傳至少林金沙太混，若非吾廩山翁于《宗鏡》書祖披出純精，別行一路，幾千人天冒昧，何能迥拔今時哉？篤生壽昌老祖，掘出大好山中，掀翻黃龍頭角，正是胸中迸出，始能遮天蓋地也；及接我東苑先師，便驀地推下險坑使自跳出，捉敗者老漢莫作怪；即杖人撞開祖父之門，全是赤身挨白刃，以故生平不拘拘于三玄甲冑、五位鎗旗，別施符劍八面破敵。今時之弊正坐在各執名器不能神其殺活，終屬濁智流轉，不鑑溈仰、雲門、法眼之後因何而自絕乎？吾子始于太平棒頭得火燒裙帶消息，今復來此烹煉，自應如九轉神丹變化不測，異日大起吾宗，則皋鶴之聲光自遠矣！子當慎之。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九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十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頌古

洞山邊師真

洋銅熱鐵家常食，今特拈來供十方；莫怪知恩人少有，秖今渠我滾如湯。

德山不荅話

死人平地已無數，把火齊驅作夜行；險絕還教吹滅去，新羅日午打三更。

臨濟思蒿枝

生平別有一深心，撫景觀時自不禁；慷慨悲歌如識得，何勞琴劍寄知音？

興化擯維那

誰云虎不食其子？爭奈恩冤業在中；椿打爛泥誇好手，忍心雌伏見飛雄。

三聖透網鱗

瞎驢圜後喫荒草，鱉鼻山前吞活人；雙眼突來空日月，其如一對總無筋。

洞山初喫棒

再三問處涉鉤錐，棒下驚來石火遲；飯袋忽然開口笑，幾多平地受人欺。

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

爭雄弓馬最危微，背手能拈囓鏃機；自笑老來忘意氣，看他雲鳥自閒飛。

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陵曰：「珊瑚枝枝撐著月。」

驀箚相逢各展眉，此心千古孰能欺？可憐一句全生殺，劍挂徐君墓上枝。

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陵曰：「銀碗裏盛雪。」

吾宗無語若為人，東土西天負墮深；明月蘆花閒索索，臨風何處覓秋砧？

僧問香林：「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曰：「三人證龜成鱉。」

百城煙水幾間關，誰敢當機更熱瞞？桂子飄香秋色遠，大家看月賺同參。

臨濟喫棒

打狗迫墻，門路斷絕；翻轉頭來，咬教你徹。

首山荅僧問佛話

新婦騎驢阿家牽，賣盡風流不值錢；多少五陵貴公子，看渠失卻手中鞭。

問南泉路

拈起鐮兒路太玄，當機何處見南泉？不移半步便歸得，作麼酬他三十錢？

經首

以字不成八不是，春風拂檻花猶睡；王孫何去未歸來？芳草凄凄愁滿地。

報恩明和尚問座主：「經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從上有多少大悟者，天台山嶷然，如何不消殞？」主無對。師代曰：「和尚更須買草鞋行腳。」

曾伴浮雲歸晚色，猶陪落日泛秋聲；世間無限丹青手，一段傷心畫不成。

良遂參麻谷

特地扣人門，呼之忽自悟；歸來舉似人，月上花梢露。

僧問：「那吒太子析骨析肉還父母，然後現本身為父母說法，如何是那吒本身？」師撫掌三下。又曰：「天花吹不盡，處處鳥啣飛。」

不假胞胎未是親，曹山一笑起風塵；夜來玉笛從何發？惱亂深閨夢裏人。

僧問臨濟和尚道：「有一人淪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個合受人天供養？」師曰：「者小廝兒更要乞蒿枝在，且放過一著。」

無端亦學寫焉鳥，誰要人天供養乎？幸是風顛人不在，飯床推倒笑狂驢。

僧問南泉：「師歸丈室將何指示？」泉曰：「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

野老忘機事事閒，柴門雖設未嘗關；偶然拾得無鬚鎖，依舊拋他途路間。

太陽托浮山接投子公案

虎口翻身也是奇，青鷹夢裏已驚飛；太陽頂履今猶在，謾向胡僧問故衣。

南院示：「啐啄同時至，僧再來舉似。」風穴曰：「者漢會也。」

啐啄同時用卻奇，移星換斗許誰知？騎牛海上穿衫子，十字街頭放鷂兒。

興化到大覺，至言下薦得臨濟於黃檗喫棒的道理

豪傑無王亦自興，難兄難弟作宗盟；當時法眼誰能滅？磨出吹毛決不平。

西院因天平漪下四錯，至漪住後自曰：「發足行腳時，早是錯了。」

天下干戈共戰爭，朝秦暮楚盡求名；不知真命將何屬？那識真人有主盟。

長沙因秀才問《千佛名經》

飽腹文章半字無，儼然殿試便傳臚；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花滿帝都。

明招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招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招，招曰：「你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秖是個弄泥團漢。」

陷虎須還有險機，放收誰敢透重圍？憑空弄得泥團活，瞎漢便生惹是非。

洞山五位

正中偏！良久誰教馬覷鞭？曾悟無情閒說法，沉吟肯掘井求天。
偏中正！眼光擊破雲巖鏡；我今獨往笑逢渠，背上莖毛傳正令。
正中來！一位纔彰五位該；夜明簾捲無私照，枯木岩前花自開。
偏中至！三墮縱橫無變異；類不齊兮混自知，天然的有真尊貴。

兼中到！主中主也何深奧？拈花微笑喪家風，向上不傳誰敢道？

世尊

指地指天成賣小，觀星說悟更無慚；平生伎倆至窮處，冷把花枝對眾看。

達磨

冒命西來已負機，那堪梁殿失便宜？此時不肯空歸去，雪裏拗他半臂兒。

六祖

應無所住而生心，去去黃梅受苦辛；畢竟一塵無著處，卻將衣法付何人？

馬祖

牛不打兮徒坐佛，磨磚成鏡果神明；照開心地無門路，的的從他腳下行。

石頭

南岳高登書不達，天生強項不堪親；翻然更作參同契，別置青原鈯斧行。

溈山

大雄言下偷心死，踢倒瓶兒贏了山；驀地忽成頭角去，故園風月更間關。

臨濟

三頓蒿枝赤肉招，老婆徹困不相饒；惜乎舌上通些子，脅下還拳恨怎消。

洞山

臨行乞得巖良久，睹影方知不是渠；卻自無中能唱出，一門偏正孰分疏。

雲門

拼命挨傷睦老鋒，如王氣宇絕中通；再來象骨呈機變，北斗藏身趣更濃。

法眼

地藏門前百雜碎，大千沙界太森森；唯心唯識天機泄，誰解鴛鴦見密鍼？

偈

壽昌師翁七旬猶自躬耕呈之

山頭老子年七十，猶似西施未嫁吳；絕世風流人不見，浣紗溪上獨容與。

僊亭上東苑和尚

袖中些子防閒藥，留待他年毒達磨；試問當年傳底虩？吳江隔岸越山多。

董巖上博山和尚

相逢休去不妨奇，豎拂輸他第一機；不見門前楊柳樹，無人問法自依依。

侍東苑和尚觀梅

百花盡放媚春風，獨有梅含幽谷中；不是時來香不吐，精神雪裏倍喬松。

酬和李太宰(三)

一滴曹源是處生，誰教枯木裏龍鳴？玉鞭敲惺維摩默，梁八原來親弟兄。
誰培大樹影森森？睦老當年知此音；一掌虎鬚曾捋得，令人千載憶婆心。
正眼開來心不傳，雞巢棲鳳雪連天；西陵老子輕拈出，賺卻他家漿水錢。

示石象雲憲副

黃梅石女夜生兒，秖應栽松道者知；驀地相逢惟一笑，者些消息卻堪疑。

寄懷廬山觀一老宿

五老峰頭一老翁，眉毛如雪貌如童；近來有種難醫病，寤寐相思是浪公。

送達虛上座歸圓通

圓通笤帚曾安柄，今子重為灑掃之；待到天寒飛雪下，看他風裏舞楊岐。

送惟心上座主清涼事

清涼久踞金陵勝，曾以顓師一主之；更喜君能承父業，解鈴須是繫鈴兒。

倚杖羹湖精舍示元蒼上座

絕秀湖山敵畫開，卻奇千里賺吾來；春光媚極憐將莫，不勝吾其與點哉！

示王以介太史

歐公曾試浮山遠，棋局拈來別有禪；今日儼然相晤對，當機一著請君先。

榷部蘭陽陶菴陳公過訪

孟子善言乎慎獨，去存二字最幾希；分明指出兩條路，千古令人不自欺。

登金山示韓居士

拄杖到來無不有，千峰如畫列眉間；為君指點雲中鳥，幾度飛鳴去復還。

挽寬居禪人

平生不肯真求死，今日死來何所逃？試問死生誰是主？須知火後一莖茅。

寄蕭伯玉居士

新秋乍洗青山骨，一片孤光冷照人；物外是誰能拂袖？寥寥千古想丰神。

示朱葵石居士

沒分曉句迴常流，放鶴洲前笑自緜；七佛秖應無覓處，卻能空手把鋤頭。

荅埽菴諸公過訪(二)

春色招搖煙水中，喜君一棹快如風；龍淵六過何奇特？不怪參同善脫空。
斫盡絲竿還自尋，於焉笑傲入高林；陸公不是閒敲唱，呼出瓶鵝別有音。

偕余繼泉諸友觀雪

輕白飄飄一夜寒，千巖盡鎖玉珊珊；誰知妙極天工巧？莫那微陽炤後看。

榕城有懷

雪嶺遺風八百年，木毬無恙尚欣然；謝郎不在漁船上，柳線垂垂曲水邊。

初住玄沙

玄沙自是再來儂，象骨先師眼裏瞳；一塵清風寄明月，秋山朵朵許誰同？

寄榕城曹能始觀察

幾年不見曹居士，手裏數珠奪得無；痛切聲聲親救我，羅山石上夢誰呼？

答浦城曾心蕊大史

兜率夢搏張運使，象王鼻孔果撩天；無端一拶真贓露，捉敗香嚴太煞玄。

丙寅小華山除夜

逆旅渾忘是歲除，燒燈細讀古人書；笑他周孔多才思，強擬乾坤作馬輿。

題李白青山墓

李白奇骨撐青天，此墓秖應埋不得；借斯留待千古人，看誰喝起清狂色？

寄祖心上座

儼然不食空王俸，一任人看背上毛；賸有風光透金石，何煩飛鴈唳聲高？

寄古雪哲侍者

新新草薦路亭芳，此日機緣不可忘；珍重少林親切，古人深雪有行藏。

示曹雲上座

兩磚相炤密重重，魔佛無因得號通；黃鶴樓前窺古鏡，何妨疑殺洞山聰？

示嶸石禪人

無事胸中藏塊石，石中有玉無人識；玄沙踢破指頭尖，卻笑桃花未端的。

示大印羅繡銘居士

祖師心印鐵牛機，提起能令絕百非；笑殺子韶聞物格，無端換卻兩莖眉。

示余周生參戎

護生須殺始安居，善用吹毛真闡提；就裏不容他佛祖，超超獨掃悟中迷。

示夢持禪人

夢裏持來覺乃無，儼然親對又何如？不須打破鏡相見，拄杖頭頭識得渠。

示曙之禪人

前身你豈是僧繇？造物擒來任放收；面得壁龍天外去，普門猶在一毫頭。

示彬雅沖禪人

子能見我便焚疏，更不尋他舌頭路；甘受一棒一條痕，拼此性命求自悟。忽自悟！笑殺德山破落戶。

示張坤含居士

厚能載物體含弘，牝馬之貞以類從；有美足章王化事，勉哉無負履霜功。

示方睿作居士

蚌含明月兔懷胎，豈許他人妄擬猜？密用潛行神忽悟，不禁喝采叫奇哉！

示潘中懿居士

欲知格外旋機事，好識薰風殿角生；特地巖花齊結子，暗香吹向玉樓清。

示法音禪人

與人說破還成謗，何似令人自起疑？不見香嚴燒畫餅，一朝擊竹豁雙眉。

登廩山禮蘊空祖塔

憶我祖翁王老師，賣身贏得一窮兒；靈光舍利歸何處？玉兔金烏漫著追。

登峨峰

天下於今仰此峰，峨峨曾出法中龍；化生頭角知多少，反顧都應拜下風。

鎮衣潭

峨峰師翁初入山，見龍湫騰激，因解裹衣包石(鎮之)。貼肉衣衣怪石頭，重巖之下定傾湫；勝他谷老驅龍手，因倒慈明冷汗流。

示辛卿居士

你問鄉音我不知，我荅正字你不會；且喜傍無通事人，兩眼青青獨相對。

示梅惠連居士

古人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始是難；試問自憐身命者，如何透出不顢頇？

示瑞巒鷲禪人

獅子捉兔如搏象，全力精神不汝欺；能自置身爐冶內，折旋語默盡鉗鎚。

示朱遂初大行

密旨傳來直至今，要須善操沒絃琴；分明一曲超空劫，引發威音那畔心。

示朱南美宗侯

隨分生涯花藥欄，大圓鏡裏絕躋攀；金毛獅子翻身去，凜凜風生匝地寒。

示鄧信之居士

紅爐猛燄烹何物？佛祖生緣業在中；凡聖力窮煙火盡，迴途石馬出紗籠。

示王玄發居士

敲空作響木無聲，害殺相思解不清；昨夜三更江月上，半窺松影到窗前。

示王子展居士

逢人展手問如何？覿面親呈意孰多？欲得魚龍頻變化，不妨折筋攪黃河。

寄衡陽漚和法師

博山叢裏瞥雙眉，晤對風前意已奇；十九年來何所似？一聲秋鴈報相知。

示白花菴夢衡禪人

百城煙水各呈機，指點翻成耳目癡；不識善財何處去？白花巖上望多時。

示劉受斯明府

楚陵曾作我金湯，賊殺叢中建法幢；且喜各歸全勝地，鐵船共泛此西江。

示聞生

香嚴畫餅不充饑，一擊俄然忘所知；大展溈山深感拜，令人咬斷樹頭枝。

示胡蘭石

大悲菩薩通身口，八萬毛端獅子吼；子能一念通咒心，夜半日輪天地曉。

示宋山眉居士

青山具眼能觀世，千古煙霞孰展眉？卻憶風流蘇伯子，令人特地想其奇。

寄出泥尹洞庭

天闕山中騎小驢，翻身踏破古西湖；俄於泥裏出頭看，擦背金剛首肯無。

寄石溪上座

年老心孤博得閒，無人知處即深山；無端倚杖看風色，千里雲生喜破顏。

送奚籟禪人歸西江

受汝先師遺命來，是何風力卻吹回？如能歸去燒他尾，快趁龍門變化雷。

送薛更翁往吳門

商皓曾遭漢誘來，何如薛老解差排？將他芻狗輕敲醒，吠得閻浮夢眼開。

薛更生居士頌予《莊子・天下篇》喜而和之(二)

蝶更藏身化惠施，托孤天下弄支離；春風暗結無端恨，逗出南華最毒枝。
莊易古今成聚訟，是誰老吏斷曾來？爭如久害相思病，自嫁親於強用媒。

過中都臨水寺觀聖跡

中都自是潛龍地，大士曾茲示現來；應以帝王身說法，手提日月向天開。

中秋看月(二)

橋上橫眠無事僧，神前盞子醉何曾？可憐紅爛難扶客，掘地深埋已不能。
月生雲際事如何？笑殺郎當好大哥；切忌夜行休踏白，水光如石賺人多。

示滴投曾青藜

不曾做到傷心處，平地喫交徒自嚼；憤極忽逢真毒手，生平怨恨一時消。

和愚菴和尚游蘭亭

招得奇峰趁棹行，入林飛鳥杖頭鳴；古人神理難磨處，亭樹俱頹偏有名。

贈西邨祁居士

東海曾聞有一人，能描良久古精神；正當倒瀉逆流水，洗我嵩山壁外塵。

贈魯青海居士

背觸拳頭驀面釘，可曾透過此關扃；死心灰裏俄相見，推倒龍峰兩眼青。

壽湛持如公

牛山早有一枝橫，花落花開見幾更？撥轉上頭關捩子，笑他黃檗點龍睛。

慰張興公悼內

人生難媾是知己，且喜君能得造端；究到兩心無憾處，何當天地有遺歡？

常山早發

曉山夢雪日初浮，姑射乘風影未修；慚愧問津無吏隱，荒煙斷岸看西流。

吊桂轂大師

簫曲風吹妙法林，眉毛廝結老知音；夜來鴈叫霜天冷，誰見冰輪度遠岑？

答三宜和尚

善人與世偏能恕，君子存誠獨慎機；果有春秋之筆在，何妨萬古見危微？

和譚梁生居士(二)

令行吳越幾多年，誰識皋亭別有天？一棹鴛湖風月好，故人到處繫吾船。
相忘道術不知年，潛見緜來御此天；訂我宗盟能妙協，何方不是杖頭禪？

挽慧持上座

幾度看花笑潦倒，俄隨雲去追飛鳥；夜來明月照亭前，寂寂松陰誰卻掃？

寄金陵焦太史

一鑑孤光萬里同，慇懃遙寄雪眉翁；床頭麈尾應無恙，為我常揮逸格風。

與梅長公中丞(二)

曾聞三尺定邊夷，此地長城復倚誰？君父於今忘寢食，比來臣子欲何為？
環中造化正中奇，神道陰符殺活機；仲父桓公齊見鬼，驀教振起霸之威。

與客譚《易》漫成(二)

朝能潛則夕能亢，原始反終道最微；參透群龍無首處，許君一貫死生機。
環中之妙絕乘除，天運無端易自虛；獨有神堯能允執，大哉蕩蕩孰能窺？

題留侯詩示吳大煥冠軍

老父何心獨見知？圮橋遺履試英奇；果然孺子堪承教，半帙書為王者師。

贈豫章熊銓部

天下方嗟行路難，豈公亦欲弄清寒；如今有道誰能易？松柏青青雪後看。

九江黃闇齊兵憲過訪

功輔曾親訪白雲，枕邊頌子太尖新；等閒勘破小兒戲，笑倒風前上大人。

寄薛更生居士

鬧藍偶爾抽身去，卻被狂風吹轉來；笑殺曹山顛酒漢，靈床打破舞塵埃。

示郭天門居士

提起廬山太儼然，別峰晤對妙難傳；殷勤白紙親相寄，千里何妨駕鐵船？

鄱湖秋夜放舟，偶追憶心鏡、雪生二子，恨不得與同觀此景(二)

匡秖是山湖是水，高深之意若為詩；昔年以此酬吾子，今日親看欲語誰？
人生難得是相知，既得相知苦別離；幸有此心能密邇，相思深處更神奇。

示陳彬吾居士

離婁有意偏難見，罔象無心卻易逢；悅道當年曾撞彩，一聲霹靂頂門通。

送研窮上座歸徑山

雙徑風高古木森，孤笻來往意何深？大人峰下鉗鎚處，好識當年百煉心。

靜虛老僧從無為州三步一拜至太平覲杖人因示之

步步踏著誰腳跟？拜拜叩著誰頂門？大地法身當震動，俯仰繇來無別尊。

讀黃元公決命辭之作

學道於今始識渠，從容慷慨兩何如？江南不有公能死，天下幾無人讀書。

示大輔徐居士能孝以淨業

法界最親惟母子，念頭切處死生穿；好知一句光明佛，即是金池上品蓮。

示左子忠居士

伏羲當年不識字，雙眸炯炯窺天地；無端畫出一橛頭，棒喝縱橫無諱忌。

示左子厚居士

斯文無患乎其喪，但得存吾之所天；鳳鳥不來圖不至，何妨自把孔丘傳？

示密印禪人

古搆凝雲雙樹間，四時花鳥伴幽閒；就中能盡今時事，何必逃塵向遠山？

示梵文禪人

鬼使來催告寬限，七日再來尋不見；霍光曾賣假銀城，不識當時誰作券？

示天然禪人

何故風吹到此中？石頭路滑善能從；等閒拈得無痕斧，不負曾親見浪公。

臨濟喫棒頌示雙炯瞳子

三年含恨不勝愁，狹路冤家卻撞頭；拼去者條窮性命，生平恩怨一時酬。

辛卯冬祭黃元公居士靈柩(二)

為法奇君認得真，自甘劍刃上翻身；剛剛撞著好題目，一死獨成千古人。
喫官酒醉臥官街，笑斬春風不用埋；爭奈強[骨*巴]弗肯臭，未曾觸嘔我同儕。

示思予聞子

接人橋又斷人路，此故英奇未易知；試問三年親近意，拈來利害莫相欺。

與奇侍者看雨舉古示之

杖人與奇偶看雨，捉敗藥山須自許；打鼓吹笛太誵誰？賞翫之家休錯舉。

示密傳健禪人

一念精誠子得母，儼然四大性自復；可中旋轉天地心，浩蕩春歸花簇簇。

示蓮勺璜公歸武林

英雄不作欺人事，真是英雄肯自欺；大死活來投晚到，吹毛千古用方知。

示奇侍者栽石

當央拋出鐵牛機，東土西天脫骨皮；蚊舌馬蹄無著處，石中栽得毒花枝。

示王子京兵憲

當陽拋出駭雞犀，手眼通身幾不迷；捉敗老胡無覓處，一聲嶺外夜猿啼。

示我文禪人

克賓倔強徒法戰，不入保社甘出院；博山嚴令疾風馳，翻轉面皮如掣電。

示興珠子參

奪得觸背竹篦子，不特放過他妙喜；筆山別有箭鋒機，一笑千江龍躍起。

因僧問：「二六時中如何參究？」曰：「鑿壁偷光。」僧曰：「不會。」曰：「傷心題柱。」乃以偈示之(二)

鑿壁偷光有好鄰，男兒迫極自通神；可憐南浦傷心處，題柱何能得此人？
無書不更思魚鴈，天下之風已可知；試問故人何所在？一痕月宿乳峰眉。

示石谿

尋思便豎青原拂，直使西天亦奪之；索斧機先曾不讓，石頭路滑孰能欺？

送麗中法姪歸省嵩乳和尚

諸方鎚拂喜能前，深入蒼龍窟幾旋；吳越春風生兩袖，海東笑看樹頭鮮。

送千丈英子還閩省親

僊霞是我出身路，子以椿高亦入探；分付謝郎休把釣，雪峰今已在江南。

壽石照禪師

東山鏡裏擊寒煙，展手雲飛鳥道玄；桂轂香光磨錦縫，洞巖高捲夜明簾。

壽好木禪師

九日全提意自閒，菊花枝上露珊珊；分明漏逗西江事，獨許千峰月破顏。

壽南山天愚禪師

立處孤危行處深，白雲為蓋水為琴；南山有句誰收拾？振古風流只在今。

示禪人(二)

仲尼笑見溫伯雪，目擊道存驢著橛；莊周物化弄不齊，引得夢來作蝴蝶。
木塔老婆勤掃地，河陽新婦嬾梳頭；是聖是凡誰具眼？不妨各自逞風流。

付松山補子

臨風勘破迷兒法，堪笑明招更莫逃；迸出獅王真滴乳，頓教群子盡能哮。

付梅逢忍子

廿年忍俊省皋東，仍似黃梅路上逢；未挂古帆看草料，桃花浪煖趁雷風。

示松山孝禪人

誰解青山不別求？蕭騷風景有來由；種田博飯渾閒事，何故琛公豎指頭？

示廉謹可師

管氏掘金渾不顧，華歆拈起視還拋；二人身分既如此，何故管寧欲絕交？

原人

一點精交成具體，胎完誰教你翻身？出頭便解尋娘乳，養得堅強無不神。

原才

人生最苦害相思，最苦是無相思病；古今妙絕獨才情，天地藉斯行正令。

示侍者

白玉駒兒透骨明，黃金索絡四蹄輕；瞥能掣斷追風去，天下驊騮盡吃驚。

示靜者

淨拭瑤琴擬自彈，焚香更待月來看；幽思一曲難成調，費盡描摹在指端。

示續宗法師

拈得虛空信手栽，大千種性一時培；可中有點真消息，賺殺華嚴小善財。

壽春方孩未侍御招，住真歇了禪師道場次韻

環轍不從他歇處，可中誰復破天荒？八公山下遺蹤在，拱手爭看額有光。

卷十終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十一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贊

釋迦牟尼佛

冤有頭兮債有主，生來作怪噴毒乳；淨梵王宮恩怨深，一箭射透九鐵鼓。驀然踏破漆桶城，斷貫索穿邪外虎；雪山打失眼中星，賺殺迷頭幾千古。撒五時之漫天網，拈末後之不傳弩；多子塔前成浪聞，金襴破綻待誰補？

接引彌陀佛

釋迦特地拈花，彌陀常自垂手；一等徹困婆心，不知幾人知有？忽知有！大地草木叢林，箇個作獅子哮吼。

三大士

有者一個不可，無者兩箇恰好，三箇可以同行同住、同坐同臥、同做些子事、同說些子話。試問做甚麼事？說甚麼話？噫！你不是我同流，即與你道破，又堪作箇甚麼？

觀音大士(三)

此是何時？袖手閒坐；一片婆心，堪作甚麼？若能救苦尋聲是向外馳求，安知掩室面壁非向上墮？畢竟如何得箇出身，免遭明眼特地勘破？
盞子撲落地，碟子成八片；忙殺小善財，百城尋不見。者消息，誰能薦？黃鶯啼斷洛伽春，幾點落花浮水面。
枯木崖前下毒火，五臺路上透金塵；赤腳波斯弄明月，驚得姑姑似婦人(姚門方氏畫)。

文殊大士

終日相見人，習不察其故；無端將刃磨，欲決阿誰事？黃鶯啼斷樹頭花，擬張彈打又飛去。

尊者閱經

此方教體在音聞，舉世誰能不躲根？卻怪阿難竿倒後，鴛鴦無處覓針痕。

洗象圖

者白象王，純一無雜；有大威雄，善能蹴踏。何故三五成群，重新與他洗刷？咦！不是曾經汗血之勞，爭得如此通身快活。

飲象圖

能負願行之奇，必濟生死之險；鼻孔既由我牽，腳跟何妨你轉？飲法乳之恩深，勞汗血之報顯。咄！只今是誰，具得者般手眼？

第一代菩提達磨大師(東土十代祖師)

尊貴天生，王子內紹；透頂神珠，手眼俱照。開佛知見，救正六宗；雷起蟄飛，日出冰融。聲震竺乾，般若留記；觀光支那，有大乘器。西來無路，折葦可航；面壁無門，弔影可藏。命毒不死，千聖寸絲；髓分不得，一花五披。笑彼蕭梁，後悔何追？蔥嶺熊峰，徒見鞋皮。少室石頭，萬古冤對；遺恨兒孫，誰敢欺昧？

第二代大祖慧可大師

老胡未來，霜刃先利；光奪神州，骨生秀異。具擇法眼，獨能識師；立雪斷臂，不惜微肌。幸蒙曰可，求開甘露；雖欲已安，端在廣度。命之自覓，徹底摝撈；了不見心，潭月俱拋。善破人夢，如駭雞犀；更令各道，白日誰齊？三拜歸位，豈敢不對？謂吾得髓，諸子之罪。衣法所繫，寧弗是競；付囑有在，道不虛行。婬坊酒舍，汝事非干；且試調笑，或者知慚。花飛鏡中，何債可償？仲侃偶來，敲空作響。

第三代鑑智僧璨大師

皖公山下，業風俄吹；病不瞑眩，厥藥何施？遇折肱人，笑而指點；覓罪不得，九重雲卷。日麗中天，光吞萬象；三寶燦然，光

生花上。心珠獨露，明白無瑕；隨照失宗，門出千差。得旨歸根，現前大用；能徹悟之，自知奉重。謂吾處得，反成相誣；獅子游行，肯落轍途。不負來機，此法可續；千聖同銘，無勞更囑。

第四代大醫道信大師

大解脫門，把手不人；平地忽迷，乃悟得失。遇司空老，一言洞明；攝心無寐，夢縛俱清。戒定發光，群情喝彩；神衛吉城，賊圍盡解。破頭山上，橫出一枝；牛首求人，懶虎展眉。路往黃梅，小兒秀異；性空無常，花開種智。朝廷嚮風，三詔不起；引頸受刃，彌加欽企。真身不滅，塔戶自開；脅猶不蔣，千古巍巍。

第五代大滿弘忍大師

雙髻峰頭，手眼有在；栽得青松，盤如紫蓋。法道可問，無賺我老；師既能遲，再來尚早。借宿浣衣，女子首肯；果育英奇，濁港光耿。驀地相逢，真堪一笑；知是宿緣，誰能巧湊？東山法門，愈為大闢；七百高僧，以秀首席。俄有獦獠，根性太利；知心是佛，槽廠安置。米熟將篩，推倒鏡樹；皮鞋擦了，寒眸獨注。三杖碓頭，時為證悟；衣缽南行，還令自渡。能者得之，儼然脫穎；花雨紛飛，塔光永炳。

第六代大鑒慧能大師

大法東流，時節已熟；道無南北，宗有所屬。至人乘願，隱顯甚奇；如服金剛，終自出之。聞無住心，柴擔忽折；辭母南行，忍祖獨接。西來衣缽，付之令止；命如懸絲，爭端必起。大庾嶺上，誰敢輕提？汝反面目，密在何迷？懷憩會藏，機緣有待；指點風旛，印宗擁戴。曹溪大啟，山海齊歸；舌本瀾翻，殺活全機。法周震旦，棋布星聯；首出原岳，兩峰插天。風捲雲飛，以網張取；知解之徒，空欲高舉。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末後牢關，千聖不曉。

第七代江西青原行思禪師

倒剎竿後，此宗甚密；豎義赤旛，多所破立。碧眼試來，吹毛草創；馴至六傳，聖諦全蕩。廓然無務，更落何階？如得髓人，獨拔群才。首命分化，雄踞青原；廬陵米價，震國初傳。曹溪嫡子，特指尋思；箭鋒相拄，不讓於師。豎起拂兒，東土未有；屈殺西天，移星換斗。荷澤來參，振身而立；瓦礫精金，無揀得出。從前祖令，誰曾與齊？意句藏鋒，始此全提。

第八代南岳石頭希遷禪師

室中真子，的是內生；親承顧命，掉臂西行。十影神麟，超異眾角；獨出青原，瞻風南岳。一書不通，諸聖不慕；既驚太高，翻然返步。汗血成功，誰賞蓋代？鈯斧住山，垂足何蓮？夢從祖游，乘龜智海；密契參同，心宗有宰。惟馬簸箕，知石頭滑；再試隱峰，噓之跌殺。丹霞龐老，來大寂門；皆歸衡臺，深植靈根。藥山天皇，英英兩展；嗣出三宗，源高流遠。

第九代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一代時教，整理腳手；不被法羈，始能掣肘。緊峭南鞋，錐刺直指；四路不得，蚊子落嘴。血濺馬駒，眉毛搭印；篾縛鐵牛，皮膚脫盡。恩歸有毒，石上栽花；不許千聖，閒殺鴉丫。玩弄獅兒，爭游異類；巖蠻無角，那討巴鼻？各任榮枯，誰獨藏密？立高行深，斫口迴出。

第十代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大雄虎子，忽追風來；俗氣不除，一訝眼開。乃驚藥山，別有長處；折腳鐺兒，出手提去。百丈廿年，心燈不續；頂上花冠，輪王最獨。禪之深旨，女不繫裙；日夜未眠，不字成文。默笑同條，生死何別？嚙指把鍼，末後始決。善來价公，親傳寶鏡；鸞鳳沖霄，不留兆朕。

第一代筠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洞宗)

鶻突元頭命，世必異初心，摸著娘生鼻。虎生三日氣食牛，牙爪纔開何猛利？探草南泉供馬師，有伴即來誰敢忌？返竿拔卻無情舌，雲巖拂子寧截鐵；邈得影兮！眼破光軒笑，銀盆盛白雪。五位縱橫兮！揀類不齊之滲漏知歸；九重深密兮！續混不得之尊貴

自別。二雄玅協兮！神兩刃之交鋒；秖者兼中兮，透三綱之橫絕。不傳向上炭奚藏，千聖全收風獨烈。

第二代洪州雲居道膺禪師

噇得翠微羅漢飯，不虛參見作家來；我名向上不能道，問著祖師罪敢推？思大如何佛不作？火爐汗下眉毛落；大闡提漢孝難酬，誰能把住渠羊角？喝他諸佛田庫奴，那不沿盤乞丐乎？寸絲不挂行仍撲，笑倒新羅老趙驢。游子歸來，朝捶暮打何親切？尊貴迥異，金鸞玉鳳沒分疏。价公末後獨憐兒，一棒撩出雲巖路。

第三代洪州鳳棲同安丕禪師

鳳棲山中無縫塔，白日吽吽人不襪；金雞玉兔展家風，客來秖待曾不乏。短販夜行不覺曉，要踢要拳須自了；孤峰迥秀出煙蘿，江西湖南休亂走。盲頭亂喝，賊身自迷；和贓捉敗，劍甲安施？藕絲繫得大象，鐵鎖拴來石牛；乃知佛出不出，不傷王道風流。同安一隻箭子，腦後看來已過；饒你唱祖師衣，打教蒼天話墮。

第四代洪州鳳棲同安志禪師

向上玅全提，可中肯落草；不是鳳凰兒，卻向那邊討。多子塔前，是誰宗子能秀？五老峰下，看吾正令斯行。夜明簾外，臣奉重以排班；萬里歌謠，樂太平之至化。須是驢漢始得，何殊鷲嶺親承？不落今時機自密，迥然不換貴天然；標的不乖玄旨在，同安繼世玅難傳。

第五代朗州緣觀禪師

梁老門風，太煞孤峻；資陽水急，白鹿松高。縱能透出波瀾，更須善騰霄漢。家親作賊；識得無冤。活水果能神龍；收來袈裟角下。蔥嶺不傳印，胡人謾唱歌；孤舟曾不犯，海上棹煙波。格外玄機，末後喜逢知己；急索自肯，當場已邈全真。不辭放出牙關，影子上碑去在。

第六代郢州太陽警玄禪師

置毛義虎，獰風已奪；汗牛撞彩，梁山打破。吳處士畫點出秦鏡狐疑；夜放烏雞帶雪三句驗盡。諸方浮度，瑯琊玅協。八子逝兮誰嗣？遠公奇兮代傳。頂相皮鞋白象藏，異苗翻茂青鷹夢。

第七代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猛省性自法離，快便浮山一走；三年鞭影悟玄機，狗口那堪斯一嘔。深契太陽，宗旨洞然，日月繞須彌，能使鳳宿龍巢，簾捲曹溪風少室！且試鋒於鐵面，美食不飧；果握手以癩頑，高價已償。唱底誰家曲子？威音一箭透重關；淮月炤見郢春，入水長人能獨出。

第八代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

佛祖言句家常飯，咬斷為人命根；天子假敕堯舜無，一拂打開頂眼。衝流度刃，揝耳便行；密用潛機，年尊得力。卯生日，戌生月！燈來甚奇；食進鹽，行奉馬！僊陀未俏。道行冠絕，不受寵褒；忤旨再三，寧甘下獄。徙淄州而不涅；疾受刑而不磷。果能石上插芙蓉，橫身界外何風彩？

第九代鄧州丹霞子淳禪師

劍州賈子甚奇特，自能徹證芙蓉室；卻笑德山入水泥，我宗無語眼一隻。丹霞有句可示人，玉女懷胎旨自深；一任金刀裁剪看，六戶風光別有春。打破形山寶何處？日午如迷夜沒趣；拄杖頭邊見得親，蘆花明月何能秘？昇天底事須颺卻，擲地金聲熱碗鳴；石牛不舉人間步，類不齊兮洗不清。

第十代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

丹霞遭箇問，空劫鬧何堪？踏著缽盂口，一掌如倒竿。日照孤峰秀，玅訣不容心；此度難瞞我，紅爐出礦金。纔抵長蘆，即能繼席；遍主祖庭，聲光赫奕。覓箇如吾快活人，先師掌下便徹底；啣鐵負鞍徒苦辛，莫怪山僧敲出髓。是誰桶底忽然脫？一眾失聲無箇活；死款難翻空作灰，可惜老婆輸棒喝。何如自作舞，老歇較些兒？隔岸花香村酒美，者樣風流卻也奇！

第十一代明州天童大休宗珏禪師

長蘆漁父迷青眼，奪得鉤錐好斗膽；十字街中問道人，臨風斫額休招款。劫前運步，丫角童兒吹玉簫於太白峰頭；世外橫身，蛾眉女子散天花於玲瓏巖畔。玅契非意，門槌與拍板謾計家風；真證非傳，鏡水并秦山何妨擊節？白雲向寒巖而斷，驚起膺公一棒之龍；明月隨夜船而來，釣歸乳竇千層之雪。

第十二代明州雪竇足菴智鑑禪師

小兒生緣太煞奇，母子俄然觸密機；洗瘍伸出劈佛手，那得囊藏此利錐。長蘆看明月，休公卻傍瞥。就中置毒果難逃，象山遯跡妖風絕；悟來肚大要吞人，再試岳林風愈烈。佛祖不奈你何，長汀且分半橛；尊貴位中收不得，觸處相逢笑不徹。主中主，誰敢別？丙丁吹滅火燒天，花雨滿城落金屑。

第十三代明州天童長翁如淨禪師

沒來由處有來由，柏子庭前真怨仇；捉敗枯枝俄[跳-兆+孛]跳，眼睛鼻孔一齊收。便解拈頭去作尾，燒香自首彌天罪；失卻乳峰陷阱深，短販天童笑若輩。火爐燒殺鐵臭拳，水牯生卵叫飛鳶；紅日出來天下溼，過橋屎急活油煎。禹門浪暖頭生角，拋出多年老鼠藥；毒死春風勾鷓鴣，文殊作怪無錐卓。一款招承供足菴，黃泉路上好相甘；兒孫各有沖霄志，誇你祖宗寧不慚。

第十四代襄州鹿門覺禪師

初參太白老長翁，聞舉靈雲走下風；莊周劍殺三千客，從此桃源路不通。誰悟蜘蛛能結網？打得蜻蜓無伎倆；恰似烏梅咬鐵釘，跂死禪和追影響。不禁叫笑奇，知燈飯已遲；打破東瓜印，鹿門別有機。大地是經何玅密？鴨吞螺螄眼突出；不如食我箇油餈，一飽百饑無復喫。牛角不用有，風流不沾白家酒；兔角不用無，笑他東壁挂葫蘆。天下無情可恕，那知有理難圖？

第十五代青州普照一辨禪師

大地是經函，乾坤是眼孔。試問如何見得親？卻被牛皮遮骨董；狗口擬開對鹿門，搖手打翻者漆桶。放步青州賣布衫，七花八裂不羞慚；通身紅爛膿滴滴，不啻玄沙得自甘。室中百問細盤詰，

正令既行真偽別；節度全憑密印符，守關有禁誰能越？笑癡狂，弄水月！莫怪渠儂賺殺人，不到傷心情未瞥。

第十六代磁州大明寶禪師

青州隊裏橫行，索取老胡親的；一箇沒孔鐵鎚，打透東壁西壁。不識痛癢潑皮，棒折乃驚汗脊；剛剛夜半枕頭，驀被鍼兒一刺。輪王寶藏，腰帶徒資赤窮；洞上家私，拳踢許多痛快。風前搆得電光機，虎尾虎頭齊捉敗；笑他玉犬能夜行，天曉不知誰作怪？

第十七代太原王山體禪師

生臺鳥拾食，拍手便飛去；撫你背一掌，回眸何卓豎？幸自可憐生，兩兩成孤負；大明塗毒撾，侍者吹毛露。十載抽單疑只今，諸方來去笑吟吟；非栽頭角減風彩，參學鯀來印契深。異目超宗，師子自有真種；旋機轉位，尊貴不落階梯。陞座白椎，誰見衝流度刃？東行西立，已見棺木瞠睛。不是活捉生擒手，爭見王山有大機。

第十八代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

普照寶門排闥入，俊年佛法是生冤；不徒千里來相見，握手驚看下榻前。死灰忽有一粒爆，跪受同參勝默教；愧殺諸方獅子蟲，一室操戈何怨報？末造王山聞邈真，能疑言句病誰尋？忽然藥發非歸炭，始悟兼中意最深。料掉沒交涉，此回不我嫌；夜行曾不到，迴出月明前。

第十九代燕京報恩萬松行秀禪師

遍謁還趨勝默風，大地自己如何轉？根利那堪令且遲？玄沙未徹語；俄薦雪巖不點頭，腦後箭誰放？頭上出角，自能擎雲；手上生牙，正好嚙棒。雞飛忽悟，不讓當鋒；捉敗謝三猛虎，收來岑老大蟲。不怕阿師高笑我，超超秀出萬山松。

第二十代西京少室雪庭福裕禪師

萬松門下得何消息而來？老大低聲卻向學人納敗。作家有眼；接人活句。自藏鋒衲子出奇，老賊和贓能蓋覆；親炙十年還得髓，

聖兒果作帝王師。馳驛而火偽經；賜號而建精剎。面壁一花開五葉，好知官不容鍼；誰買黃金鑄子期？就裏私通車馬。趙州衫子破，風流不在著衣多；孝子諱爺名，立雪庭前看血刃。

第二十一代少室靈隱文泰禪師

當機一句試拈來，開口家產被人沒；撫掌其誰奈我何？風顛箇漢能穎脫。塵剎底事，喝彩示人；笑他覿面太分明，翻自抱贓而叫屈。僧參纔展具，天網何恢恢？禹門曾未跳，驀與一聲雷。撐得飯袋子，有頭無尾；可惜桃花浪，徒自曝腮。

第二十二代西京還源寶應福遇禪師

講壇雄辯如流，靈隱拂子截倒；欲透此事且驢年，面熱汗下卻也好。切莫向他求，老賊我捉了。西來大意是何？風送泉聲，笑倒老胡。又甚月移花影？弄假引子賣私鹽，醴裏蟲兒呼不醒。

第二十三代鄧州香嚴淳拙文才禪師

悟得證道歌，幻化法身句；便作獅子兒，直吞諸佛祖。及謁還源老古錐，問君不見是阿誰？覿面親呈不回互，剔起渾家兩道眉。墮坑落塹呵呵笑，秦時[車*度]轢還[跳-兆+孛]跳；勘破白牯與黧奴，熨斗烹茶不同銚。撲落四法界，拈示不成文；清風伴明月，更與孰相親？鍼不容官，線能牽馬；善翻公案野狐涎，滿盤者著誰能下？

第二十四代萬安南陽松庭子嚴禪師

參了江月照，卻被松風吹；再謁息菴讓，臨機不見師。撞開淳拙舖，毒蠱能吞吐；蒼天連叫冤，靈鑰真風度。五乳獅子兒，哮吼超群去；巖頭何過師？不肯洞德老；賺殺一船人，煙波誰解討？秦槐不聽法，面壁已遺殃；左搓箇芒繩，秋草空斷腸。

第二十五代少室凝然了改禪師

香山月印再三撈，還來松庭覓甚碗？路逢死蛇盛將歸，鹵莽卻來弄擔板；笑裂山僧臭口門，一言獨拔出行款。久販滯貨，捉月癡猿；句外明宗，大蟲紙裏。得髓須教三十棒，莫聽千峰啼杜鵑。

第二十六代少室俱空契斌禪師

特扣改翁末指示，老胡未到何碑記？誤得秦槐下喝來，贓誣還教重失利。乃知趙老勘臺婆，荊棘林中陷阱多；石頭不通南岳信，禍事誰能奈你何？洞山一宗機獨玄，烏龜向火劫空前；吉凶曾未兆，切莫亂拋錢。上堂屈指從頭數，西天四七東二五；算來不出我指頭，徒向泥中去洗土。罷罷罷，歸歸歸！贏得嵩山明月在，杖頭隨處有光輝。

第二十七代西京定國無方可從禪師

龍潭未見龍，超化卻將化；空裏打箇筋斗來詐明道士；鐵鎚墮天下掠實無掠虛。不打自招笑殺渠，慣用老人今勘破；何妨收拾者蠻驢？末後關，還透過！百丈甘為野狐，九峰不肯首座；果能平地生波，許你家中穩坐。

第二十八代少室月舟文載禪師

夢中撞出風光露，便解撒沙為佛事；驚見提唱善藏鋒，劈碧巖者是何故？老無方，手段好！嵩山影石冷推倒；悟得大龍殺活機，山花澗水真神巧；祖庭主鼎久如絲，泛月千峰看抖擻。

第二十九代北京宗鏡大章宗書禪師

水冷石邊出，風香花裏來；習儒心上判，眼自頂[寧*頁]開。踏上載月舟，棹得清波別；追上古參同，宗明千聖轍。天下正偷安，誰砥此狂瀾？先人何付囑？幾希獨把竿。末上將歸鐘鼓墮，心法分明鏡忽破；無影樹下孰逢渠？年牙似者騎風過。

第三十代建昌廩山蘊空常忠禪師

早識良知是禍門，遍搜方外無當意；拂衣重到五乳峰，指我青黯黯處瞥！捉敗指東話西老，宗鏡拂開何皎皎？新豐此道復南行，歸隱廩山誰得討？羅鄧瞻風喜唱酬，突有冤家來聚頭；宗眼拶之看究竟，峨峰鞭起吼大牛。一生快活笑不徹，折腳鐺兒還自挈；莫怪渠儂太陸沉，誰知劍已付豪傑？

第三十一代江西建武壽昌無明慧經禪師(三)

金剛印上出娘胎，此箇經兒帶得來；終始脫如盧行者，好山何讓樹臺推？西江喝起新豐月，海岳風生趨下列；策杖重登少室堂，大撾塗毒聲何烈？北去臺山遇瑞峰，兩相酬唱展斯宗；濟門尚有個知己，渠亦因之始露蹤。此事不難於自了，管窺天地一何小？寥寥千聖賴於今，行解相應堪不朽。钁頭舉起識還希，奪食驅耕別有機；垂足巖前苔路滑，孤峰千古幾能歸？

阿呵呵，者老漢！究竟你生平，喫飯與人一般香，屙屎與人一般臭，何故滿天下人，箇箇稱玄讚妙？莫是你于世法出世法別有一竅麼？噫！不是你腳下者箇兒孫，爭解向你面前發者一笑。

洞上宗風，幸翁振起；惟彼好山，從茲仰止。一把钁頭，千里活埋；不立門庭，八字打門。嗣有二子，博山東苑；類之弗齊，隱則愈顯。再繼其後，悟者自知；是真慧日，出必先輝。我哲侍者，請作斯贊；親筆受之，萬古血汗。

第三十二代建州武夷東苑晦臺元鏡禪師(二)

虎嘯風生龍蟄起，聱頭便掩丹霞耳；高呈知見老龍峰，推下陷坑飲毒水。驀然撞倒維摩床，仍欲擊彼當門齒；勘破不值半文錢，和贓捉盡把關子。钁頭不復能作怪，憐兒打失風流袋；相持正印付全提，具眼天然應有在。特以同門訪博山，當機不讓自應甘；命根斷處眉毛豎，三日喝驚秋露寒。武夷奇突難邈狀，汾陽葉縣差可況；臨行一笑自全提，六六峰頭聲獨放。

造維摩室，覷破佛土皆空；過趙州關，喝倒壽昌作怪。訪大仰，幾番盤錯阿兄；出東苑，一場漏逗故物。性情孤僻，事跡疏違；入夷山而折杖，遇浪子而覆舟。遯世無依，至死絕侶；就地草埋，誰請塔樣？欲見龍眠雲起，須聽虎嘯風生。

杭州崇先真歇清了禪師(留供皋亭)

秀骨挺雪峨，於天半丰神；拂春曉於眉，端空劫全提。撩象王鼻孔，丹霞一掌；奮獅子爪牙，路轉生機。句開活眼，七據緇海寶座；籠雲五捧，紫泥金襴耀日。捲洞簾於鶴嶺，標宗塔於皋亭；燈傳法界真光，胍接遮那慧命。

雲棲蓮池宏和尚

者箇老古錐，作用太希奇；全提一句佛，迴出五時機。如日輪之含炤法界；如獅子之吼破群迷。三乘進修，漫向此中尋階覓級；

千聖心眼，須從者裏八離出微。噫！誰能於此親見我雲棲？

紫柏達觀大師

有牙如利劍口似血盆之氣概，惜無吹滅紙燭者與激揚；有肋下築拳面上揮掌之豪雄，惜無徹底痛棒者與創發。雖則生不逢人，然而道已驚世，至於重開眼藏為法忘軀，此又誰曾不飲其法乳者乎？咦！

北京遍融大師

個賣柴漢，何似獦獠？五老峰前，話會廟堂之事；千佛寺裏，歌來斤斧之聲。無彌勒夢震宸宮；有長汀笑掀華藏。知因果，識罪福！脫卻野狐之皮；速收心，莫犯禁！放出金毛之吼。兜率天中破布袋，大明國內老婆禪。

曹溪憨山大師

長干拔劍，五髻搖鈴；弄牢山之牙爪，激天闕之雷霆。蛟龍驚而啟蟄，海岳震而飛腥；民其衣而執戟，冠其髮以著經。重闢南華，吹風旛之遠影；獨留肉像，配祖殿之高楹。誰能眼開，作天夢之游戲？公善憨密，發海印之光清。

華山三昧大師偕香雪見月二公同軸

父子三人，面孔各別；豎亞而出，交光自攝。摩醯首眼笑縱橫，千華影裏天然協。

雲門散木澄禪師

誰射南方一個兒？濺出新豐枝上血；石傘驚生散木花，妒殘泰望山頭月。膽懸越門，獅吼禹穴。從斯毒氣不能藏，千古冤深難與雪。

天童密雲悟禪師

者個老凍膿，還有勘破你生平利害者麼？拈一枝杖子，幾乎打殺天下人；弄一枝拂子，幾乎賺殺天下人。今日性命果然落在圓通

手裏，也好與劈頭痛棒三十。且道是打殺伊、是賺殺伊？天下衲子各為伊領去。

聞谷大師

穎脫瓶窯，禿號掌石。鬧藍裏抽條，冷灰中返擲；狹路曾逢渠，拶教牛上壁。將我鼓山，箭上加尖；柰棄禹門，跳浪一霹。

顓愚大師

稟童真身，奮大人志；參空印之無文，挈清涼之未墜。策杖撥天下，兩眼自奇；退步占寰中，四依獨貴。半生善病以破情，一味平常而得意；末後振作金陵，別有孤光照世。

三世真(有引)

少林一宗，之有洞上，至我壽昌，此時無此人可乎？繼有我東苑，而獨有天界，此時無此人可乎？彼此一時，此三人為何人乎？吾奇子試自視之，如此則千百年前，千萬世後，更是何人！題曰：
鴆鳥影落水中，魚鱉觸之皆死；毒鼓聲撾耳外，遠近聞者立亡？你者三個老怪物，無始積毒犯人，此時還曾有佛祖、邪魔，于名色前殺活裏，別有出身路麼？喝一喝曰：「收。」(奇侍者請)。

博山無異來禪師

壽昌得箇不肯，急水灘頭拋篙；藥山無藏身處，見人上樹忽號。黃金弗與增色，打破雪關拴牢；活埋天下英雄漢，萬里雲霄飛羽毛。誰見毛？鳳凰山上，烈風愈高。

鼓山永覺賢禪師

大好聖箭，射透石鼓；賺殺太原，幾遭猛虎。如何影弄鴛湖，驚得木人起舞？為甚麼起舞？只為誤沾著了他的毒蠱。

見如大師塔院像

鐘聲撞倒金樓月，惹得寶方棒幾折；低頭誓欲去活埋，卻怪杖人輕漏洩。以故末後於祖庭結此業，到來人剔眉睫。黃龍角上弄風光；無縫塔前笑不徹。

天童山翁恣禪師

前天童以一棒撼，臨濟復起；後天童以三玄振，太白高風。棒不透玄，終非所出；玄不透棒，將何所宗？一任明眼，擇其異同；吾以心交有在，是故獨讓山翁。

愚菴三誼盂禪師(二)

秦望山兮！何高？鑑湖水兮！何闊？鳥飛不度兮！誰獨弄月吟風？驀地相逢兮！防他一箚。且分付那傍邊的人，好生看他杖缽。
一向不見，相思煞你；既相見後，煎迫煞我。大似夙世冤家，的是同人天火，如此痛快風流，那更討個比可。

佛日石雨方禪師

兄從雪峰輥毬來，我往鼓山放箭去。恰直黯淡灘頭招手一笑，直得船驚目注；旋於南屏徑山又隔角相思，卻成箇巖頭道底末後句。咄！且放過者一著。

靈巖夫山儲禪師

濟下已仆之宗，決不可無天童；又不可無三峰；更不可無夫翁。如孤賒易於流弊，須正偏妙乎協中。面門豎亞機如電，棒眼三玄活似龍；問誰為靈巖知己？莫不是棲霞老儂。

龍塘遠門柱禪師

初潛石耳，次躍龍門；始終神變，龍塘歸根。續五燈之後燄，於濟有光；表二桂之中興，而洞愈遠。欲識無位真人，好知面目何在？

策杖嵩山圖

杖人到嵩山，必有開示嵩山之句；杖人扣祖影，必有指點祖影之機。如無此句與無此機，則何足以使嵩山款待？又何足以慰祖影相思？噫！此唯杖人知之、嵩山知之、祖影知之。此外更有能知斯者，則亦可謂中天之至奇、千古之至奇。

行素享公壽圖

雙徑巍巍兮！已傳八十七代祖師之慧命；五峰屹屹兮！應開天下萬世祖庭之宗風；公獨留神於此山之法席兮！予將與公把臂共登沒量大人之峰，曠視天地日月之不可終窮。

黃海岸儀部真

者一著子，誰敢當鋒？公能拼命，深入吾宗。入吾宗何所得？卻又能殺能活，於世法、出世法作白拈賊，咄！

周湛源大將軍真

者大闡提，忽隱忽顯。殺人不眨眼底，能立地成佛；立地成佛底，能殺人不眨眼。我不看你外貌雄偉作略神奇，但看你腳跟下一著，能向空劫前瞥地否？瞥地時如何？橫拈三尺吹毛劍，佛界魔宮蕩不平。

陳大乾居士小像

咄！者是阿那個？曾向《辭賦》中學彭澤游；又向松石上習懶瓚臥，今于韜光峰頭踢出活埋關；卻來鳥窠樹下撞著吹毛墮。不勝欣喜不勝愁；馬祖龐公須踏過。踏得過！始知方寸中，有萬古太平天下。

曾波臣居士小像

不昧本來人，請公高著眼；一枝筆無毫，妙盡諸神變。覿面正全提，天下誰能薦？試問東海波臣，我面何如佛面？公與弟子笑軒渠，僧繇寶誌親相見。甚處見？長鯨一吸海水盡，森森露出珊瑚枝。

姚愚谷居士真

孔子品題其門人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回也其庶乎！屢空。」蓋空之一字尚未許回以空進於愚也。龐居士見石頭、馬祖二大師，始悟心空及第歸，及示于頔亦曰：「但願空諸所有。」愚谷子從子三年學愚已久，今進之，以心空居士勉之，自當不讓龐公擅美於前矣！

自題(三十一)

活貓兒叫出怪頭，死馬駒踏出奇腹；劫火中燒出惡腳，涅槃後迸出蠱毒。者裏識得吾，真擱瞎佛祖眼目。咄！
若刳眼與人，人卻嫌眼臭，以腳踏之；若剖心與人，人卻嫌心腥，以狗食之。然則何能以黑豆子換他底眼；以熱鐵丸博他底心？他既不用你底，你卻要用他底做甚麼？此話卻似為他閒事長無明，而實是親的的嘗試、不可傳底妙密。若也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切忌平地喫交。
一生從井救人，誰知別有出身？卻是難為親近，要箇眼裏有筋。
鎮州蘿蔔休誇大，拄杖頭防鱉鼻瞋。
描不成兮，我不如渠；畫得似兮，渠不如我。大煞分疏，反不脫灑；年來隨分納些些，一任天明失卻火。
者漢今年五十九，碌碌求人幾到手；到處空開大臭口，傍觀何似喪家狗？如此贊罵還可否？或此餘生有幸，忽朝踏著箇馬簸箕，踢著箇石糞斗，與你播揚打掃，豈不光我之前巍我之後？
者漢大言不慚放狂無賴，不惜身命為法求人，直得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豈大國通都與海岳名勝？在此纔見推倒剎竿；在彼又聞揚起征旆。忽而登杏壇取孔子斷貫索穿堯舜文武鼻孔；忽而拈沒影針定古今宗旨利害；忽而刀兵賊殺中施奪命符；忽而地獄餓鬼裏繫還魂帶。或疑斯文未喪，雖棲栖遑遑而木鐸猶存；或喜吾道有憑，即死死生生而金剛愈快。只此是老不歇心底從前癡頑，不知末梢業緣難避，要作甚麼奇怪？
夢筆一枝花，賣遍寰中無人著價，初擬持向嵩山問達磨，看他識得破識不破，不期二十餘年逗遛，於變幻風波幾成話墮。嵩子問曰：「忽一朝和尚親到面壁崖前尋伊，如神鳳沖霄了無蹤跡可得，又作麼生？」杖人大笑曰：「且喜浪公得箇全身安坐。」(門人友蒼嵩請)
江南踏白多年，洒掃幾成破帚；被人描出請題，拶得慚無措手。昨鬥湊了前後底行跡一篇，又何異乎糞穢中再加抖擻，立時扯碎焚之，掉轉逼墻狗口，乃爾大罵你：「者松影廝兒，何不如他掣風顛子，為我打一箇痛快筋斗？」(松影麟子請)

太平拄杖敲空，地乃與天鬥額；石女夢懷鬼胎，木人笑歸火宅。燒發英雄腳跟，踏出死生血胍。吹毛不露刃，殺活古今；塗毒未傳聲，斷送神魄。陷虎機裏是誰有路通霄？棲鳳林中似箇無弦中的。描者分身影子，任西乾東震，以如何為我渠拋此沒鉤搭話頭？儘漢語胡言，作麼生去翻譯？驀呼曰：「肯菴公，好自惜！三千里外最淆訛，勿讓當鋒鬍更赤。」(張綠雪居士請)

舉起筆自題也不難；拈起棒打退汝諸人也不難；拽破者軸子便行也不難；每日焚香禮拜者影子也不難；直饒能體此老志有大機用，建一梵剎如尊正規莊嚴，將此供養於正宗堂，為創法祖也不難。秖是要與此老親相見卻也難。噁！好貨定要你相見作麼？即別有相見處，又堪作甚麼？不能與你相見，又怎生覷？呵呵呵！秖者些子，便是汝諸人難相見處；便是汝諸人沒奈何處。可不是難！可不是難！

曾上皖江，逆煙波而弄棹；特登浮渡，呵毒霧而驅風。去楚之計未成，留吳之意有在。復來姑孰，平陸俄起骨堆；笑入圜扉，地藏重翻公案。不使兩間道沒，故令《七論》聲騰；既碩果以天全，亦快心于奇遇。秖此一段，涵子頗知，別有風規，還須親見。(涵禪人請)

者漢一生自強，故能眼空膽大；有箇沒皮肚皮，所以見怪不怪。江南將四十年，今得兩椿痛快；笑公可承我宗，攝山可傳我代。杖人特地開宗，千古慧命斯賴(棲霞然請)。

廬山三百年毒藪，死貓頭兒忽開口；石耳馬耳峰齊聾，驚得西江藏北斗。北斗藏，消息別！峨眉飛來一片雪；拄杖頭上叫蒼天，觸處難逃此血熱(友蒼嵩公請)。

者個沒巴鼻漢，自入楚來搆了天臺、龍湖、黃檗三則公案，此話雖已大行，尚未有能判斷。末後卓一枝拄杖，于芝佛院裏贏得湖山怒號春風惱亂。或有個不惜軀命底，拈掇得起殺活得人，當不使此終成怪誕。(留供龍湖)

江南三月杜鵑啼，血染梅枝日日迷；不許夜參先捲席，傳薪獨聽旦時雞。是何雞？天生疾固自棲棲，不妨有客能歌鳳，笑看河圖出欲齊。(竹關智請)

平生所說的法，是甚顛魚嚼藥；一世所行底事，是甚急水木杓？想你末梢到尖，不過驢唇馬腳沒巴鼻底，相逢不妨令他疑著。大地噇糟自醉，屈指幾個醒人？痛口無禪無師，忍使千古陸沉。故將毒醫死馬！別有活法如神；莫怪杖頭高遠，胡天擊出石麟。(門人大英請)

姑孰火燒裙帶香，無驢新婦拖泥走；過橋村酒已親嘗，拋卻盃兒開笑口。此笑口，驚星斗！皋竿風急閃紅旗，齊射鵠心看好手。

(門人大補請)
瘦笻曾刺遮那血，造論風驚泥缽沙；誰似殷勤奴見婢？天光日月兩挨磨。今湊拍，還唱歌！喜看披襴能起舞，何妨習氣震山河？(石潮寧公請)
馬耳石耳齊聽鼓，旻老重來何所補？狼藉天花選聖場，折半破三誰薦取？者聲，好講古！崇先血掌復開宗，喫痛兒孫應作祖。(相逢忍公請)
霜藤忍俊自相扶，勾引春風啼鷓鴣；一片韶華閒玩弄，孰能有也孰能無？雙眼碧，似愁胡！不辭絕倒冰枯處，笑看龍巢生鳳雛。(阿劍別公請)
一向浪行朱雀街，那知踏破皮鞋底；放然赤腳下桐城，袈裟裏得拭膿紙。無端驚，倒皓布！禪物見主眼卓豎。(標侍者請)
杖頭喜擊秦時鑽，莫怪相逢俱失算；就中殺活機，戰陣經久慣。須知我者裏，一點水墨，兩處龍飛，也勝紅爐金彈，簁破鐵面闍黎。(韶侍者請)
生平許多將謂，就中又或不然；正是時機所逗，斯道妙乎屢遷。吾嘗於此切，良久固難傳；自笑玄之玄，殷懃捲起夜明簾。(巨音選公請)
道自天申，機非人卜；比彭不知老至，夢周何惜吾衰？嵩影正在孚中，皋風已是翔集；多子各能取材，時哉從容拾級。(維那大龍請)
杖者嘗要箇人向三千里外拔一莖草，來即擲卻；更命向三千里外取一盃水，來即潑卻。且道是甚麼心行？若有此人，他自會得。(依杖行者請)
筋莫筴，匙莫挑！春風無故忽抽條；拈來海上辨刀刁，笑戴草鞋救甚貓？(弟子心戒請)
坡詩之竹萌抱靜節，是創先句；心史之宿火藏永燄，是慎後句。楚衍子請杖人自題，杖人無善狀何足露布？將此二語作我與子始終警策不亦可乎？(弟子大衍請)
法界是大家共底，誰能去此獨存彼？不計有利與無利，一任各自做行市。西天不知東土，屋破看星眠；東土不見西天，衣穿瘦骨露。爭怪異端並起，葫蘆笑倒老頑皮；儘教邪法難扶，拄杖擊翻死獦怛。或有覷得者消息，與他八面受敵。(中塔興越請)
者漢生平癡絕，秖緣病在膏肓。有時選佛會祖；有時驟帝馳王；有時託孤堯孔；有時別傳老莊；有時千峰外去；有時異類中行。要有末後一段，疑殺我家令郎。我不假人以顏色，阿誰特地能描得？饒他良久裏傳來，未是雙徑真骨血。如何是真骨血？自有人常于此切。(竺菴成公請)

者漢拈條拄杖子作麼？不惜從井救人；不惜入夜尋人；不惜破舌告人；不惜刳心示人；不惜深責佛聖托重人；不惜痛棒古今欺逆人。原來是個多不自量人、絕不自慚人。何物小廝兒，乃敢大膽師者沒蓋載人？我也疑你是個不可測識人。(門人蒲菴健請)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十一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十二

門人　大成　大奇　等編

佛事

安慈氏像。迎軒坐笑，等一個人；卓卓到來，是誰最親？無筋底眼，見你乞一文疑為小利；有血底背，當機承一掌汗下通身。且喜迴途復，妙草綠花新；布袋收歸三會滿，龍華放出十分春。

安迦葉像。咄！者個尊者卻也怪哉！靈山會上失笑，多子塔前張乖；雞足山中鈍置，枯木巖裏活埋。今日浪杖人，推汝出一頭地撥轉天光，令汝看取寒潭龍起，空劫花開。

挂鐘板。拈揵鎚，示云：「會麼？未入堂前，腳跟下好與一鎚；既入堂後，頂門上好與一鎚；進前燒香禮拜，兩班依位而立，腦背後好與一鎚。若向者三鎚下薦得，便知汝等安身立命去處，更須者裏有個出身活路，方可到我方丈中喫棒，為汝撥轉向上關捩子，雖然也須為汝等通個消息。」乃付鎚與維那，擊鐘板一下，復云：「會麼？千聖不傳真秘旨，當機一震定乾坤。」

博山老和尚像入師表堂。坐久不成勞，機來還湊巧；儼然良久時，神彩真師表。請你沙老師，移過胡床，踞斯晝錦，堂中捲起夜明簾子，一雙碧眼靜看，月上花梢鳥啼春曉，最奇是繞砌金蘭浥露香，盈庭玉樹臨風皎。想你沙老師，當此時豈不點首笑曰：「不期你者放浪子，乃能位置得我如此恰好！」

真歇了祖真入師表堂。拈香云：「看！左綿雍氏生祖身，丹霞淳翁發祖神；萬世兒孫續祖命，今日曹華公供祖真儀保嗣慧命。正是火有薪而愈傳；法得人而益遠。秖如顯孝重興，歇祖出現，又作麼生稱慶？多子堂前分覺徹，千華叢裏擁優曇。」

徑山祖師堂告香：「西天東土與本山八十七個沒孔鐵鎚，今日還欲向新長老如意子頭上求出氣麼？你要求我為你出氣，須我後來人登你向上位。」

龍王堂告香：「退己讓人，地步深遠；付囑靈山，內秘外顯。海底生塵山上魚，萬古宗風因你闡。」

韋馱前告香：「匹夫橫行，聖人所恥；眼光爍破四洲，豈肯一隅自委？權在手已非一朝，令能行乃見風旨。」

國一欽禪師像：「牛頭一枝，賴師拔起；無法可傳，遇徑則止。試巾子山人喝石，以救佛法之危；見代宗皇帝立身，而啟龍顏大喜。點開馬祖圓機，惑亂天下無已。」無上忠禪師塔：「國一宗風，因

公大振；白日雷轟，獅子奮迅。兩賜紫衣天子尊；千古常光無上印。秖今印在那裏？」彈指云：「者裏看取。」
大慧杲禪師塔：「眉間挂劍，血濺梵天；平地骨堆，千古含冤。瞎臨濟小廝兒法眼，吐圓悟老巴子狐涎；今朝撞著對頭頂門，痛與加尖。咄！」
元叟端禪師塔：「者破坐具，能展能收；三十痛棒，迴出常流。兩被金襴，眼睛突出；重振妙喜宗風，高縣雙徑佛日。」
達觀可大師塔：「舍己求人，忘軀為法；剖正眼藏，照十方剎。無影樹下誰同船？鵬摶峰前逢老達。相逢時如何？以手捉云：『 鼻孔拈來阿剌剌。』」
鳥窠道林禪師塔：「類不齊，混知處，凡聖位中留不住，隨緣寄跡鳥窠，賺殺鬼家活計。白侍郎到者裏始驚，坐鎮江山有薪火之危；通侍者十八年乃悟，欲參諸方求佛法之意。悟個甚麼鄴？布毛拈起一吹，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公案，都被無影樹頭風吹去。吹到那裏去？」以如意指塔云：「高著眼。」
寶方師翁像前上供：「南泉為馬祖作供，洞山謂：『 待有伴時即來。』某甲為寶方設齋，我翁卻不待請而自至。且道我翁如何得恁麼不惜眉毛鄴？獨不聞不是冤家不聚頭？秖如我翁儼然親臨，應將何物以為供養？」乃作拜云：「謝翁降重，無可祗待。」
先祖忌辰塔前上供。拈香示云：「會麼？二十年前我先祖以者個指示諸人，雲巖路相次欲絕；正當今日我法孫以者個指示先祖，洞上水灼然逆流。且道先後壽昌恁麼指示，還知有也無？噫！年年此日難欺昧，須是知恩解報恩。」
東苑老和尚訃至設奠舉哀：「獅子遊行，更無伴侶；毒龍擾海，無不匿閉。者個沒面目漢，死去見閻羅，只應翻亂地獄無安措處，直饒佛祖異類中，爭奈恣意僻性，無一個人近傍得他，亦可謂自苦自窮誰能代替？咦！賴有此個拄杖子，放他不過在。」于是擗地大叫曰：「蒼天蒼天！徒添冤酷。」
東苑和尚忌辰燒香：「庚午七月十三，東苑先師入滅武夷六六峰前，長笑一聲而別。如今一十九年，誰見鼻孔遼天？不肖 當陽拈出，賺殺東土西天。且道為甚麼如此？兒孫別有真奇特，肯把親親作話傳。」
忌辰。拈香禮畢乃召云：「看者個老聱頭，的是傷心江上客，不遇故鄉人。昔在東苑退茹時，有一等人視彼青黯黯處，疑有一大毒物而畏避之，至於風吹草動亦能斷送人命根。無端撞著不肖 逆子，輕輕將生平底鶻突奪去，直得忍氣吞聲，以至不肖 四十年來亦未敢輕試，然又賺殺多少射覆之徒？今於博山堂上正當揭出，始不負此隱

微也。」乃彈指云：「見麼？飲光不是酒顛漢，毒氣難消舞不休。」
雲棲蓮池和尚忌辰：「臘盡區脫，蓮出冰池；三千里外，驚悟何奇？東昌譙鼓穿心過，擲戟焚香笑大機。轉身一步，指日西馳；集佛學大成，啟禪關密椎。當機一個鐵餕餡，嚼斷六方長舌；臨行一句莫作怪，拈起千古全提。今日博山堂前重開生面，誰於栴檀篆上親見寒眉？」
峰頂養菴和尚忌辰：「昔年峰頂親逢，今日博山作忌；不啻梅花枝上笑春風，茶銚爐邊增意氣。至於黑白圈子誰敢描摹？無縫鎖門豈容觸諱？推原此當當常有因；稟明斯歷歷是何位？鐘聲驚起七條飛，旃檀穿卻木叉鼻。」
壽昌老祖百歲忌辰。拈香云：「見麼？百年冤對不開交，今日分明還自招；應是業緣無避處，焦瘡仍著艾頭燒。」乃炷云：「艾頭燒！轉使萬世兒孫恨不消。」
嵩乳和尚起龕：「棲鳳嶺雲飛，臥龍江月露；白日不移輪，青山常舉步。本自有來由，不是無緣故；不見愛才人，取之必以度。恭惟菩提堂上嵩乳密和尚，泗洲阿個唐柴頭，穿得淮平牛鼻孔；蔣八錙季是何人？出格隨鄉不打哄。嗥亭杖者，原與同條。新豐苗裔，抽劫外之靈枝；大好風光，運寰中之寶鏡。如公初入諸方棘藪，踏斷沒耳草鞋；末登博嶠鐵門，死盡偷心活路。故能急水灘頭，奪竹篙而跳出；裂石崖裏，藏古錦以春歸。晚香吹萬里之海天；碩果結上林之笑傲。秖如者一笑落在何處？咄、咄！多子塔前親看取。」
石冷舉火。召云：「石冷！你今一口氣不來也，畢竟向何處去？咦！突然撒手令人驚，咬斷繩頭別路行；翻憶當年閒喫棒，於今痛快此生平。杖人作麼生助你轉身吐氣？」擲炬云：「大火流金曾不換，千峰秋色月初清。」
龍門峻上座靈骨入蓮華寺塔：「擊石鼓毒，斷偷心棒！石頭驚銷，駿骨重磨；寶劍光射，棲霞斂鍔。蓮華薪傳沒縫藏，機太速遊刃應神。還有知上座轉身處麼？坐斷威音開別眼，密移爻象看飛龍。」

雜著

安禪警語

從上諸祖凡有一言一動，無非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曾不肯將文字、名相、義理、知見與修證地位、參究工程以昧滅人本來現前面目也。使人能直下領悟此本來清淨之心要，不生一念分別、是非、聖凡、善惡，又何有生死迷亂、苦樂顛倒之幻惑哉？因人根思有利

鈍，或直下便明、或良久而悟、或參究而入、或困苦而知、或積久而豁然、或窮極而頓省，此特機緣時節遲速不齊耳！如人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原自親密，偶遭賊亂一時失散，或跟隨而不離、或暫別而即會、或經日月年歲而逢；或有意而反乖、或無意而偏合，此皆不可刻定相見之時。雖不可刻定相見之時，然此求見之心決不能暫止，乃終有會遇日也。又如一丈夫有妻無子，乃娶一妾，周年即生一子聰慧有福相，妻心生嫉妒，見其子如毒物，每思加害。夫諭之曰：「你但不生分別，此子即汝親子，異日養生送死皆得他力。」其妻亦自恨，偶聞人言：「有能稱禮觀音菩薩者，求男得男。」遂如其言至誠稱禮甚切，然妒心愈深。一夜忽夢生一子奇特倍勝，及長養成人連登科第，乃以勢利陰謀殺妾及子。而親子為顯官偶遭橫事，親子逃去，丈夫憂痛而死，妒婦亦拋家奔走，饑寒困苦至為乞丐只欲覓子。偶到一大河畔，見子在小舟上，即跳上舟，其子驚墮水中，婦隨跳水救子，流急水深奮踴不上，乃大叫：「觀世音菩薩！」驚破夢魂通身流汗還復大叫，其夫與妾及子驚奔來前，婦良久神定，追憶夢中事及平日恩愛，妒嫉命根一時迸斷，乃自悲喜感悔曰：「我悟也、我悟也！」且拜丈夫曰：「因我有分別心、妒嫉心，故不信你直指之言，若非夢裏到苦極處，投於生死海中大叫菩薩驚醒夢魂，爭得我頓悟此無分別之父子骨肉團圞哉？」嗚呼！佛祖豈不欲人直下頓明本心？正以眾生無始無明業識結習在心不能頓斷，若非百千方便煆煉其心，使之自追自拶、自撞自苦，至於懸崖撒手絕後重甦，孰能於生死殺活中得其全機大用乎？今參禪人既不能直下悟此無分別之心，則當參究佛祖言句話頭，如生冤家相似；不能直下殺其所憎，必須直往救其所愛，使此憎愛之極奮斷命根，則囫地一聲驚回大夢，不亦痛快平生哉！

祖堂懷白、湛持二公嘗立禪期，約諸同志參究本分大事，為金陵樹一祖庭標幟。聞予於靈谷結制，特入山設供茶次。湛公問予：「古人如高峰參悟履歷及學人參究用心之旨皆扣關擊節。」并欲予一語警策以發初機。予因引高峰打破拖死屍之疑，以至日間浩浩作得主；睡夢中作得主；無夢無想不知那個是主人公，至於自己無可奈何處，忽於枕子墮地作聲乃廓然大悟，自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如此一則公案，何異妒婦之夢中見子悲痛呼號，直至拼命入水驚破夢魂，始乃大悟不復分別嫉妒，而還其本來親愛之道邪？因聊書此，以為拋枕驚睡云。

武夷山東苑晦臺鏡老和尚行狀

師諱元鏡，字晦臺，別號湛靈，閩建陽馮氏子，父天載、母吳氏，生於萬曆丁丑六月念五日。師生而穎拔有英俠氣。年七歲，習書、歌、詩，篤于孝友，聞名利事輒厭棄之。年二十一，慕姚江良知之學，因謁趙豫齋居士，乃開發以性命根本，更指見董巖古心法師，機緣相契，知有《法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一事。及甲辰年，再參虎嘯麗空禪師祝髮，深究《楞嚴》知見無見之旨。稍有入處弗能決擇，遂謁寶方，無明和尚呵為墮大嶮坑。師歸，乃晝夜參尋，看《五燈會元》諸淆訛公案，幾至死絕。一日細看《維摩詰經》，至「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然大徹；復于解行不相應處忽起諸疑，又因閱《圓覺經· 隨順覺性章》，乃一切疑情永拔，再閱諸祖機緣勢如破竹矣！

是年庚戌，重九口復往江西參無明和尚于壽昌，纔相見，禮畢便問曰：「元鏡特以此事求和尚印證。」昌曰：「如何是此事？」師彈指。昌曰：「猶可疑在。」師拂袖便出。復呈偈曰：「識破不值半文錢，可憐摸索幾多年；宗流盡是欺心漢，說甚祖師別是禪？」昌看曰：「識得破果然不值錢。」乃令且去著。明日茶次，昌曰：「昨日公案尚未銷繳。」師曰：「請和尚再舉看。」昌曰：「你且道何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厲聲曰：「和尚莫作怪。」昌大笑曰：「參禪要到者一著子，始不受人牢籠也。」師禮拜，昌因囑曰：「子從此直去深隱，自有機緣成就，你若強出為人，便可惜也。」即付偈曰：「正印相持時刻慎，逢人惟勘印其心；不依軌範通消息，秖驗生機是志真。上下來因無忽略，始終去就有誠明；天然未具通方眼，決勿私饒冒感承。」復曰：「向後逢人，不得草草。」師禮拜而退。

乙卯年，博山大師入閩大仰開堂，師特訪之，相見次，山曰：「禮佛著。」師端立。山又曰：「禮佛著。」師把住曰：「那個是佛？」山曰：「者是那裏來的？」師拓開曰：「者是那裏來的？」山就坐，師大笑便出。少頃曰：「雖然如是，不可草草。」復具威儀相見，茶次，山曰：「聞師兄親見壽昌，且道壽昌和尚當年命根斷在什麼處所？」師劈面一掌曰：「在什麼處所。」山起身，師掉首而出。山乃曰：「可惜侍者不在，寄下三十棒。」山即日上堂，師將出眾，山即呼曰：「晦臺誰叫你？」師出震聲一喝。山曰：「好喫棒！」師曰：「此是宿食，不必拈出，且道當時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是那三日？」山曰：「秋風多帶殺，秋露愈加寒。」師拂袖歸眾。山曰：「你只學得一個走。」師不顧。

丙辰年，不肖 道盛因董巖謁博山大師，受具後，特往江西參壽昌和尚，道經書林訪故人余繼泉，偕入東苑見師，師因問曰：「子在董巖，曾聞博山拈提《維摩經》否？」盛曰：「曾聞。」師曰：「彌

勒得一生受記作麼生？」盛曰：「大有人疑著。」師曰：「你又恁麼去？」盛異之。向火次，因舉：「僧問古尊宿：『劫火洞然，者個壞不壞？』有云：『壞。』有云：『不壞。』此意如何？」師曰：「你又恁麼來？」盛乃折節過冬。時方病勞苦，雙目幾瞎，且欲死，師與繼泉親調藥餌為救療之。有間，師輒細究盛平生參證處及徵詰五家門堂差別之旨，盛恣意披其所見，師感歎曰：「不期子乃能深入此秘密法門，吾壽昌者枝慧命，屬子去也！」因即付壽昌源流并書偈云：「道盛群英祖，德尊萬古師；欽承諸聖旨，啟我永懷思。」盛拜受。

明年，即隨師往慶壽昌師翁七十歲，翁特勘驗而印記之，亦自深喜末年得此托囑。復示師偈曰：「信知自有那一著，直俟機緣純湊泊；不假思議聖凡安，樂忘斟酌受用寬廓。」翁明年正月示寂，師向因書林余繼泉居士延居東苑靜室，間亦來往武夷虎嘯，城高繼泉弟太學猶龍率諸檀護曰：「壽昌既沒，則東苑當出世矣！」時，庚申冬，力請師于一枝菴開堂，師強起就一枝開法，解期即辭歸隱武夷誓不出山。師搆室于最孤絕處，名「石屏巖。」常隨採汲行者二三人而已。間有衲子撥草參求者，師佯為不采，如癡如狂自歌自詠。或有逼拶不得已者，師喝曰：「你者禿廝失了魂，在者裏作麼？」又策杖絕險處蹲坐。僧曰：「和尚在者裏作甚麼？」師召曰：「你上來我與你說。」衲子疑訝，望崖而退。

師每多病，至庚午年忽疾作。時，二行者在側曰：「和尚臞瘦不食，病甚危也，有何施主弟子，有何親友鄰人，可速呼來分付後事？」師曰：「我從來無親友可分付。」行者驚曰：「我等如何區處？」師指靜室前石屏巖下曰：「此處可以埋我，要不必如何若何！」行者曰：「設使死了，埋了又作麼生分發？」師大嘯一聲曰：「恰好也。」再問已蛻去矣！時當七月十三日子夜。行者乃走建陽尋親友為安厝後事。不肖 在浦城聞訃，乃驚起，即奔石屏巖，則師已示寂三月，瘞于所指之石巖下矣。師世壽五十四，僧臘二十六，有《語錄》一卷，《山居詩集》一卷。

盛見師全身雖已安土，然未及造塔，因作祭文云：「嗚呼，吾師乎！吾師乎！惟師生平奇崛，腦後見腮，處俗而惡發癡迷；居僧而毒侵狂騃。嘗於壽昌門下擊碎驪龍之珠；還於博山社中拗折羚羊之角。我昔親逢異路，勒回十影神駒；幸能獨步層霄，翀起九苞瑞鳳。故師五十四載，凡聖莫窺其涯。垂手入廛，混勞侶而愈峻；轉身出類，棲巖壑而彌孤。迄今秋首告寂武夷，舉目了無寸親，侍側徒有二士，臨行長嘯一聲，驚惺千峰，就地草埋。三月訃聞，小子隨即奔命，四顧孑然，木落泉枯，雲飛鳥沒。山中狐鼠競爭殘食之餘；野外豺狼強據空巖之穴。所恨未獲茶毘，永作千燈慧照；終當

銘塔，遠彰萬古徽猷。嗚呼！大法機緣不易酬，再來完此未了案。如斯告奠，伏惟尚饗！」祭奠畢，即書此文于寶舟靜室，復囑之曰：「兄為我守護師塔，吾當策杖中原一行，俟後歸來完此大事。」因即述其大略，為吾師始終之實狀云。崇禎庚午長至日書于武夷虎嘯洞。

武夷石屏巖塔地記

吾師東苑和尚，向隱武夷石屏巖，為人孤峻，衲子無能親依，獨二行者服勤。庚午七月欲示寂，先指石屏下地曰：「我死須葬於此。」俄，大嘯一聲而逝。行者走於建陽報其姪甥輩，遂厝師於指處。三月後，盛於建州始聞訃，及奔至山，行者亦去矣。盛登穴禮拜觀之，雖不知堪輿亦覺奇異，遂作奠章并托人守護，自以時機未至，當以行道始不負祖父付囑也。庚辰，黃元公與盛擬遷靈骨於壽昌。及同到山，見三十六峰之秀，九曲來朝之奇，公乃驚曰：「此殆天授也。」雖為天下三十六洞天之僊地，既有三教峰，而大隱屏為朱文公得；今石屏之逆龍為東苑和尚得，豈非山靈之有待乎？因相與作祭文以表之。

武夷從來無宗門人，今得先和尚靈塔在此，則武夷開山第一祖也。公後更為塔銘，特揭明之。不期時世多變，至太平時乃托建州太守吳公、崇安令殷公為先師造窣堵波及塔院，又為兵火所焚。前年因余繼泉嫡孫興標者，相從於博山剃落，命往重搆石屏塔院，僅為草屋，彼偶於先師族姪處得《石屏放閒集》；又於彼俗家得《玉函秘要》，有涅槃和尚鈐記曰：「武夷久作神僊府，更應興王崇世儒；三教中峰能迥拔，西坤逆有臥龍居。」曰：「此中當歷世出諸聖祖在逆龍為最奇也。」乃詫異此地與彼鈐記券合，特持於夢筆，盛甚怪之。風水之理甚微，雖有稱贊者，皆浮誇之辭未足信也。況世間功名美器，造物不與人全，余何人敢掠天之功謬為己有，不亦重損其德乎？即今有司馬頭陀指百丈溈山為萬世祖庭；而涅槃和尚指雪峰為千古法窟，與武夷為三教聖地，亦必於後世始信其說。如九曲龍潭之出趙王，與大隱屏之出文公，此雖可信，而西坤之宅何敢據為必在此邪？涅槃即曹山寂祖同胞弟，國歡文矩禪師之別名，以其有《涅槃秘要》行世故也。盛不肖，不能親守師塔罪莫此大，今特命敏之訥子歸武夷，以奉祀石屏先師塔，乃引前事以鼓其志趣，使始終堅密成就祖庭，安知後世不以成驗？為此記之，不謬以遺，厥遠嗣哉！己亥春日，不肖 盛書於皋亭鶴飛處。

自敘年紀略

杖人自萬曆壬辰生於閩浦城張氏九九山房，至庚戌十九歲，見大父歸寂有感，走慶源求孤舟和尚出世，是冬獲歸，迫極，聞貓叫有省。辛亥，走書林瑞巖，求識源和尚剃落，冬復捉歸。壬子春，乃就本邑隨師住夢筆山。癸丑春，誓死閉關，因見百丈再參公案，頓徹馬祖機用，有《夢筆集》。丙辰，參博山和尚於董巖受具，有機語。是冬病于書林，遇東苑和尚投機有囑。丁巳春，到江西慶壽昌和尚七十壽，親承密印，有機緣。冬往金陵，因待興寓雞鳴。戊午春，因優曇無方寓報恩，因僧錄襲明寓天界南菴，會焦漪園太史諸公，有問答。因戴今梁觀察邀到廣陵，會父弟，勒歸閩。己未春，因福州曹觀察、陳侍御、林都諫諸公延于羅山結社，秋寓玄沙，冬因獅林欲偕隱九座，到國懽翠林留結制。庚申春返建州，柯氏諸公延主雲際山。辛酉，赴看東苑和尚開法僊亭及歸武夷。壬戌，偕黃心鏡省博山和尚，會諸友度歲。癸亥春遇孤舟和尚，隨往峰頂禮養菴和尚，及歸龍泉西寺度夏。甲子，寓柯督學家，會漳泉諸公譚經濟。乙丑，寓斗峰閱藏，因楊樗若孝廉延于龍巖。丙寅，歸夢筆會雲門湛和尚及爾密諸友，有唱和詩。丁卯，值父弟死，襄事。戊辰，因王大光寓光孝，及黃華會諸孝廉文學論佛聖奧義。己巳，欲隱匡山，為雪生諸子留建不果，有《筆華影》、《揮鞭影》。庚午於夢筆值金粟密和尚，應黃檗因費隱諸友有書往返敲激；秋，東苑、博山二師相繼滅度；冬，奔至武夷居虎嘯洞，作《千燈熱》、《西來草》。辛未春，因崇安藍崑石、彭本之二公延于別業，遭大病復歸夢筆，乃作《壽昌法印記》。壬申，擬往嵩少，初到武林會黃元公不值，寓宗鏡堂晤吳惺陽諸公，有《西湖草》；因宗印挽上徑山靜室，作三古詩三百首，有《雙徑草》；因大石來，同往金陵寓鐵佛碧峰，會鴻臚顧惺而諸公作〈碧峰贊〉，有《白門草》；因遇友人澹然拉到楚黃天臺會耿九一、喬梓，及守開法印，求授戒結制，有《植聖草》、《臺山草》。癸酉秋到麻城，因不違支浮、公楫諸公留新禪會梅中丞，及允中請到白臬作〈道一塔銘〉，及寓鷲山有《楚山草》。甲戌春，往穎州寓圓通，會張、李、王、甯、劉、韓諸縉紳，及鹿門法師留結制，有《穎水草》。乙亥春，擬應壽州方侍御蔡桂之席，遇流寇大亂破穎州諸城，因偕鹿門到霍丘化城，作《三互別傳》，擬寒吟夏，因修竹請至六安齊頭山，復因商城汪太僕諸公請于北禪開戒說法；秋，因心融同大運延主龍湖會，李冢宰、梅中丞、陳司寇、周司馬諸公請寶筏開堂，有錄；作〈宗門盟〉。值寇亂，以直延於黃檗結制，有錄。丙子秋，辭往江西掃壽昌先祖塔，因闐然諸公請主其席。丁丑秋，應新城黃元公諸護法請于各大剎說法，有錄；冬，鄧太史、涂司寇諸公請主福船山結制，有錄。戊寅秋，因黃元公偕李冢宰及江西諸護法請主匡廬圓

通，作《尊正規》、《五燈熱》諸錄，於南康歸宗、九江能仁，皆有法語著作。己卯夏，往楚慰李冢宰，建芝佛上院，遇寇，與諸公定守禦策法，有《西陵別錄》；冬，因蘄州荊王請于內庭，為世子宮眷授記說法以歸匡廬。庚辰夏，應劉尚寶諸公泰定法席，建安王請上藍開法，有《洪都語錄》，及于臨川因陶明府諸公留于天寧淨名說法，有錄；秋，應閩僊亭檀越余公及黃巖期，有錄；結冬於董巖淨名菴，有《建陽語錄》。辛巳春，應鼓山請結制，作《會祖規鑑》，有語錄；冬歸福船壽昌過五十歲。壬午夏，寓南昌饒淨念金粟園，有錄；冬歸圓通。癸未夏，寇破武昌，因王稚公侍御、何養純副總，同到金陵寓長干寺會三昧師、契玄諸公，喬王諸司禮及陳侍御，請于報恩大殿上堂，復延于西華門選聖林，因王福山諸大司禮、魏國眾宰官，及印海容源，延于靈谷結制，有錄，及李小有諸公所集。癸甲，全提。甲申春，車高諸司禮延于興善印吾處結制，有《金陵錄》，忽遭國變遇新聖登極天下奠安，阮圓海、蔡明藩諸公及湛之法侶，延于祖堂結制及論學，有錄；秋，因姚愚谷到西湖寓鳳林寺上堂，往雲棲掃塔，有普說，因余未也方子、九江道閣邦玉諸公延主黃山光明，時以徑山有故，徐大玉、吳若谷諸公會餘杭鄒明府及吳江諸護法請主此席；是冬，杖人年五十三歲也。
因諸子問歷履事，昔在福船已與黃元公備述之矣！今復敘其歲月，以作年紀之略，按諸語錄，則得其詳也。吾嘗云：「人遇行事每自畏逆怕難，及述行狀，求一逆境難事以表習險心亨，不能得也。予所處逆順之微不可暴舉，若以全機大用殺活聖凡比吾於古人，則笑殺鐵崑崙矣！末後一著尚看下文。珍重珍重。」

附塔銘

傳洞上正宗三十三世攝山棲霞覺浪大禪師塔銘(并序)

宗門自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遂開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之祖。曹溪一滴，思、讓分流，厥後五宗岳峙而二桂獨昌，洞、濟代興互有隆替。至明嘉靖間，其道寥寥幾不聞矣！先輩歎之。壽昌崛起好山，不獨挽洞山於逆流，實乃揭心燈於再朗，東南宗風蔚起，豈不賴此老人乎？昌得博山，大震海內；東苑山隱，武夷得之。吾師覺浪大和尚，師出偉然龍象杖錫，所到雷厲風馳，世出世間無不攝化，宗說兼備言行雙律，真法海津梁人天正眼，可謂金聲玉振道光德輝者也，嗚呼至哉！
按狀，師諱「道盛」，號「覺浪」，別號「杖人」，閩浦張氏子，父存三居士。師生而穎異，幼習舉子業，年十五入贅，十九因大父坐亡有疑，遂生出塵想。求慶源孤舟榕公出家不果，疑益切，偶於

街次聞貓墮聲有省。因瑞巖識公過浦，密求剃落，棲邑之夢筆山誓死揜關，讀高峰枕子語若相印合，復於倒剎竿等句有疑，迷悶成病，乃取古人未悟既悟機緣返復參勘。一日，閱百丈再參語，不覺輾然曰：「者馬駒亦復蹋殺天下萬世人也。」及見壽昌頌臨濟：「三頓棒頭開正眼，何嘗傳得祖師心」語，大叫曰：「此時尚有若而人乎？我當往嗣之。」始出峒之董巖，從博山和尚受具，問從上佛祖行履，不契，辭往壽昌；道經書林，見東苑和尚投機，遂折節過冬，因一病瀕死，苑親調藥療之。有間，苑究其生平參悟及五家堂奧之旨，大驚曰：「不期子深入此秘密法門，吾壽昌者枝慧命，屬子流布去也。」因付壽昌源流并贈一偈，師拜受，遂隨苑禮壽昌和尚，重重參證，昌頷之，自是荷擔大法當仁不讓。初下金陵與焦太史、周海門、曾金簡諸公游，大有敲擊，諸公重之。未幾壽昌示寂，東苑說法書林，師歸省覲，曹能始諸公請師於興化開堂，師時年二十八，而提唱卓然古德也。期罷，復上博山與山問荅，雷轟電掣，山奇之，殆所謂智過於師者邪！雲門湛和尚入閩，留夢筆三宿，論法門近事多激揚，門歎之。

金粟密雲和尚過浦，師投書有「源流拂子，濫付非人」之語，密回書云：「上人何處見老僧濫付？且盡大地誰是非人者？試指看。若指不出，自合縣梁縊死夢筆山中。」師睹大笑曰：「焦磚打著連底凍也。」併刻其言行世。未幾，密公住天童，《父子》、《闢妄》諸書出，海內始訝之。

東苑、博山兩和尚一年相繼入滅，師得訃大痛，有風穴深憂之感，乃一杖復出閩，殷殷為法求人椰栗橫擔席不暇暖，四方啟請狎主名剎。如楚之李太宰、梅中丞、陳司寇、周司馬諸公請住龍湖；蘄州荊王、豫章建安皆延說法內庭；江右黃元公、司理鄧太史、涂司寇諸公，請主壽昌福船及匡廬圓通；如金陵魏上國及王喬司禮、倪樸菴、陳旻昭、蔡二白、李小有諸公，請主靈谷天界報恩祖堂；如虎林姚愚谷、方子凡及徐太史諸公請住鳳林。徑山特為雲門湛和尚入祖堂，請雪嶠大師歸千指，法筵勝會得未曾有，十千高步萬里香花，未足以喻其旺化也。

師乙酉離金陵，丁亥復還天界應太平請會，有嫉師者以《原道論》下師獄，師不辯，居圜一載，著《金剛》諸書見意。陳太宰遣人省師索偈，師書〈問予何事棲碧山〉詩遺之。太宰嘉歎不已，謂其：「蒙難不驚，視生死如游戲，雖大慧、覺範諸公不是過也。」事解，金陵諸護法請主攝山棲霞，師欣然有逸老計。未幾，受博山請，命笑峰然公代座，及囑無可智公高座掩關，二公棄縉紳而游師門久矣！師過嘉禾譚埽菴，諸公延師天寧、龍湖各剎說法，因睹費隱容公《嚴統》，復還天界修《傳燈正宗》以衛大法。及博山夢筆

出，陳匏菴諸公請主皋亭；崇先聞竺菴成公重興壽昌，推雙峰存公住持，特為上堂舉揚，未幾吉州李梅公、劉平田諸公請主青原，師命笑峰然公住持。

誕日上堂，歷敘生平浩然長歎，有「法界不容吾自委，敢推婁至與威音」之語。時，師年已六十六，目睹法門衰落，能無中痛乎？谷語輪公監院念師年老，復持金陵諸護法書請歸天界，故晚稱「天界和尚」。師因報恩大藏板朽，命松影麟公募修，囑石溪杲公較刻。休夏，毘盧閣偶示微恙，命移錫禪堂舊方丈。一日旦起禮佛畢，特開示大眾，回寢室飲茹如常。亭午，取紙筆作〈五位頌〉，至偏中至云：「萬象指頭明卓異，縱擒不換機何利？」擲筆而逝。供堂中三日始入龕，顏色不變觀者如堵。陳旻昭侍御、周凝圖司空請三誼和尚掩龕；江南宰官居士及衲子善信，無不悲號如失慈乳；海內士大夫同諸方知識，作詩製誄千里赴唁，感歎法門梁水之摧也。

師生明萬曆壬辰十二月十六，示寂清順治己亥九月初七，世壽六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九。嗣法弟子二十七人，記莂居士四人，往來問道及歸依縉紳、孝廉、文學若干人，得戒剃度弟子不可數計。師說法四十餘年，坐道場五十餘處，著作百餘種，皆載師《全錄》。將奉師龕建塔，竺菴成公與眾三卜皆得棲霞，遂全身歸葬千佛嶺下之右。延庚挹辛既竣，竺公述師行狀，丐余年友、陳旻昭為塔上銘，以旻昭數十年金湯，從師患難流離，知師之詳無出其右者。會旻昭即世，稿未就，乃命餘謨卒業。

謨憶五歲時隨先老父宮諭公，禮博山和尚於皖城，迨乙酉，京師南還，矢心白業，始隨先府君謁師金陵。戊子，居廬復謁師，於余中丞濟生菴述先君臨終夢幻泡影一空依舊，天明，鏡語師為陞堂，及後謁師皋亭，晨夕參叩屢多機籌，自謂疑團終古破。師時贈偈，有「奪卻南泉老爪牙」之句，則謨於師數世淵源法乳之仁，可謂不淺矣！且與旻昭為一人交，不敢以不嫻辭。

竊觀唐宋以來舉揚宗風代不乏人，其間儒、佛兼總者惟明教嵩、覺範洪，然猶不無二岐。若師則易、象、詩、書，乃至老莊、諸子百家并世諦文字，偶一拈提言言妙諦。謨嘗服膺「真儒必不闢佛，真佛必不非儒」二語以為名言，然前此諸儒崖異，未免角立門庭，即宗主高自標詡多輕外典，自姚江倡學以後，龍溪海門諸公始不諱言佛，若以儒說談宗，上下千年獨我師一人而已，蓋東魯、西竺兩聖人，此心此理之同，不容終秘者也。至於師之陞堂入室，大機大用殺活縱奪，如金翅鳥直取龍吞；如大將搴旗探囊取級，故衲子即久參宿學亦多望崖而退，彼以師夢筆非人之辭，為兩家方枘者，安知古人當機作用，別有出身路邪？故師《揀魔辯異》、《拓述》、《傳燈正宗》諸書，源流所繫筆削謹嚴，然不肯輕遺一真參實悟之

士，至語及濟宗出世諸老，未嘗不極力推轂，豈末法詬諍我見崢嶸之輩所能窺其涯涘哉？
竺公之狀師曰：「師雖嗣法洞宗，五宗並舉；主盟佛教，三教並弘，非阿私其所好，蓋實錄云。」謹依狀，序其大概，合十稽首，敬為銘曰：靈鷲拈花，首傳葉祖；少林溟泛，始闢東土。五葉二株，天撐地拄；幾危之間，豈不握吐？卓哉洞曹！聲振寰宇；突出好山，壁立風雨。博山東苑，兄龍弟虎；吾師嗣之，一麟獨武。開正法眼，滴師子乳；如大火聚，如塗毒鼓。觸之魂飛，聞者毛豎；杖錫至處，海岳驚舞。法幢雲興，肅規凜矩；重興寶鏡，新鑱鈯斧。揀異辯魔，鍼聾鍥瞽；全提向上，驗主中主。橫擔椰栗，高揮玉塵；吳楚閩秦，緇素爭睹。五十餘剎，慈心嬰撫；金湯霞簇，法流川組。道扶聖教，名正燈譜；宗集竺震，文憲鄒魯。臨難不避，遇嫉弗怒；流水桃花，蕭蕭起舞。垂老益堅，憫世益苦；適然譚笑，坐脫鳳塢。雙樹潛輝，金河影栩；兩閒哀恃，百靈泣怙。劣前繼峰，六朝僊府；千佛環坐，儼同玄圃。浩浩長江，亭亭窣堵；我師高風，千古萬古。
菩薩戒弟子大印，皖城劉餘謨頓首拜撰。

住棲霞嗣法門人南岳大成立石
諸山嗣法門人併記茆居士

青原大然	虎跑大璜	壽昌大存
大峻	壽昌大浩	廩山大智
崇先大奇	天目大聞	弘濟大健
洞庭大燈	仰山大英	福山大寧
大別	興國大忍	枝山大選
明招大補	蒲澗大韶	青原大權
天界大璽	報恩大麟	大量
普濟大龍	祖堂大杲	黃檗大嵩
上塔大文	大玉	安隱大充
李公長庚	陳公丹衷	凌公世韶
毛公大斧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卷十二(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